

社會言  
情小說

李薰風著

# 春城歌女



上海  
圖書館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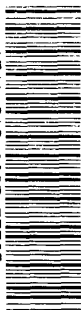
悔

李薰風 著

春城歌女

勵力出版社印行

上海圖書館藏書



AS41 212 0035 75728

5172685

社會長篇  
言情小說

# 春城歌女

李薰風著

## 上集目次

### 第一回

點綴古城東名村入畫  
繁榮陋巷北廢第興學

一——二九

### 第二回

惆悵有青衫重溫舊夢  
飄零感翠袖乍試新涼

三〇——五九

### 第三回

蜜意在花箋口脂作印  
絲情纏雪臂玉爪留痕

六〇——八八

### 第四回

把卷效呢喃長歌娛客  
憑欄驚款乃太液疑仙

八九——一二二

### 第五回

冷月漾芳園珊瑚疑活  
晚涼暗鬧市燈火如龍

一二三——一六〇

下集 目次

第六回

露水姻緣是啼不是笑  
衣冠優孟憐我須憐卿

一——三四

第七回

前葉成圭終身決一笑  
遺書當藥片語值千金

三五——七九

第八回

醋海驚濤筵前飛玉掌  
情場遺憾月下散青蛛

八〇——一一四

第九回

忍作謳歌傷心局外客  
強爲歡笑失意劇中人

一一五——一四五

第十回

此恨綿綿幽魂歸地府  
餘情媚媚愛侶走他鄉

一五〇——一八四

社會長篇  
言情小說

# 春城歌女 上集

李薰風著



## 第一回 點綴古城東名村入畫 繁榮陋巷北廢第興學

凡是到過北平的朋友，說起北平的幾個消夏勝地，必然提出西山八大處、頤和園、和城裏的中山、北海、中南海幾個公園，認爲這幾個地方，有山有水，景色宜人，是暑天消閒的絕妙所在。其實依那班自命老守舊，北平的土著看起來，西山八大處、頤和園固然是好，可是離着北平城在二三十里以外，道路不平，往返需時，若是偶爾一遊，未免樂不抵苦。而北平城裏的幾個公園，好在入門票價甚廉，也不管他園則園矣，公則未必，是否和公園二字，名實相符，比較起來，總覺得早晚游覽，方便多多。不過良園雖好，尚有一個缺點，便是到了夕陽將下，花前柳下，給一班自命維新的男女盤據，鬢影花香，履舄交錯，總脫不開都市金粉氣息，不免唐突勝景，俗不可耐。倘再在這西山八大處、頤和園、中山、北海、中南海等公園以外，另找一個不遠不近，適合消夏目的場所，那麼祇有東郊的二閘村了。二閘村在北平城的東南，不出五六里地。那村莊是北運糧河的一個終點，由此水道，一直灌通東便門，接上環繞北平護城河的水，和昆明湖遙遙相應。村邊沿河一帶，荷田水稻，蘆葦叢雜，風景清雅，滌去俗塵，在這鬧冪城市的臨近，真可差強人意。稱得起清雅幽靜，別一洞天。一般所謂雅人深致的老北平，和新來北平有北平人作引線的客人，一到夏天，氣候炎熱，常常順路出城，乘了那二十枚一送的小篷船，盪漾到這二閘村來消夏。因之這二閘村左右居住的人家，除去大部分種田種菜爲生，另有一小部分，却是靠船吃飯。一年由五六月起，至七八月止，無早或晚，碧水一篙，篷板三尺，往來於二閘東

便門之間，做那載渡遊客的生意。這一年北平的天氣，也許因為天老爺高興，特別把熱度延長幾天，直到國歷八月中旬，新秋已屆，尚還揮汗如雨，不見涼爽。二閘村的遊人，自然照常不斷，這些船家的買賣，也隨着天老爺的高興，此去彼來，多沾了幾天光。船夫們皆大歡喜，紛紛禱頌着，虔誠感謝天老爺的恩典。不料熱不上幾天，忽然一場秋雨，淅淅瀝瀝，連綿了兩三天，到第四天雨過天晴，熱度驟減，金風已至，那氣候簡直變了秋天。船夫們再出來，停船東使門河沿，那裏還有遊人，莫不祇叫得苦。等到下半年，有幾個忍不住氣的，早收船回家，妻子團聚，一壺燒酒，幾個窩窩頭，享受他的家庭之樂。祇剩下幾個穩健者——上了年紀的，依然戀戀不捨，赤臂蹲身吸旱煙，說閒話，聊破寂寞。這幾個穩健者中間，年紀最大，二閘村船夫尊奉為老前輩的，要算是王老好了。王老好今年活了整整十年零一個甲子，銀鬚飄洒，精神健旺，還是爭勝奪強諸事不服氣，看不起年輕的人。不過今天算是例外，他看着在此候客的，祇剩了幾個上年紀的人，倒也算談得合攏，一改平常驕傲卑視的態度。坐在船頭，手執一桿半尺來長裝滿關東葉的煙袋，深深的吸着，噴出煙來，看了波心深處，水平如鏡，河岸上柳絲垂金，經過一番雨洗，業已一派秋意，禁不住失聲笑道：「這幾年的天氣，彷彿涼的晚了。現在說陰歷，已到了七月底，每年此時，我們早蹲在場院，喝茶談天，誰還在這裏做買賣，這真是反常了！」那王老好的對面船頭，坐着的另一個船夫，聽了搭話道：「王老好說的有理，記得有一回，聽一位南方遊客說，近一二年來，北平夏天特別熱，南方冬天却特別冷，南北天氣確實有些反常，這也彷彿南北統一，把天氣也攪混起來了。」那船夫說完，自以為很有道理，哈哈一笑，王老好見他以統一來談天時，却不很愛聽，把一隻旱煙袋，使勁在船旁上，扣了幾扣，扣出煙袋鍋裏的關東煙灰，斜睨那船夫一眼，含笑問道：「張家第二，我們今天的買賣，算是鬼吹燈咧，算了，回家抱孩子去罷，別在這裏笨老婆死等了。」那張家第二是一個黑鬍子。

精瘦的小老頭，披着一件破竹布短衫，領下破着一個大漏洞，露出半張日久曬漆黑發亮皮包着骨的肩背，哈哈笑道：「王老好，這裏頭你的歲數頂大，倒先忍不住氣了。你要走，去你的，我們祇要等了一個主顧來，就可以送回去，出來一趟，不能夠空船回家。」王老好年歲雖大，脾氣却暴躁非常，聽見這位張第二來譏諷，早氣得把旱煙袋往腰帶上一扣，煙包往腰帶上一掛，霍地站起身來說道：「我看着今天是沒了指望，你們等着，我甚麼主顧也不等，我們爺兒倆先把船拉回二閘，吃飯去了。」說話之間將手向船裏一招，叫道：「小東，我們走啦，不管他們了。你將棹板取下來，我撐開船，回家了。」那小東是王老好的小兒子，有十二三歲年紀，水邊長大，身上古銅色的皮膚頗有現代所謂健美。他祇穿一條小袴岔，赤身光腿，在船裏用紅白細線織着一個捕蜻蜓的線網，聽着父親叫走忙把蜻蜓網放下，答應一聲道：「爸爸，我們走了，好，我這裏正餓得難過，回去好吃點餅子，和媽媽說笑話。」說着他跳出船頭，伸手把船棚上掛的棹板拿下來。那王老好就解開繫船的麻繩，舉起一支木篙，要往水裏撐動。這個當兒，旁邊的船夫有的笑喊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嘿，老好別走了，你瞧瞧，那邊來的，不是我們的買賣麼。」這一喊，喊得王老好抬起眼皮一望，果然此話不虛。由東便門橋下，遠遠走來兩個人，一個穿着白布短袴，光頭不戴帽，臂彎裏搭着一件摺疊起來的長布衫，一個却是穿了一件淡青絲羅長衫，戴着平頂草帽，手執一把摺扇，走路安穩穩，頗顯出文質彬彬的模樣。王老好久幹是頂生意，當仁不讓。這兩人一主一僕，如何看不出，正是生意上門。他喜出望外的，把手裏的篙一放，托的就跳上岸去。當先喊道：「坐船麼？二位先生。這裏乾淨，我們的小孩子拉棹，走的又快，二位上來來。」王老好這一上去，那旁的船夫，好容易盼來一位主顧，就算給他憑空搶去，張第二先氣不忿道：「這個多嘴的，喊出來，他先去了，我們的買賣是做不成了。」那些不死心的船夫，豈不肯老老實實把一個買賣，讓給他一個人做。

還隨後跟着，嘴裏喊着：「先生，二位先生，上我們的船罷，我們的船特別乾淨，特別講衛生。」這話還未說完，那王老好已闖到這二位先生的面前，上下打量一遍，忽然一笑道：「咦！這位不是羅德海麼？你今天怎麼出城來？到那裏是二閘麼？坐我的船，坐我的船。」那穿短袴褂的說來正是羅德海。兩隻眼睛也回望着王老好，臉上笑容堆下來，說道：「哦！王老好還這樣健壯，這位是我們公寓裏住的客人田夢北，我們是到二閘遊玩的。」王老好既然提出了這羅德海，知道他是城裏震東公寓的一個小夥計，本來是自己的老街坊，這筆生意就不愁作不上了。笑着先叫那穿長羅衫的道：「田先生，你到二閘去，就坐我的船，又寬敞，又乾淨，再漂亮，沒有上來罷。」那穿長羅衫的田夢北是一個面龐清癯的少年，見那羅德海認識王老好，馬上點頭一笑，吐出他一口半南音的北平話說道：「好好，坐誰的船不是一樣，你的船在那裏呢？」王老好聽他說的不完全的北平話，知道他是初到北平的雛兒，更認爲是一筆好生意了。連忙大展交際手腕，控背躬身，趨前帶路道：「二位都跟我來，那第一隻就是我的船。」田夢北果然和羅德海後面緊隨，順路走上船來。那些別的船夫見他們彼此熟識，生意搶不成，大失所望，一個個不言不語，散開去了。田夢北走上這隻船，一見這船雖不像南方游西湖用的銅欄杆花鋪墊那樣講究了，可是木欄杆上鋪着一層白布，乾乾淨淨的，也未嘗不可以坐得便。找一個不着陽光的方向坐下，笑道：「我以爲北方的各處全像城裏街道——無風三尺土，落雨一街泥，那等灰塵狼狽，却原來也有這樣看野景的地方。我來了一個月，居然會不知道。」那羅德海拿長衫當作坐墊，也坐在田夢北的對面，見他未經到達目的地，先說出好來，自己這個識途老馬，自然就非常得意。哈哈笑道：「田先生，不用說你來了僅僅一個月，就是你來北平二年三年，沒有人指點，也踏不到這裏，你到了再看，包你更覺滿意，連聲贊好咧。」田夢北看着河裏的水，澄清澈底，又看看遠方的樹木，綠蔭蔭一片，就點了



點頭笑道：「人本來是不到一處一處迷，坐在家裏，誰又知道外邊的景象，是要有人帶出來玩玩才覺得不白來一次。」羅德海聽了，不即不離，這是贊揚自己的話，更是笑了。那船頭站的王老好把船撐出幾篙，離開河岸，又將繙板拋到河東岸，他的兒子小東早游泳着過去，背上繙板，拉起船來。王老好站在船頭，又裝上一袋旱煙，吸着笑道：「羅德海說得很對，這裏夏天的游人，可也不少，現在到秋天了，所以今天不多來北平不逛二閘，未免自己對不起自己白來一趟了。」王老好說着，再望着羅德海一笑，那意思是：你們坐我的船，我也幫你的忙，所謂投之以桃，報之以李，羅德海怎不明白，也笑了一笑。這時船離岸已有五六丈遠，順水行舟，其速如矢，忽然那岸上有人叫聲：「王大爺！王大爺！我們來了，回來，讓我們上去囉！」這一叫，田夢北羅德海全聽見了，不由都向岸上一望，但見岸上站的，却是一男一女，男的穿一件灰布長衫，手裏拿着一隻二尺來長的花布套，不知是甚麼東西；女的穿一件印花布短旗袍，披頸短髮，遠遠的看不甚清，彷彿頗有幾分姿色。那王老好一見是他們，便嚷道：「算啦！你們難道眼睛看不見，今天沒有客人，我送這二位去，不一定回來了，誰來聽你們唱，拉倒罷！」那岸上的一男一女，聽見王老好的話，未免大大失望，那男的却還不肯死心，抬手叫着，叫道：「王大爺！你回來，我們上去到二閘，回來沒有客人，就不用坐船，我們走着了。」王老好是要言不繁，僅僅幾句，見那男的不識趣，他又犯起耿直的脾氣來，氣呼呼的往船頭一坐，一理也不理了。田夢北看這情形，實在莫名其妙，轉面向那羅德海道：「這一隻大船，不讓別人是我們包的麼？卽或是我們包的，也可以破例，讓他們上來，與人方便，自己方便，又何樂而不爲呢？」羅德海到底是本地的人，熟悉北平的情況，見他來問，嘆喏一笑，正待要說出那男女的來歷，那船頭坐的王老好，先把旱煙袋一放，失聲笑了道：「豈有此理，田先生！你看不出來麼？他們是每天在船上拉胡琴唱二簧西皮，給游客們解悶的。這幾天陰天下雨，和我們

一樣，肚子餓壞了。出來打吃食。你先生京腔大戲，聽得都不愛聽，要得着他們伺候麼？」說完，冷笑了，笑，以為百無一失，絕對正合田夢北的口胃。焉知道田夢北到北平沒有多久，一切社會的現象，皆想要見聞一二，聽見這一男一女，是船上的唱手，不由喜道：「那麼好極了！你們叫他兩個來，我今天倒要聽他們唱的怎樣，我願意教他們給我解解悶。」田夢北一喜歡，王老好的料想失敗，也來了個大失所望。那羅德海比他見機些，個見田夢北要聽他們的二簧，連忙丟一個眼色給王老好，隨聲附合的道：「聽他們的唱，倒也很有意思。老好，不要多說，快撐船靠岸，讓他們上來，唱唱給田先生聽，唱好了，田先生要多賞錢。」王老好見他們主僕一致，發下話來，自己尙有何說，急忙又站起身，招呼那岸上拖棹板的小東，放鬆了棹繩，提着一隻篙，撐近岸來。一面又招呼岸上的男女，笑道：「嘿！你們別走了，今天是你們的造化，遇見財神爺了。田先生叫你們上船，唱一唱。」那岸上的男女，一見他們的船近岸，就知道事已轉圓，生財有望，已經是喜形於色。等到船一靠岸，兩人一先一後，邁步一跳上船。那男的在前，先對王老好笑道：「謝謝王大爺，你這一擺岸，我們一家子今天的晚飯又有了着落。」說着，又向那女的一望，命令她道：「環兒，你過來，也謝謝王大爺。」那女的果然鞠了一躬，卻並不說話，祇向王老好一笑。王老好生平不解風月，見他們一囉嗦，馬上又不願意，說道：「你們別費話，人家叫你們唱，你們就過去伺候，我開船了。」說罷，果然把篙一撐，那岸上的小東，一拖棹繩，船又開了。那男的雖然收了個沒有意思，並不十分介意，也就引着女的，走到船中間來。田夢北現在和他們近在咫尺，把他們才看清了，見那男的約有四十五六歲年紀，臉上和身上，枯瘦得可怕，額角嘴邊，皺紋纍纍，短鬚髭兜着腮，長有二三分，黑參參的一片，身穿的一件灰布長衫，洗得本來變白，可是日子一多，油泥沾過，又由白裏套出一層油亮亮的咖啡色，脚下的一雙鞋襪也狼狽得不可收拾，那兩隻破禮服呢鞋，前後打着皮包頭上。

繫兩根麻繩；土灰色線襪，襪口直脫到跟邊，還粘了兩脚的塵土。田夢北把他打量着，自己不覺發生一種可憐的念頭，問道：「你姓什麼？你會唱二簧西皮，聽說很不錯，是鬍子是青衣？」那男的進得船棚，早已脫下一頂破舊龍黃草帽，很規矩的，向田夢北羅德海各鞠了一躬，陪着一臉笑容，說道：「大爺說那裏的話。我姓連，唱的不好，不敢伺候二位。我的女兒玉環，唱的一口青衣，才學乍練，比我好多了，教他來伺候你二位。」說畢，朝旁一閃身，教那女的過來，站在他們眼前，說道：「環兒快鞠躬，見見這二位大爺。」那女的應聲，走過來盈盈鞠了一躬，半含羞意，斜睇他二人一眼，微微笑道：「我唱的可不好，二位大爺別笑話，才學乍練，父親教我的。」說罷，那男的往船欄上一坐，就捧起那布套，橫放在膝頭，解那布套的繩扣。田夢北這時把那女的也看清了，原來她是一個葦蔻年華，俊雅可喜的大姑娘。頭髮業已剪短，是不必說了，那額前低覆着的幾縷青絲，所謂劉海髮，直壓在眼皮上，把那一雙黑漆閃亮的眸子，也幾乎遮掩住半邊。那臉蛋的輪廓，是一個長圓的鼻頭，嘴唇和不肥不瘦的兩腮，各都配合得極有比例。最妙的是她紅白可愛的香腮上，還餘笑猶存，印着兩個淺淺的酒窩，這更是引人入勝了。田夢北細上加細的，剛把她的面部看完，那公寓的夥計羅德海，卻早已看出他的神經，一半給這連玉環吸收了。笑道：「老連，聽見沒有，這位是田先生，你教女兒好生伺候，花錢是不在乎的。」那姓連的卻早打開那舊花布套，取出裏面的東西，原來是一把胡琴，摘卜弓弦，一手擰着弦軸，「龍東東龍」正側耳細心的定着工尺，羅德海的說話，似乎沒有聽見。那連玉環倒聽清楚了，知他是僕人地位，也不敢得罪。忙代父親答道：「沒有錯，這沒有別的，祇求田先生賞下耳音，多多關照。」說時，又一抬眼，看了田夢北一下，卻不防由田夢北的眼，也正注視着她，兩人眼光一碰，連玉環的眼光一閃，徐徐的就低下頭，兩手摸着衣岔縫，看到自己鞋上去了。田夢北這才又看見她身上所穿是一件瘦瘦窄窄，白地碎紅點

子的短旗袍。衣領窄窄的，衣袖短可及肘，還是幾年前的老式樣。露出一條脖頸，兩彎肉臂，和一雙裹着人造絲白襪的小腿。那脚下一雙半舊平底皮鞋，皮鞋幫上的絲襪結了幾個疙疸，顯見得穿的日久。下邊看過了，再把眼睛轉回她的臉上，雖是皮膚略見憔悴，却還遮不去一副少女的美臉蛋，有紅有白，活脫脫的，是一朵含苞欲放的鮮花。田夢北飽看一遍，幸而那姑娘低着頭，不覺什麼難為情，倒便宜他的一雙眼睛。姓連的定好了弓弦，又「龍東，龍東」拉了一段西皮原板過門，斜着抬起頭來，叫那連玉環道：「環兒，你問問這位大爺，喜歡聽甚麼，賞一句話，我們好生伺候一段。」那連玉環低着頭，眼角斜溜，似乎覺得田夢北的一雙眼睛，上上下下的祇管打量自己，沒有父親的話，好像還不敢抬頭。父親一說，抬起頭來，也感覺到不好意思說，又嘆嗤一笑。田夢北見這姑娘初出茅廬，幹這行生意，大約日子還不多，羞澀未除，並不似自己所見北平鼓姬坤伶那等風騷狂放，因此那憐憫的念頭，忽又油然而生，不等她來啓齒，就先笑道：「不論什麼二簧西皮，唱一段就完了，我是不懂戲劇的，聽着也不過解解悶。」連玉環聽他不說題目，自己很覺可笑，身軀側了一側，對那姓連的道：「這位大爺不賞話，就唱一段打魚殺家的桂英兒，你看怎麼樣？」說罷，眼睛又望了望田夢北，那意思明着是問父親，暗裏是徵求他的同意。田夢北自然領略得到，點了點頭，還沒有開口說話，那船家王老好，早把船撐到河心，由那小東去拖他拋篙，推近船棚，也預備聽不花錢的摺戲，坐在船板上，却先拍一拍手，哈哈笑道：「打魚殺家那太好了，這齣戲在咱們村裏，求雨謝神，唱野台子戲，聽過一回，那蕭恩把丁府的一家，殺得乾淨，真痛快！」王老好猛的一來，田夢北的話，也嚥回去了，那羅德海却不耐煩，催着道：「行了，打魚殺家很好，姓連的，拉胡琴唱起來，別再費話了。」連玉環果然輕輕嗽了幾聲，又笑了一笑，姓連的就「龍東，龍東」拉起那打魚殺家的西皮原板，田夢北對於戲劇，本是門外漢，但是好壞總還聽得出來，那姓

連的胡琴一拉，音調圓潤，指法靈活，就知道是一位曾下過苦工夫的琴師，決非一般率爾操觚者可比。胡琴拉到一個過門，該當連玉環張嘴唱了，那連玉環側身站立，眼睛看着船外河水，嘴唇一動，吐出那歷歷鶯聲，唱起打魚殺家桂英兒幾句：「老爹爹清晨起，前去出首」的西皮原板，這段西皮共是四句，腔調雖然很簡單，可是韻味難求，尤其是連玉環的一字一板，穩健不迫的唱法，更是特別難得，唱到臨了，連玉環停聲一笑，又向田夢北深深的一點頭，說道：「田大爺你多包涵，唱的不好，今天嗓子不在家。」說完，嗓子不在家，自己抽下衣襟上掖的一條花麻紗的手帕，遮着嘴唇也笑了。田夢北聽得已然是出了神，唱完了他的頭左右一顧，再看一看他們父女，拍了兩下掌，笑道：「唱的不錯，真難爲你好極了。」那羅德海見田夢北聽完了連聲誇好，自己不言不語，祇有竊笑。王老好却銜着一隻旱烟袋，使勁吸了兩吸，笑着噴出烟來道：「這還錯得了，東直門裏有名的，誰不知道連大爺連吉慶？」這句話把姓連的名字說出，田夢北才知道他叫連吉慶。自己想，看他父女的光景，萬不是這等樣人，這裏面定有緣故。那連吉慶却把胡琴又拉了兩聲，鬆一鬆弦軸，轉面對連玉環笑道：「環兒，西皮是唱完了，再來兩句二簧，給田大爺聽罷。」連玉環知道田夢北是愛聽，自己也就唱得高興，把遮嘴唇的手帕掖上衣襟，這回不問田夢北了，直接回答父親道：「二簧就唱二進宮，獨坐在漢宮院，李后的一段好了。」那連吉慶也知道田夢北是個外行，祇知道好，若問好在那裏，也未必盡知，笑着，一拉胡琴，要來這段二進宮，那田夢北卻不願意再唱，叫了一聲連先生，說道：「不必唱了，你們北平人的二簧，是很有研究的，我全知道，我有話問你們。」連吉慶拉着胡琴，忽然不教唱的，莫知所以，手下一停。那連玉環的眼睛也飄到田夢北臉上，來看他的神色，祇見田夢北笑了一笑，問連吉慶道：「連先生，我問一句，你姑娘唱的太好了，你們爺兒倆，不像幹這個的，你們是城裏的人麼？」連吉慶想不到這位田夢北，由唱二

簧上，居然注意到自己箇人身上；聽了這一問，眼神一定，嘴角一動，彷彿不勝酸鼻。冷冷的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不要問了唱戲賣藝，誰能夠由祖上遺傳，就是幹這個的，無非博得大爺們一笑，掙幾個錢養家而已。我們本來，豈是幹這個的呢？」田夢北問的那話，即是看他們不似吃開口飯的生意人，那等江湖氣。那連吉慶規行矩步，還是一派書生本色，見他不肯實說，越發要求得究竟。笑道：「連先生，我知道你們是安善良民，不是一班江湖之流可比。可是我們唱完了，何妨談一談話？」那連吉慶把胡琴鬆下弦，收起花布口袋，撩起衣岔縫，往腰帶上一挂，笑着搖頭，說道：「此處豈是講話的所在，而且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，交友遍天下，知心又有幾個人呢！」田夢北問他兩次，一連碰了兩個軟釘子，那連吉慶的一副又窮又酸的派頭，已給旁邊坐着的羅德海，看得大不過意，他插嘴道：「姓連的不是我多說話，你們的生意，照這樣作，可發不了財。哇！你們做生意的目的，是發財，可不是發老騷呢！」連吉慶見他代田夢北提出反駁，自己也不多說，祇笑上一笑。那連玉環見他們由唱戲談上了閒文，話不投機，恐怕於今天的飯鍋問題，發生惡劣影響，她把身軀微微一搖，望着連吉慶道：「爸爸，田大爺不聽，我們該回去了，媽等着我們回去，拿錢買菜呢！」連吉慶尙未答言，田夢北忙先攔住羅德海，不讓他再說話。又轉面向連吉慶道：「連先生的話，對極了，此處既非談話的所在，我等何妨回到二間，吃兩杯燒刀子，彼此談談，天下何處不交朋友，兄弟是最愛結交的。」連吉慶聽別的，還都不打緊，祇聽見那兩杯燒刀子，兩片嘴唇皮，微微一抿，就似要口角流涎，淡出烏來。說道：「豈敢豈敢，這正所謂萍水之交，而且田大爺是君子，我不過一個蒸人，君子是養藝人的，豈敢有所叨擾。」話還沒有說完，那羅德海先給田夢北攔住說話，到此又忍不住，一啞嘴，開口笑道：「嘿，妙極了，那二間的燒酒，可是道道地地的燒刀子，城外的酒，多不納稅，勁頭大的多，一杯當兩杯吃，一斤的酒量，吃不到半斤，包你醉倒。」田夢

北見他又來插言，眼睛橫着一瞪他，羅德海縮了一縮脖頸，涎了一口涎沫，才不言語了。田夢北便轉過臉來，又對連吉慶笑道：「連先生，不要客氣了，我們萬不可談甚麼萍水古人，不是說過四海之內皆兄弟麼？」連吉慶見他固請不已，可就着眼睛看到那連玉環身上，連玉環見不讓她唱，却一搭一合的談起天來，她也覺得一悲一喜。父親看到自己身上，她便把眼皮一撩，田夢北才問道：「爸爸媽不是等着我們回去，做飯吃麼？我看不如叫王大爺攏岸，我們回去了罷？」連吉慶表面好像和女兒商量，骨子裏却已不能夠叨擾田夢北一下。自己嘆了一口氣，面對連玉環道：「可憐可憐，爸爸自從被裁，真是飽嘗『人情冷暖，世態炎涼』的味道。昔日親朋一個也不見了。如今難得有田大爺女兒，你跟我们到二間，我倒要叨擾田大爺一下。」說完，又將那枯瘦焦黃的臉兒移轉過來，朝田夢北一笑，說道：「田大爺，難得你這人，居然沒有階級的思想，却之不恭，恭敬不如從命了。」一說話出口，那連玉環再想攔，已是來不及。田夢北聽見自是喜歡，連忙叫着那王老好道：「船家商量商量，快一點行不行？早去早回，彼此兩便。」那王老却安然正坐，一絲不苟的笑道：「得了，田先生別說了，儘說話，一路風景，可就沒功夫賞鑒你瞧，走了好幾里地，再一過那片樂家花園，不遠就到了。」田夢北聽了他說，始發覺自己這半晌祇顧了說話，走的是什麼地方，却並不會注意，有失遊覽本旨，不禁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可不是，大概錯過不少好景緻，好在來時不瞧回去也可以看。」說着，眼望那河岸旁，荷花猶未開盡，殘瓣尚在飄浮水面，蘆葦叢中，望去對岸上，碧柳垂絲，蟬聲噪耳，隱隱幾座亭台，夾着紅樓一角，假山半邊，風景似乎尤加可看。便問道：「那邊是甚麼地方，可是甚麼闊人的住宅好一片景緻？」田夢北這一問，問得那連吉慶父女和羅德海的眼光，齊向那邊看去。連吉慶頭一個笑道：「田大爺不知道，那邊就是樂家花園，是同仁堂藥舖的樂家，夏天爲家避暑，特意在此建築的一座別墅，普通叫起來，就是樂家花

園。你再，看那邊不是人家遊玩的一隻船麼？田夢北見說是樂家花園，他再一望那邊靠岸，果停一隻畫舫式的小遊船，裏面却空着沒有人，顯見得熱天用完，置之高閣了。笑道：「這地方若是避一避暑，離城又近，可比西山好的多。西山除了幾大堆石頭，還有甚麼可看？這地方很有南方意味。」說畢，又一轉眼，那連玉環原來正凝眸含睇，望着自己微笑，田夢北不覺也對她笑了。他們說說道道的，直到遠遠望見那二開口聽那水聲澎湃，有若雷鳴。船家王老好站着，拿篙撐船近岸，說了聲：「田先生到囉，您幾位一路來的，大約還要一路回去，我在這邊等着，再送回去罷？」他們才止住了話鋒。田夢北自然答應他的要求，說道：「王老好，你這人真和氣，就這裏等着罷，我們來了豈能不回去？」王老好見生意做得順利，一言可成，他笑得嘻開一張嘴，叫那小東道：「小東，你去吃飯快來，大爺一會還回去咧。」說罷，那小東已從岸上收着繚繩，把船攏近岸。笑道：「幾位上岸罷，沒有錯，我們爺兒倆在這裏不見不散，死等了。」田夢北等人笑應着，前後一跳上岸，那岸上有幾家野茶館，就着槐柳樹蔭裏，支着幾個席棚，半借樹蔭，半假席棚，擋着陽光，棚角上飄揚着幾面燕尾式的小布旗，上寫「南路燒酒」「清明雨前」等等的字樣，棚底下却是磚砌的桌案，浮面一層光溜溜的青灰，很是幽靜涼爽。田夢北一羣人上岸，那附近一家茶館掌櫃，光着背，肩搭一條濕毛巾，已經閃着大肚皮，笑迷着兩隻胖眼，迎上來道：「幾位這邊坐，又高又涼快，再沒有這兒好了。」田夢北既然來到目的地，找地方歇歇，是當然的。方要走過去，那羅德海半天不說話，此刻却用手一攔，笑道：「等等先生，那鬧上的茶館，比這裏強的多，這裏是不見鬧裏放水的，那邊再好沒有。」田夢北聞言，欲行又止，仰首一望鬧上，果然那邊高搭一座席棚，正當鬧上茶座也，比這邊多，就依言和他們過去。那邊自也有人招待他們坐了。笑道：「先生才來，今天可不熱。」田夢北含含糊糊，應了一聲，又向鬧下一望，祇見那下面水花飛濺，由上流倒瀉下來，狀



如匹練瀑布，順流而下，水沫濺出極遠。十幾個一絲不掛赤身小男孩子，都在十二三歲左右，站在閘上，朝茶座上笑着嚷道：「先生，你把茶杯或銅元丟下水裏，我們全可以摸上來。」有的茶座上客人，果然聽從他們，擲下一只茶杯，或一枚大銅元去，那些小孩子，便似餵餒落水一般，劈通撲騰，紛紛一跳下水，過不到一分鐘，其中的一個，已在水裏昂出頭來，嘴裏銜着拋下去的茶杯銅元，兩隻手向上亂招，表示他在勝利，撈着原物了。立刻茶座上的客人，驚奇之下，紛紛用銅元鈔票，贖回原物。那小孩依然爬上來，七嘴八舌，兜攬生意，誇張他們的技術。田夢北看了，倒也可笑，說道：「這也所謂一處不到一處迷，我到了北平，有許多聞所未聞，見所未見的事情，全聽說，全看見了。」那連吉慶和玉環父女，倆側身坐在他的對面，聽他贊賞，連吉慶就笑着搭言道：「田大爺，這也是無君子不養藝人，似二閘這邊的小孩子，多是熟習水性，夏天出來賣弄賣弄，也是一筆收入咧！」田夢北也是一笑，回轉頭來再看，那茶館的夥計，笑嘻嘻的，正端過一隻帶着錫子的破茶壺，四隻裂了紋的舊茶杯，又提來一壺開水，笑問道：「四位帶着茶葉沒有？」田夢北不知道北平的小茶館，多由客人各備茶葉，茶館祇收水錢，若另外要茶葉，好壞全有，可是另外收錢。當時微微一呆，那羅德海却道：「哎，我們來時，竟忘了買茶葉來！」夥計，湖一包五大枚的罷。」那夥計其實早在腰裏預備好，聽說未帶茶葉，祇一掏，就掏出一包茶葉，笑道：「五大枚的，這幾天涼了，不敢預備，這是四大枚的，算是頂好的，沒有茶葉，湊合着喝罷。」說罷，他手一動，打開茶葉包，把茶葉傾入茶壺，那開水壺舉起多高，沖了滿滿一壺茶，又在一隻茶杯裏，斟上來半杯白開水，笑着走去了。羅德海是底下人的身分，不得不殷勤主人，拿那茶杯內的半杯白開水，往另一個茶杯裏一倒，然後傾在當地，再用那包茶葉的紙一擦，舉起茶壺，斟出兩杯，一杯給了田夢北，笑道：「田先生吃茶。」一杯却舉起來，湊在自己嘴唇，一口一口慢慢的呷，大刺刺地，連那連吉慶父女，理也不理。

田夢北看入眼裏，覺得未免難堪，便自己動手，給那連吉慶父女，各斟一杯，笑道：「今天難得談談話，先吃吃茶，我們再向他們要酒。」那連吉慶起身接過茶杯，又叫連玉環謝謝田大爺，才又坐下道：「今天田大爺這樣客氣，我們實在不敢當，拿田大爺這樣體面人，和我們落魄窮酸坐在一處，實在有些慚愧。」田夢北舉起茶杯，讓他們放下茶杯，笑道：「連先生不必客氣，彼此一樣，全是朋友。」說時候，望見那邊茶爐旁，一張小方桌上，放着一隻小小的磁酒罈，又有幾個大磁盤，大約都是酒菜之類的食品，忙叫一聲：「夥計過來。」那夥計光背上搭一條毛巾，提着開水壺，忙忙的跑來，問道：「先生，續水麼？」說着他手已去掀起茶壺蓋，續了一些水，田夢北却囑咐他道：「茶不要多續，水酒來他半斤，酒菜隨便配他四碟來。」那夥計連連答應着，匆匆的跑去了。連吉慶和羅德海聽見田夢北要酒，各都不由自己地把嘴唇皮一嘔，十分得勁。那連玉環坐在連吉慶身旁，祇是低頭不語，此刻却忽然抬頭道：「爸爸，你今天真要喝酒麼？媽說的話，難道忘了？」那連吉慶見女兒來提醒，不由一怔，眼睛才一轉，勦那茶館的夥計已捧着四碟酒菜，兩隻小酒杯，一隻黃銅酒壺走來。他看見以後，甚麼也顧不得了，拍了拍乾癟的肚皮，冷笑道：「你糊塗了，我們今天有田大爺，還怕甚麼？吃點痛快酒，不做生意了。」田夢北見他們父女搗鬼，且都置之不顧，看那夥計送來的酒菜，是鹹水黃豆角油，炸花生豆，肉滷豆兒醬，四個老淹雞蛋，便舉起酒壺斟出一酒杯，先給連吉慶遞過去，笑道：「連先生說的有理，這酒是痛快酒，吃幾杯沒甚麼要緊，又道是酒逢知己千杯少啊。」連吉慶見他把自己運用的言語，施回在自己頭上，大有以子之矛，攻子之盾之勢，不禁接杯舉一舉，微微一笑，和田夢北相視，舉杯一飲過半，笑道：「不管她，我們吃我們的，這正是一杯痛快酒，吃得多痛快。」說着話，順手抓起剛擺上的筷子，夾了一箸豆兒醬，津津有味地在嘴裏亂嚼，田夢北見他高興，又遞他一個雞蛋，笑道：「連先生是海量，這酒不夠再來，今

天務要吃痛快了。」說完了，那手兒早又抄起酒壺，笑道：「連先生，你別一點一點的，喝乾了這一杯，我再滿上。」那連吉慶酒到杯乾，真好似吃水一般，當不起他的恭維，忙把那杯中餘瀝一飲而盡，笑着舉杯，居之不疑的讓他滿上，把酒杯拍地往那磚灰砌成的茶桌上一放，搖一搖頭，苦着脸，笑道：「現在，不成了，從前不滿田大爺，燒酒二三斤，黃酒八九斤，那是家常便飯。如今事業成空，前途灰色，甚麼興致也沒有了。」田夢北見他一氣吃了，趕忙自己又舉杯一呷，再找那酒壺時，祇見已到了羅德海之手，他一個人自斟自飲，那花生、荳黃、豆角也吃了這樣，又吃那樣，非常來得寫意，便不理他。祇問那連吉慶：「連先生，我剛剛說過，看你們父女，萬萬不是做生意的人，總算我說對了，當初連先生料也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，不過現在失意了些，這話對是不對？」連吉慶酒一到口，話就到了舌邊，再不容他不說，將那雞蛋在桌邊扣幾扣，扣開一個小孔，拿一根篾挖出一塊帶着黃油的蛋黃，放在嘴裏吃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的話雖然有些恭維，可是我也不能不承認，那話是很對的，這話如若和別人說，相信的定然很少。我在民國十七年以前，還是一個財政部的科長咧！」連吉慶隨說隨吃，說到科長二字，那雙淹鷄已挖得剩下一個空殼，滴溜溜的將它一拋，拋到閣下去。慨然道：「民國十七年上時局改變了，可是把我的差使，也就附帶着革掉，我到現在，飄飄盪盪，浮游無定，和這空蛋殼差不多。」說了，又把那面一盃酒舉起來，連飲兩口，頗似借酒澆愁的意思，他的臉部紅了，田夢北聽完了，知道自己眼力不差，這人果非凡品，運途乖舛，煞是可憐。因再舉起酒壺，想給他斟個連玉環在旁，看不得甚過意，却忙一把搶去，連吉慶的一隻酒盃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謝謝，酒是人間大膽湯，少吃頂好，我爸爸已經醉了，請田大爺可憐我們，晚上他還有事情，少灌他兩杯罷。」田夢北這半天，就沒有理她，見他上來勸止，祇得停手，放下酒壺，說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看你父親，好像是久賦閒曹，他晚上還有事做，那麼就少吃幾杯，其實酒

是無礙公事的。」連玉環怕的是父親吃醉，見田夢北還竭力不聽，深恐他再勸飲，忙忙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那裏知道，我們家苦極了。白天我們爺兒倆，有時奔馳終日，混不上家裏的兩頓窩窩頭。晚上他一個人出去，還要……」連玉環說到還要，略微一遲頓，嘴唇顫了幾顫，那臉上笑容還有，却改了苦笑。繼續說道：「還要做一種牛馬不如，非人的生活活咧。」說到這當兒，連玉環眼淚一凝，低下頭，又不言語了。其狀頗爲酸鼻。田夢北看了想着，看不出這位連先生莫非還是一位勞工。那連吉慶挂了酒勁，見連玉環說得不澈底，他反把酒菜又夾一箸吃。笑道：「女兒，你太可笑了。我是隨遇而安的前幾年當科長，後幾年拉洋車，這是好漢子的作爲，不是見不起人的醜事。」田夢北知道這位連先生，白天除做女兒的琴師，另外還在夜晚充任膠皮團員，練習着馬路體操，不免心上替他異樣的難過，勉強一笑道：「連先生，吃酒吃酒，不要提那閒事，我看連先生出身世家，對於戲劇，必有甚深的造詣，那胡琴拉得再好聽沒有。」連吉慶酒入愁腸，給田夢北問到戲劇，把那心事越勾上來，他沒有酒杯，祇好還是吃菜，嚼着幾粒花生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說得正中竅，我別的不行，唱戲還不外行。從小一懷抱，就給我爺爺抱着去聽戲，漸漸學着哼幾句，居然會唱戲了。那時候梅蘭芳在科班坐科，祇能唱祭塔，彩樓配一人班的獨角戲，戲碼永遠排在第二第三，像那晚近一班名角程艷秋、荀慧生等等，還沒有出世咧。直到我票房過排，戲園彩排她們也同時抖起來了。田大爺，你想我唱戲的歷史，不是很长麼？造詣自不敢說，拉胡琴也是練了這多年，不過新腔少些，聽着顯出古板，如今的胡琴，竟講花稍，聽見肉麻，咱們實在來不及。我們講究托的嚴，板槽穩，胡琴的責任就算盡到了。」連吉慶這幾句話，倒很靠得住，發自肺腑，不是醉話。田夢北聽着，也覺很有道理，便有意附合他道：「這說一句老話，不是黃鐘毀棄，瓦缶雷鳴了麼？你聽那唱片中的胡琴，那一個不是花稍好聽，人家還說是相得益彰咧。」田夢北話是附合着說。

的，可是連吉慶聽之，却特別夠味，提起手來，拍的往磚砌的桌上一拍，痛痛快快的，嘆出一口怨氣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田大爺，真你的，說的大對了！現在唱戲那裏還照從前，講究黃鐘大呂，一條鐵喉嚨，倒字貧腔，夠不上六字調，居要成了名角，豈不是瓦缶雷鳴了？」說時，拿手往桌上一撈，很想撈起酒杯，浮一大白，無奈酒杯沉了，祇得拿了一個雞蛋，狠狠的往桌上一砸，砸開了吃。他們這邊談得入攏，那連玉環却神不專屬，眼睛直看，下閘邊碼頭去。剛剛湊巧，那邊又是一隻船，已載上兩位客人，船夫意猶未足，站在碼頭上，向着這邊高喊道：「開船啦！還有往上去的客人沒有，再來一位，我們就開船。」連玉環決心要搭這隻船走了，給船夫一陣亂喊，她已站起身來，抬手一招道：「船先不用開，我們也上去。」話未說完，旁邊的夥計，已代替呼喚道：「要走的船別忙，這裏還有人。」那船夫答應着，就把篙提起，準備走路。這裏的田夢北見了，却覺得不好，笑道：「不用叫船呀，我們的船是來回的，停一停，坐上一船回去就是了。」連玉環不很措理，他祇轉回身來，硬挺着身軀道：「田大爺，你不聽我們唱了，還不許我們走路，我們現在就回去了。」說畢，又看一眼連吉慶道：「爸爸，我們的路太遠，東便門到朝陽門，朝陽門還要到東直門，走回家，便要天黑了，你不怕我媽坐在家裏，餓着死等麼？」連吉慶見她催催走路意思，未在模稜兩可之間搖着一顆頭，挖着一個鷄蛋殼，方要說他不是田夢北看出他們，那連吉慶是闊慣了，受窩，難得遇上知己談起來，對勁不捨，那連玉環大概是孝母心切，怕是讓連大奶奶久候着急，自己何妨，居間作一調停，笑道：「既如此，我想連先生可暫留此處，讓我們談個盡興，連大姑娘若是想走，可以先一步走。」連玉環聽見這話，却很是不樂，兩條眉毛，登時往上一挑，啣了一聲道：「田大爺，說得好像，您家裏若有十七八歲的大姑娘，讓他一個人孤孤單單的出城回家，難道放心得下？我們就不一樣了？」田夢北聽了這話，祇覺好笑，摸一摸兜底，拿兩塊洋錢，送到連吉慶這邊來，笑道：「也能連

先生，這錢給你，你們回去，自己打酒吃罷。你的女兒，恐母親倚門盼望，你們就此一路回去，後會有期。」說罷，又站起身軀，拱了拱手。那意思是再見了。連吉慶已又挖空了一個雞蛋。田夢北說甚麼，他倒沒十分聽着。那兩塊錢他倒先看見了。把鷄蛋殼又往水裏一拋，站起來道：「田大爺這是給我們的麼？這兩塊錢。」說時，那一雙枯乾無神的眼睛睜起來，黑眼珠圍着那雪白的洋錢，滴溜溜的一轉。田夢北見他問的突兀，不知其意安在，就也站起來，很恭敬的笑道：「豈敢，豈敢說給，不過奉送給連先生，隨便買一點東西吃。」連吉慶的眼睛一溜一溜的，在洋錢上轉幾轉，忽然撲索索的掉下兩滴熱淚來，長嘆道：「哎，走遍天下，處處都有好人不道剛出北平城，好人却偏給我碰見。環兒，你把那洋錢拿起來，我們回家，你媽媽已經好幾年，看不見爸爸往家裏掙洋錢了。」田夢北這才明白他不是嫌少，原來是發生感慨。登時由憐憫轉覺自己出手過少，應當多添一點。這念頭剛一轉到，那連玉環已將兩塊錢拾起，探入衣襟，收到自己腰裏。笑微微的一躬身道：「謝謝田大爺賞錢，我們回去了。」說完，又回過身去，看着連吉慶道：「爸爸別傷心了，早早回去歇歇，晚上不用去再奔駛了。」連吉慶木立良久，才頓一頓足，朝田夢北笑道：「謝謝今天的賞賜，後會有期，再見了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他把目光一轉，看見那羅德海，這半天不作一言，原來一口一口的，祇顧自斟自飲，一壺酒差不多告罄。便也招呼一聲道：「這位先生我們也是後會有期，再見了。」羅德海那裏把他們的作爲，放在心上，他吃着酒，祇是充耳無聞，給人家招呼到頭上方勉強一仰頭道：「啊！你走麼，不送不送。」說着這話，他的脖頸一伸，把一杯酒又嚥下喉嚨，手裏的一隻空杯，早又斟滿了。連吉慶不再多言，轉身就走。下崗來，那道路坑坑坎坎，不甚平坦，連玉環一隻手攙扶他，還一顛一跛，幾致跌交。她腰裏的洋錢，自叮嚀響了幾響，那眼睛不禁一回，看到崗上的田夢北。田夢北的眼睛也恰恰望過來，兩人光一碰，連玉環忽覺面上一熱，烘的似乎暈紅，急將

連吉慶扶上那隻待開的船去，不敢再抬頭回望了。連吉慶今天勾上一心的煩惱，坐在船中，垂頭無語，連玉環也不敢和他說道，招他不高興，這隻船載客四人，不片時，到了東便門上岸，再轉了兩次船，就過朝陽門，到東直門了。那天氣業已不早，紅日銜山，轉眼要垂暮。連玉環扶着父親上岸，不得不問他一句道：「爸爸你走不動，我給你僱一輛洋車，先回去罷，我自己走着，隨後也到了。」連吉慶到這時候，他的酒氣業經消失大半，把臂膀一摔，冷笑道：「環兒，你是我的女兒，也罵起爸爸來了，我是個拉洋車的那裏又有坐洋車的命，不要笑話了。」連玉環見他因這一張羅，反而挂起勁來，便陪笑道：「爸爸今天不是多掙幾個錢，大吉大利的日子麼？我們坐船，換了一塊錢，剩下還有不少銅元票，拿它一吊兩吊，給爸爸雇輛洋車，怕是你走不動，窮人也沒有窮開心，這不算笑話。」說到末了，她手入腰間，掏了一掏，聽不見洋錢再響，却掏出一打破爛銅元票，笑道：「爸爸你看這不是現錢？」連吉慶看着她拿的銅元票，果然換了一張笑臉，還未說出甚麼，忽聽高叫一聲：「連大爺，從東直門外護城河橋上走下來一個穿短袴褂的中年漢子，笑道：「連大爺，你帶着女兒，這是從那裏做了生意來，今天買賣大概壞不了。」說着湊過來，他眼望連玉環手裏一打銅元票，嘿，嘿，一陣猶笑。這漢子穿的一身灰布短袴褂，腰間橫繫一條半尺來闊的袴帶，袴腳管用白腿帶纏緊，腳下一雙雪青布襪，一對青布便鞋。打扮既然如此匪氣，再襯上他光溜溜一顆禿頭，面盆也似的一張怪肉橫生的大臉，一陣嘿，嘿，嘿，笑益發來得怕人。連吉慶見了他，打了兩個寒戰。那剩下的少一半酒氣，就嚇得完全醒過來，要把和連玉環說的話也嚇下去了。連忙躬下身去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醉鬼張七爺，你出城來了，我們這是由二關來，你瞧這天氣比前幾天涼了多少，這不是和苦人打哈哈，要窮人的命，那裏來的生意做，笑談笑談。」那醉鬼張七爺碰見了他，焉聽他這一套，劈手當胸一把抓住他的破薄長衫的衣襟，再拿手一指連玉環，瞪起了一雙牛眼，冷

笑道：「甚麼？往日生意不好，說沒錢，我都信真，今天我却不信，真賊實犯，不怕你賴，你的女兒手裏拿的銅元票，從那裏來的？」醉鬼張七說着，聲色俱厲，兩目放出兇光，不亞一隻吃人的野獸。那連吉慶見了，瞞不得他，祇好又躬下身去，笑道：「七爺，那是我們小孩子，碰見她的叔叔大爺們賞她買糖糖果果吃的，你也是一個叔叔大爺的輩數，好意思要她的錢化算啦！」醉鬼張七聽說那錢是連玉環個人所有，他嘆喏一笑，也斜着眼睛，望了連玉環一眼，輕悄悄的道：「怎麼着這話又說回來了，連大姑娘的錢，莫非就不能送給七爺，陪連大爺吃兩杯燒刀子？」連吉慶聽別的不喜歡，一聽說吃酒，就彷彿見了蜜蜂，嘴裏都甜津津的，笑得合不口道：「七爺不要錢，讓我請吃酒，那還不是應當的，咱們沒講究，花誰的不一樣。環兒，拿那銅元票給我，你一個人回去吃飯，我去和張七爺到大酒缸上，今天要吃一個盡醉方休。」連玉環那手舉着銅元票，給那醉鬼張七一瞥，瞥見她正自後悔，縮手不迭。又聽他們要去吃酒，她知道這位張七是洋車廠的掌櫃，父親拉了一天，夏天夜晚洋車，欠下他不少天車份錢。那張七管理洋車廠外，還外放那加一利錢，九五出的閻王帳，父親也欠下他十來元，故此自己對於他，不但不敢得罪，並且格外恭順。把那銅元票，又原物掏出，勉強笑道：「爸爸，你酒不要多吃，早些回家，不要教媽惦記着聽見沒有。這錢大約也夠吃飯的，索性和七爺把飯也吃了罷。」連吉慶有那張七爺作後盾，他就勇敢多了，一把搶過銅元票，往衣兜裏一塞，笑道：「那還用你說，你們吃你們的飯，我們有這幾十吊錢，也夠酒足飽了。」那醉鬼張七見連吉慶手裏有了錢，便不多說，拿手一拉他，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你爸爸交給我，了有七爺在一起，難道還讓他餓着肚皮回家，放心罷。」說完，那醉鬼張七拉着連吉慶，脚步踉蹌的奔下橋邊去了。連玉環望着他們，進了一家小酒舖，這才回轉身軀，走進東直門一個人家回家。連吉慶家住東直門內，一條窄小曲歪的死胡同，那條胡同裏，穢土山集，鑿門華戶，家家的破落戶旗。



人頗可代表繁華都市的另一角落。連大奶奶一個人，穿一件小白汗衫，一條黑布長腳褲，斜倚在一隻貼着門神爺破舊木板門旁，呆呆的看着穢土堆旁一羣窮孩子在那裏亂搶爐火渣。連玉環走近幾步，叫了聲：「媽，我回來了。」那連大奶奶看小孩子，看得出神，卻是吃了一驚，回頭見是女兒回來，不由笑臉相迎，說道：「環兒，你回來了，爸爸呢？他怎麼沒有來？今天涼涼的，可有買賣作麼？」連玉環走了遠路，懶洋洋的邁步進門，望着院中幾棵枯乾的老玉米秧子，笑道：「沒有買賣作，我們還有飯吃。今天碰下好主顧了。」他們院裏住的不下三四人家，是一個大雜院。連大奶奶聽說是好主顧，嫌院裏耳目衆多，說甚麼不方便，拉她一溜進屋，帶笑問道：「好主顧麼？阿彌陀佛！這可謝天謝地。天眼看涼下來，昨天當了我一件破大褂，今早已經吃完。這以後祇有贖，不能再當也沒的可當了。那好主顧賞你幾毛錢呢？」連玉環從腰裏掏出那塊大洋錢，嚙嚙一聲，就丟在一張破木桌子上。氣吁吁的道：「那是幾毛錢？人家賞的是兩塊錢，還請爸爸吃酒。我們回來坐船，換一塊銅元票，用了無幾，剩下的，碰見張七爺，拉爸爸拿去吃酒，這裏祇有一塊錢了。」連大奶奶果然好幾年不見洋錢了，今天陡的看見白亮亮的庫平七錢二分，晃得眼睛似乎發花，舉手揉揉眼皮，拿起來顛顛，驚笑道：「這位主顧出手真大方，我們在船上，唱了快半年，那見過人家賞洋錢？這位一出手便兩塊，太大方了。」連玉環見母親驚奇，自己也很得意，又把那田大爺賞錢前後，詳細告知他聽。笑道：「人家有錢的學生，拿花錢不當一回事，我們祇聽人家叫他做田大爺，連他的姓都沒有問，陪他坐坐，就跑回來了。」連大奶奶聽他說完經過，自己出了一會神，想着滋味，不禁頓足後悔，說道：「你們爺兒倆都夠死心眼，這田大爺真是好人，瞧你們爺兒倆，怪可憐的，花了兩塊錢，怎麼連人家姓什麼叫什麼，家住何處，都不問，日後也好認識認識。這樣的好人，打着燈籠找不出來，多麼難得少有呢。」連玉環見母親得了洋錢，還說自己一篇不好，

就很不願意的，扭着頭道：「媽，你說錯了。這一種過路客人，唱唱聽聽，兩下分開，誰也沒有預備吃誰一輩子，又何必問他貴姓高名，管他呢？」連大奶奶手裏顛着一塊洋錢，坐在炕沿上，眼看着洋錢，嘴裏嘖嘖道：「話雖是如此說，有這樣大方的客人，若得長川來往，花他幾個錢，不是難事，可惜你們不聰明，未能見機而作。」連玉環出去奔波半日，她的身體疲乏，還可不說，那肚皮發餓，才是難過。賭氣也坐下道：「媽！人家掙了錢來，你竟說閒話，我肚皮快餓爛了。」連大奶奶活了半世，僅僅生下這一個女兒，拿她和寶貝一般看待，見她發氣，慌忙又站起來，自己嘗道：「我也是財迷着心，老糊塗了，你坐着等，我有這一塊錢，還不會做主，包你吃得高興，我去買菜做飯。」連玉環坐在炕上，哼了一聲，沒有言語。連大奶奶搭搭訕訕的，拿起一隻買菜用的小筐，忙着走出去了。果然花錢容易，不多功夫，她已把那一塊錢開發出去，提着一隻滿滿的小筐，手裏托着一大堆銅元回來，笑道：「我也是想開了，手裏沒有錢，窮得嘴饑，今天開一開齋。」連玉環先還沒有精神去看，聽了她說，始徐徐抬頭。一看那小筐內，裝滿了甚麼韭菜、茴香、豬肉、豬油、醬油、香油、洋麵、口袋、葷素一概俱全，自己也是久不吃那些東西了，便破顏為笑道：「媽，你真算可以，這一來，多麼費事呢！還不如現現成成的，買幾個窩窩頭來，再加上幾條醃蘿蔔，一碗白開水，一頓飯，自然交代了。」連大奶奶進門坐下，把那小筐內東西，一件一樣的取出來，放滿一桌子，笑道：「喲，這就算可以了，你爸爸出去，又和那放閻王帳的醉鬼張七，一塊臭吃臭喝，我們娘兒倆，包頓餃子吃，也不為之過，孩子大人，一家子歡歡喜喜的，比甚麼都強。」說到這節，那連玉環不用叫，就自動走過來，幫着母親切菜，剝肉，合麵。這包餃子是北平的一種土食，俗名為煮餛飩，由做餃子到包成煮熟，其間經過手續繁多，連大奶奶母女，直弄到煮餛飩成熟，吃到嘴裏，天色是早已黑下來，那連吉慶却還是不見回轉。連大奶奶母女，把傢伙收起來，坐在一盞三號破煤油燈下，歇了一歇，聽見鄰

居房中的小坐鐘叮噹敲到八點，她們才覺出天氣不早，連吉慶應該回來了。大奶奶不甚關心，連玉環却慌了。走出門來看看，又走進屋來等等。着急道：「爸爸怎麼還不回來？他和張七在城外吃酒，晚了闌城可就進不來了。」連大奶奶在燈下一針一針做着一件活計，笑道：「也許酒吃多了，滾在車轍裏了。活該他在泥塘裏爬一夜去罷。」話言未了，大門外忽然劈拍亂敲，有人高喊：「找姓連的。」連大奶奶雖然鎮靜，至此却不禁吃驚，忙丟下活計，出去開大門，詢問是誰。連玉環想着父親，也自放心不下，急急的追出來。祇見大門開處，一片燈光閃進來，那門外橫放着一輛舊洋車，車前還站着兩名黃衣警察，手裏都拿着電筒，向連大奶奶道：「你們姓連麼？我們是東郊警察，這個人是你們的什麼人？過來認一認。」那連大奶奶借着警察的電筒光一閃，看清楚了，那洋車上騎着一個人，滿臉污泥，一身穢水，不住呻吟，正是自己的丈夫連吉慶先生。不禁又大吃一驚，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這位是我們當家的，他給誰打了？」那警察見她認出連吉慶，知道是她家的人，沒有錯，就嘿嘿笑道：「是你們的當家的，你就開發這輛洋車錢，攙他進去罷。他那是給人打了，這叫做窮歡樂，多灌了幾杯緇兒，爬在東直門外的泥塘裏，幸虧給我們看見，聽見有認得的說，這是直東門裏的連大爺，才雇洋車送他回來。」連大奶奶聽見他們說來，方才知道連吉慶是吃醉了，立刻氣恨交加，祇得暫是忍耐着，向那二位警察福了一福，陪着笑道：「原來是這麼回事，這是從何說起？我們當家的，今天進了兩塊錢，臭吃臭喝，他想開了，若不見你們二位救他，還不知鬧出什麼笑話。」那警察之中的一個，聽見連大奶奶說，便冷笑道：「說的是呢，原來是有了大洋，這就叫窮人有錢活受罪，不碰見我們，讓城外大車軋了呢？下回可別有錢，還是窮一點老實。」那一個警察不願和連大奶奶多說話，祇笑道：「得啦！是她家的人，交給她家完了，我們出來半天，該回去交代差使。」說完，他們兩人不管連吉慶揚長走開去了。連大奶奶把警察應酬走了，

這才對洋車上的連吉慶，重重罵一句道：「該死的東西，這是有錢，又賣你們連家上三輩的德行去了。」罵完了，扭回頭來，借洋車燈光，看那連玉環探頭探腦，兀自在門檻裏張望。就叫道：「環兒，瞧你爸爸醉得人，事不知，像一灘泥了，幫我攙扶進去呀！」連玉環在門裏聽着警察述說，也自驚心動魄，做聲不得，見連大奶奶呼喚，連忙答應道：「媽不要忙，我來幫你攙扶，這是怎麼說，真應了媽的話，爬在大泥塘裏，這真真是活現眼。」說着，幫着連大奶奶上前，連那車夫幫忙，三個人六隻手，攙着連吉慶下車，一步一步，推進門來，走到院裏，連大奶奶讓車夫出去，她們母女二人攙扶，還未走到屋門口，連吉慶呻吟着，忽然喉嚨裏，咕咕響了幾響，脖頸向上一伸，連大奶奶服侍醉鬼，頗有經驗，叫聲：「不好，環兒留神，你爸爸要吐。」話未說完，那連大爺吉慶，一口氣喘不及，喉嚨裏嘔的一聲，恰似傾翻垃圾桶一般，一肚皮的五香六味，全連底兜出，吐得滿地狼藉。連玉環一不留心，旗袍大襟上，也腥臭的染上了一片，氣得她掩着鼻孔道：「媽，你使點力氣，快攙扶他進屋，把他扔上炕去，隨他愛睡愛吐完了。」連大奶奶也捏着鼻孔，使足力氣，三晃五晃，就將他攙進房門去，在炕上坐下，喘喘氣，落下兩滴眼淚來，說道：「你爸爸真是活現眼，窮不要緊，還教人不省心，我前生裏造下了甚麼孽，今生來報應我呢！」說完了，她屈起一隻手臂，用袖口拭着眼淚，唏噓不勝，已然哭了。連玉環見母親哭起來，她也是寸心如割，非常難過，跨在炕沿上，叫道：「爸爸，你是怎麼了！這樣醉而不醒，難道你喝那貓兒湯的時候，把我們母女二人忘在九霄雲外麼？」叫了這一聲，那連吉慶吐出肚皮裏的物事，心裏已是清醒，忽然呻吟着，睜開一雙眼睛，掙扎着爬起來，說道：「七爺七爺，你別跑，慢慢的，我跑不動，要摔了。」說時，他的兩隻手一抓，抓住連玉環的衣襟，不放鬆，連玉環見他有眼無珠的，抓住自己亂喊，不禁害怕道：「媽你過來，爸爸酒還沒有醒。」那連大奶奶擦擦眼淚，還沒有過來，連吉慶眨眨眼皮，看那屋中情形不對，不是在酒館了。

便坐起來，恍然失笑道：「我說呢，越揪七爺，七爺越不聽，原來是在自己家裏，誰送我來的，神差鬼使的麼？」連大奶奶見他醒了過來，還是信口胡言，禁不住吓的啐他一個滿臉花。恨道：「你還惦記七爺呢，看看你的身上，一件破布大褂，成了泥水裏提出來的，明天怎麼出門。若不是警察送你，你險些死在東直門外，這洩氣的酒，喝他個甚麼勁。」連吉慶聽了，始知自己是警察送回來的，抬起頭來，想上一想，也恍惚記得，不覺嘆氣一笑，那時院裏有人叫一聲道：「先生，您快拿出車錢，我們等了半天咧。」連大奶奶聽見車夫要錢，更是有氣，再罵他幾句道：「你臉皮真厚，還死皮不要臉，笑着叫七爺，你若沒有張七，怎會到這樣狼狽，聽着那洋車夫還要錢呢！」連大奶奶罵夠了，才又對連玉環道：「環兒，你出去問車夫多少錢，該給人家的，給人家，別耗着人家買賣。」連玉環看父親醒轉，自己正在歡喜，聽了母親說，連忙答應出去。那吉慶給連大奶奶罵得閉口無言，好半天，又笑出來道：「人逢喜事精神爽，月到中秋分外光，你當初並不是沒有跟我享過福，現在窮得沒有人理，忽然遇見一件喜事，難道還不許我樂一樂，而且你窮來窮去，也快窮出來了。」連大奶奶低着眼皮，把他的話當作耳旁風一般，那裏聽得進去。祇哼了聲道：「是呀，快窮出來了，祇等你找個相當主人，把我賣了，我就窮出來了。噫！可恨我快四十歲，臉上的皺皮，抓抓就是一把，沒有人要了。」連吉慶坐在炕心，自己摸着渾身的泥水，也不由笑了。說道：「客氣客氣，連大爺窮到甚麼地步，還不到賣媳婦當大王八的份兒。不過醉鬼張七爺今天對我說，有一個小小職業，一個月，可以掙得十來塊錢，不知道幹得不幹得。這若能幹得，大小也是個事由，總比每天出去，帶着十幾歲大姑娘，拋頭露面，風風雨雨，幹這見不起人的營生，靠得住多了。這不是眼看着要窮出一個章程來了嗎？」連吉慶這篇話，很有吸引人的力量，連大奶奶雖未側耳傾聽，那一句一句，却很清朗的送到耳裏，她聽得精神一振，立刻眼皮也抬起來了，手指捏着衣襟，正眼看看連

吉慶失聲一笑道：「瞎！你別一個人窮開心了，看你那德行，今天一件大褂，髒得夠瞧，明天門都不能出去，還說甚麼找事有事情，也找不到你的身上，何必拿我窮娘們開心呢。」連吉慶見說來說去，大奶奶總不相信，自己就脫下那件污泥沾滿的長衫，一看腰間掛的一把胡琴，還造化沒有摔壞，就丟在一邊，笑道：「大奶奶，我是不說瞎話，現在弄得這樣，不但我們指身為業，掙一個花一個的無恆產的，要朝夕有斷炊之虞，就是那前清王府的小王爺，窮來窮去，賣盡當完，剩的一所雕梁畫棟的王府，也不免要吉房出賣，找尋相當主顧。今天張七說，離我們這裏不遠，後胡同的那家張王府，業已出賣了，據說是三百間，才賣了四萬塊錢。小王爺前天搬家，臨出門哭哭啼啼，亞似大出喪，直說對不起創業的祖宗，這本是人所共知，哄嚷動了，決非我坐在屋裏炕上，關上屋門，一個人誦謠言。」連大奶奶原本是側耳諦聽，那芳心裏也未嘗不希冀着他找個靠得住的職業，不論大小，總比一家三口，日不進分文的好，有了一個出頭之日，可是聽他一味瞎扯，並不忠實，立刻就膩了。正顏厲色的說道：「你這人，到底有老實話沒有？你把個人的出路尋得，比講究那東家長，西家短的閒言好的多。管他張王李王，賣了王府，三萬四萬，你也沒有做那拉轆的中人，得着成三破二的好處，幹麼拿人家作話料？」連吉慶這一會，酒氣完全下去了，他想這麼和大奶奶鬪閤子，就是自己的不對了，難怪她拿着當事，馬上又笑道：「大奶奶，話是從根上說，不說清楚，你怎麼能明白？我們的小張王爺，賣了那一座王府，不趕緊，我們這左右一帶，再有幾天，就可以繁榮起來了。」連大奶奶的娘家，也是書香門第，凡是一切名詞，一概都懂聽，他說繁榮，又由鼻孔裏嗤了一聲，冷笑道：「繁榮兩個字很好聽，從前繁榮北平，很嚷嚷一陣。現在我們這條破胡同，也要繁榮了麼？」連吉慶一抬脚，捱下炕來，見大奶奶還在似信不信，他打了個哈哈，笑道：「我不費話了，簡截說一句痛快話，那張王府這一賣，是賣給教育學會設的一家東陽大學了。東陽大

學這幾天，正在加意繕修，糾工整理，聽說一兩天修理好了。那千八百名的學生，全搬過來上課。你記得，不是有那一句口號，要把北平造成一個文化區麼？這一來逐漸推行，這胡同前後，有這千八百名學生點綴，公寓飯館多開幾家，是必然的。連帶着房屋都要漲價，可不是繁榮起來了！連大奶奶聽着他說，覺得無聊，索性不睬理。那連玉環開發完洋車夫，走進來半天，聽着也沒說話。到這時候，忽然插入一嘴道：「爸爸說的是實話，我早聽說張王府出賣了。今早上街買菜，又聽說有一家大學校不日搬過來。房價漲不漲不知道，祇曉得我們這條胡同上，有兩家便飯舖，已要擇吉開張。那鄰近的幾所房屋，主人把房客全輦了，據說預備着開公寓，租給學生，一間房就可以月入七八元了。」連吉慶說了這大功夫，無人幫腔，連大奶奶總不相信，這會女兒幫了自己的腔，他比甚麼都高興，兩隻手一拍，笑起來道：「如何，如何，話不是一個人說，都是這樣講，這我說的，可不是假話。你聽聽，女兒不也是這樣說，她並且比我知道的還清楚咧。」連吉慶得意忘形，話說完了，更望着連大奶奶，嗤嗤作鸞鷲笑。連大奶奶見他們父女異口同聲，全說是要開學校，他想着爲這不相干的小事，苦苦爭論無味，也倒笑了。說道：「你說的就算是實話，也不過替人家白歡喜，試問人家開學校，與你有何相干？難道還聘你這不第的酸秀才，去當兩天校長？」連吉慶見大奶奶相信，她的精神更提起來。抬手理理衣服，正襟危坐道：「就是這樣說，我們不能不提這東陽大學，東陽大學一開，我們快有飯吃了。張七爺和我講，在大學裏認識幾位先生，給我弄個講堂聽差，每月拿它個十塊八塊錢工錢，再給學生們跑跑腿，買買東西，賺點零頭不費事，一月至少撈它二十來塊。我想有這希望，比較我們父女賣藝體面多了，這也是男子漢幹的。」連吉慶宛轉周折，可算是說完了。那連玉環聽了，却已不由喜形於色。連大奶奶却仍是帶理不理的，昂起半顆頭來，淡淡的道：「大爺，您說的，沒甚麼不能幹，現在我們還提甚麼當年，聽差自然也是

人干的。我祇問你一句，張七每一要你請他吃酒，必定先花說柳說，答應給你找事，他說的話，還不如放屁也。祇於騙你連大爺幾杯酒吃，今天你臭吃臭喝，外帶着活現形，不用說，當然又是你花的錢了。請問他這回說話，你能包他不是放屁麼？」連吉慶說得很自然，彷彿有所恃而不恐，初不料連大奶奶把那醉鬼張七的特性，又提將起來。聽得一目瞭然，興頭驟爾喪盡。臨了，祇可一笑解嘲，說道：「話固然是這樣說，可是張七爺講得明白，明天上午，人家要到我們這裏，他聽我的回話咧。我想他若是憑空一句話，全無把握，萬不敢和我定下明天見。往日他雖騙過我，都是我求到他的門上，這回卻是他自勤的和我談判呢。」連吉慶說到這裏，他的一肚皮高興，已成了強弩之末。連玉環知道他的心理，特意給他一個下台地步，笑着搭言道：「爸爸別說了，媽也別說了，張七說的是真是假，明天早起，看他來不來，就知道了。現在我們別抬嘴，爸爸把濕衣服脫下來，我洗一洗，一夜乾了，明天萬一張七來了，好和他出去呀。」連吉慶吹氣冒煙，講了半天話，幸而女兒一句話下台，他笑了一笑，又坐上炕去，脫去鞋襪小衣服，拿一條破被，圍起半截下身，躺了下去。連玉環便打來一大瓦盆水，代他洗着髒衣服，連大奶奶却仍在燈下做着活計，嘴裏不住說道：「張七才是那願信用的人呢，幾回說了不算，願信用，早就有了應驗。單看他明天來不來，萬一這回狗改了吃屎，你我大小一家，豈不受了他的實惠了？」連大奶奶叨叨嘮嘮，還是這一套。連吉慶躺着，無耐心煩，打來呼嚕，裝做睡熟。她才不說了一宿無話，翌日清晨，連家三口人，因為還有那一塊來錢的資產，大家各都分外精神，老早的爬起來，刷碟洗碗，張羅吃飯。連吉慶飯後，在斗室裏徘徊，也想不到出去，這日恰好又是一個清朗的天氣，並且氣候也好。像比昨天溫暖，連玉環照例將那胡琴整理收拾一遍，裝在布口袋裏，交付連吉慶道：「爸爸該出去了。今天可比昨天暖和，昨天的主顧，是不能再碰見了。今天也希望着，借着天老爺的光，多掙幾個錢，回來吃飯。」連



吉慶這半日，口中不言，心裏却暗暗尋思。天色將近午牌，那七爺的面，還不見他露，莫非是說了不算，又騙自己上當，見女兒遞來胡琴，祇得打斷思潮，接來往腰上一掖，又換上新洗乾淨的長衫，戴上破舊草帽，長嘆一聲道：「罷了，不怪金聖嘆批評三國魯肅外號長者，乃是無用之別名，到如今，益發可信了。」張七替人管理一家洋車廠，也是一個小小資本家，何必拿着窮人打哈哈，吃一回虧，長一回乖，下回決不聽你的話。」說罷，也不再招呼大奶奶，祇向連玉環說聲：「走罷。」拔步低頭，往外就走了。那連大奶奶這半日，也把他的心思，都明白了。見他慨嘆後悔，她的心中也是難過。隨後追出來，叫道：「環兒，她爸爸，你回來，你回來，我告訴你。」連吉慶已走到門外，見大奶奶追出來，他說不出的懊喪，扭回頭來道：「你叫我又有甚麼話說？天已不早，該出去奔飯吃。那張七大概又說謊騙人，不會來了。」連大奶奶見他開口先說張七，自己反不好提了。祇笑道：「呸！誰還同你講昨天的話，今天該說今天的了。你們此去，又是到東使門船上去，對也不對？」連吉慶抬手一擦衣襟，露出腰間掛的胡琴，悽然苦笑道：「不仗着這個，昨天那來的兩塊錢呢？今天自然還是老老實實，到東使門船上，不再胡思亂想了。」連大奶奶聽他出言悽楚，自己的話，更不好出口。望望連玉環，見她正站在連吉慶身旁，便囑咐道：「環兒，媽昨晚說的話，你路上去告訴你爸爸，我不說了。你們若是沒事，還是早些回來。」囑咐完畢，也不和連吉慶說甚麼，一扭身軀，進門去了。連吉慶見狀，自己莫知所以，轉而問玉環道：「環兒，你媽有甚麼話，當面不好說，要你告訴我，你快快說出來。」連玉環見母親說了，走出幾步，也是想不起來。遲疑道：「我不知道呀！她說了甚麼，記不甚清了。」連吉慶本是一個心裏悶不住事的人，見連玉環說不記得，他就想回去，詢問大奶奶的究竟。笑道：「如此我們回去，問問她要說甚麼。」一語未畢，連玉環忽然容顏一霽，拍着兩隻手，笑道：「爸爸不用回去問，我想起來了。」欲知連大奶奶說的甚麼話，請閱下回。

## 第二回

### 惆悵有青衫重溫舊夢

### 飄零感翠袖乍試新聲

連吉慶聽了，縮住兩腿不動，回過臉來，皺着兩條眉毛，嘆道：「你們娘兒倆，有話就說罷，搗甚麼鬼？誰說不是一樣呢！」連玉環見父親煩了，喜笑顏開的說道：「爸爸別不願意，我說我說，我們走着說，那是一句不要緊的話。」連吉慶轉回身來，故意默默的走下幾步，彷彿那話無甚緊要，也不再問她了。連玉環出了胡同口外，到大街上，又笑道：「爸爸再也猜不到，我媽還是做着昨天的夢。她原來是見我們昨天兩塊錢，掙的太容易了，希望我們今天再碰到那位田大爺，再掙他幾塊。」說到這中間，順口又將昨天自己回家時，交付連大奶奶一塊錢，連大奶奶問明情由，多方抱怨種種語言，照着學說一回。隨着就笑道：「媽的心眼，也太死了，難道我們離開姓田的，就沒有飯吃，說也好笑，她昨晚在睡覺時，還特別囑咐我，讓我們今天，着意打聽那田大爺的住處，好借着登門叩謝，和他套套交情，你想一個過路客人罷咧，那裏還尋得見他的來踪去跡呢？」說完了，連玉環忍不住，用小花手帕掩着嘴唇，嘖嘖一聲笑了。連吉慶聽她說完，心下恍然，覺得連大奶奶其愚不可及，爲之失笑，說道：「這正是一相情願，老娘們的心理，她看着錢來的容易，想再來個二回，癡心妄想，像田大爺那樣的好人，以後恐怕不易碰見了。」連玉環見父親認爲很對，他就不再提田夢北，祇仰望天空，吸了一口氣，走着笑道：「今天氣候太好了，或者兩塊不撈，二三毛還好辦，快點走罷。」連吉慶走出東直門了，看見那河邊停泊，寥寥無幾的船隻，心頭忽然一動，失聲笑了起來道：「有了有了，這真是聰明一世，朦朧一時了。我爸爸今天沒有吃酒，怎麼顛三倒四，想不起來？」連玉環的心頭也自思潮湧，一刻想着那田夢北堂堂一表人物，言語又復藹然可親，不易多得，一刻又想着母親癡思妄想，愚昧得好笑，陡聽得連吉慶一

笑，反倒一驚。忙問道：「爸爸笑甚麼？想起甚麼來了？」連吉慶此時眉飛色舞，精神百倍，抬手一指那船隻，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知道甚麼，爸爸由這些船上想起來了，昨天那田大爺二位，坐上王老好的船，那河邊幾個船夫，不是說過，他們搶不上生意，是因為那田大爺二人，是王老好的熟客人麼？我們若想訪問田大爺的住所，這正是一條好線索。王老好既和他們廝熟，當然知道他們的踪跡。這不是現現成，一個好門路？」連玉環見連吉慶與自己大有同感，這半天所想，還脫不開田夢北，不由也笑了。說道：「爸爸，真難為你，你原來也做着昨天的夢，妄想人家，找着人家，又怎麼樣，還能覘着臉，再朝人家要兩塊？」連吉慶聽女兒說的大是不堪，他哈哈的轉又笑道：「環兒，你太瞧不起爸爸了。難道爸爸真個馬瘦毛長，人貧志短了？我不是因為別的，祇感覺着他的誠摯態度，令人可敬，我現在想找那樣一個朋友，大概還沒有咧。」連玉環一聽，果然父親自從攔下差使，親疏友淡，真還沒有一個闊人，想和他交朋友，也笑道：「爸爸昨天和他談得對勁，有我在旁邊燒刀子，沒有多喝，大約不過癮，找着人家，日後就算有了不用花錢的酒友了。」連吉慶見她嘲笑自己，祇笑着不响，不過他想起一條線索，當真是精神充足，走的也快了。順着河沿往南，不到半點多鐘，仍照每天一樣，來到東便門。連玉環迎合父親心理，緊走幾步道：「看看，王老好船下去沒有？我們先找上他，問田大爺要緊。」這事如何重要，連吉慶當然不會忘却，跟着女兒上碼頭，順眼望去，不覺有些失望。原來那碼頭下，一連停泊三四隻遊船，沒有一隻上面有王老好的影子，他們父子二人，今天竟然一個也不露面。連玉環先啣了一聲道：「王大爺船沒在這裏，大概是下去了。」連吉慶仍不死心，望着那幾隻船上，拱手笑道：「諸位老哥們，今天可有生意做？王大爺船下去了麼？」那幾隻船上，有一隻載着寥若晨星的幾位遊客，船夫們祇待着湊上人，數開船。連吉慶一問，那愛說話的張家第二，滋着一嘴黑鬍，哈哈笑道：「連大爺，這可算問着了，誰不知道，你

們都肥了。你們昨天造化，遇着一位不常出門的雛兒，老好一迎一送，掙了四塊大洋不說。聽說你連大爺也沾了兩大塊的光，你先說多會請客罷。」連吉慶見張家第二取笑，自己陪笑，向他敷衍：「凡事瞞不了二爺，請客是必須的，這個東道，我要和王大爺集股，算我們二人合股請客罷。」張家第二吸了一口旱煙，把煙袋扣出殘灰，聳着肩頭，笑了笑道：「你想找老好麼？那可難了，人家這會早到了通州咧。老好也是想開了，那們大歲數，活一天賺一天，錢是白來的，存起來不如花了痛快。他掙到四塊錢，連一夏天的積儲，手裏也有個二十來塊，帶着小東，住姑奶奶家，逛通州去了。」連吉慶打聽出來，王老好却是不在，已然到了通州，他頓覺百分失望，把腳躁了一躁，搖頭道：「完了！我本來今天想找他，誰知這樣巧法，他竟然跑到通州，這不是活該麼？」那張家第二也是好說閒話，好管閒事的人，見吉慶打聽王老好一定有事，就別起旱煙袋，笑道：「你們也是活該有甚麼話，昨天說多少不行，偏要今天，到底你找他幹麼？要緊不要緊？」連吉慶曉得那田大爺，祇有一個王老好相識，問他們也問不出來處，敗興之餘，甚麼話也不說了。倒是那連玉環，還想着問出萬一，她插言笑道：「這位張二爺，我們找王大爺，也沒甚麼要緊事，祇向他打聽兩個人——昨天坐他船的那二位客人，他是不是認識？我們就是問問他們的住處。」張家第二一聽是那二位客人，他也是慧心巧思，明白了大半，拈一拈黑鬚，微微笑道：「那樣的客人，可是十年九不遇，我們幹了這多年，尚未碰到那等開通的。老好和他們，也彷彿浮皮摳癢的熟人，誰又知道他們的住處呢？」說完，他的笑容，尚未消失。那邊忽喊聲：「開船啦！張老二快來，隨這船下去。」張家第二不顧說話，答應一聲，站起來緊緊腰帶，一跳就到那邊船上。那邊船上又添上幾位客人，船夫已去解那縴繩，即時就要開行了。連玉環問不出來，看光景是無從打探，祇得看着連吉慶道：「爸爸開船了，我們快上去，應酬我們的生意罷。」連吉慶忙忙的，摘下腰間的胡琴套，一笑解嘲。

道：「對了，我們還是說我們的，幹我們的買賣要緊。」說罷拿着胡琴，和連玉環走上那隻船，趁着一箇風順，船離河岸，仍舊幹他們鬻唱的買賣去了。這一天，借了天氣朗晴的光，果然上下走了兩個來回，銅元毛錢票，零零碎碎，掙到五六毛錢。天色垂暮，又走回家裏來。那連大奶奶却不像往日，站在板門外癡望，祇有幾個小孩子，依然在門外拾煤渣。連玉環當先走到家門，一跳進去，照例叫兩聲：「媽媽！我們回來了，飯做得了麼？」却不防眼皮一抬，那院裏就站着一個人，粗聲大氣的笑哈哈的道：「連大姑娘你回來了，連大哥呢，在後頭啦麼？」連玉環迎頭就是一呆，但是又一看那人，原來却是那昨天的醉鬼張七。他不知如何，今天忽然穿上了一件灰布長衫，規規矩矩的，來得甚是堂皇。連大奶奶也站在旁邊，笑道：「環兒！你回來的，好，七爺找你爸爸來了，讓他進屋坐，他祇是不肯，正要走咧。」連玉環豈是料到他來，不管怎樣，人家也是到了自己的家，祇好低聲一笑，作爲招呼。說道：「七爺來了，您怎麼不進屋裏坐呢？我爸爸也來了。」張七尙要說時，那連吉慶就進來了，忽又看見張七，也是意想不到，臉上轉出一些喜容。笑道：「哦！七爺怎麼晚上來了，我早起等了您半天，以爲你不來，噫！真不失信。屋裏坐，屋裏坐。」連大奶奶見連吉慶也進來，她就笑道：「對啦！你幫着讓七爺家裏沒有人，他祇是不肯進屋。」那張七看是連吉慶回來，也拂了一拂身上的長衫，抱拳作勢，像是很文明的模樣。笑道：「連老大，早起太對不起了，給人家管一樁閒事，今早天寶樓後堂見面，昨天酒後定約，把它忘下，臨時想起來，業已遲了。簡斷截說，您的事情是成了，每天早八點到下午四點，是伺候學生的時候，您一個人管兩個講堂，每月工資十塊錢，並且那裏不叫聽差，另有個文雅名詞，叫做校役。」連吉慶悵悵歸來，本是滿懷失望，今番讓張七一說，他真是喜出望外，笑得一臉的瘦肉，都聳聳起來，手足無措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說道：「七爺，您真罷了，我這方面沒問題，全憑七爺賞飯吃，就是這樣辦。七爺，您到屋裏喝碗茶，歇歇再走。」

那張七報告完了正事，却又不多逗留，把手高高舉起來，又低低放下去。笑道：「連大爺，我是自家人，幾十回多叨光了，最在乎這一天。我另外有事，明天早八點鐘，請你到後胡同張王府，我在那邊，我們再聽人家的吩咐。今天又打攪了。」說罷，他用手撩起長衫衣襟，一步三搖的，居然文僞僞的走出去了。連吉慶聽着囑咐，連連答應。又忙着追出來道：「七爺怎麼這樣客氣，真是茶水不擾，多有慢待，就那麼辦。明天不見不散罷。」說着追出來，再看那醉鬼張七，穿着一件長衫，步履飄灑的，業已走遠了。連吉慶悵望久之，始才把右手握成拳頭，朝左手掌上一拍，彷彿出了口怨氣般，渾身鬆快。自言自語的笑道：「瞎，看不出他這般下三濫，倒是一個朋友，我姓連的有眼無珠，竟爾識不得真正朋友，怪不得不走運了。」那連大奶奶也跟出來，站在門檻內，看着張七走去。連大奶奶一挑大姆指，祇剩了笑。說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我平常祇聽你說，並沒有看見，今天算是看見那位張七爺了；血心熱胆，真是可佩得啦！你們爺兒倆出去一天，你也餓了，進來吃飯。我剛剛做得，七爺就進來了。」連吉慶聽見連大奶奶笑，他把頭回過來，眉頭微微一皺，又走進院裏，哼了聲道：「這不結啦，也洗出人家乾淨來了，我們可再不要狗眼看人低，瞧不起人了。七爺這樣人，才算好朋友。」連大奶奶知道他此刻，一心都是得意，看在未來的洋錢上，隨他狗眼人眼的亂說，裝做未聞，祇拉着連玉環，說道：「環兒！你幫我，去把飯打點起來，我們有甚麼話，吃着飯再說。」說着，把連玉環拉到一邊，借着打點晚飯爲由，暗地問她道：「你們今天出去怎樣，碰見那位田大爺了麼？」連玉環見母親還惦記着田大爺，她轉覺太可笑，搖搖頭，兩手弄着衣襟，說道：「我原說過，過路客人那裏靠得住，不但碰不見他，連住址都打聽不出來，我們豈不是徒勞一問？」因把今天的經過，又爲她說上一遍。那連大奶奶祇得把那條心放下，暫時絕望了。笑道：「可也是呢，靠着誰，也不如靠自己。你爸爸大小有個事，終比幹那個強。我們別再想那田大爺，就盼着你爸爸罷。」連玉環

也笑了，幫同連大奶奶打點上晚飯，連大奶奶曉得連吉慶正在高興，喜喜歡歡的，把飯吃了。連吉慶今天沒有吃飯，老早的就安頓着睡覺。第二天太陽老高，是辰牌時分了，他慌着忙着，披上那件布衫，就去後胡同張王府，應那張七爺之約。家裏乘下連大奶奶母女，早起沒事可幹，左不還是預備早飯，一切準備妥當，連吉慶一去不轉，大晌午不見他來。連大奶奶母女不耐多等，祇可先把菜飯分出一半，她們自己吃了。母女二人又收拾一遍傢伙，那天色不早，正是每天出去買唱的時候。連玉環尙未忘舊，照例去把那胡琴絲加以整理，收入布袋，每天是交給父親，今天無人可交，却擺在桌上。笑道：「爸爸怎麼還不來？今天又是一個好天氣，莫非就不到那二間去了麼？」連大奶奶瞧她擺弄那胡琴，心裏就是暗笑，走過來放在一隻破書架上，拿張舊報紙一蓋。笑道：「算啦！環兒，爸爸有了好事，這東西沒用，你也不必出去拋頭露面，賣那二竇西皮去了，乖乖的在家裏跟媽過日子罷。」連玉環也是睹物忘形，說出那樣可笑的小孩話，見胡琴給連大奶奶收去，她索性躺在床上，拿過一張舊報亂看。說道：「對了！爸爸既有了事做，我就身不動，膀不搖，當那現成成的大小姐了。」說完了，她眼睛看報，嘴裏却仍不忘舊。「龍的東，的東龍，東龍的，」喉嚨學着拉胡琴，曼聲低唱着。「兒的父，去投軍，無音信。」一段汾河灣的西皮原板。連大奶奶也拿着活計，一針一針的去，聽着她唱戲解悶。耗到太陽平西，連吉慶滿頭大汗的回來了。他的那件灰布長衫，脫去搭在肩頭，祇穿着短袴褂，一身的灰土，進門便抹了一把汗。笑道：「這倒不錯，頭一天上工，先打掃講堂。又道是急來抱佛腳，明天學生就要來上課。今天裏面，已然開始辦公了。」連大奶奶把他等來了，看他累成這樣，連忙放下活計，接過他的長衫，又取一把破布條組成的布擲，把他身上塵灰擲淨。笑道：「喲，你今天就上了工，這也怪不錯。今天不是禮拜麼，明天禮拜一，自然學生要上課了。你的飯在那裏吃的，我們等你到晌午咧！」連吉慶見連大奶奶如此熱列歡迎。

他也甚覺得意。坐下笑道：「吃飯不成問題，自有人家伺候，不用我們花錢。祇是這事來得太急促了，好不容易才把講堂佈置齊全，明天東陽大學即要正式遷過來了。」說時候，他又把小衣兜一掏，嚕嚕又是四五塊雪亮亮的大洋錢，丟在桌上，笑道：「這是人家的慈悲，頭一天上工，給了半月工資，五塊錢，張七爺扣去一塊錢，作爲還他欠的車份錢，我帶回四塊錢來。」連大奶奶又看見了大洋錢，揉了揉眼皮，滿面堆下笑來。將那洋錢捧起，一塊一塊的敲着，由不得笑口大開道：「不是我說，我們真快轉運了，這兩天淨洋錢，就進來了六塊，莫非真是我們受窮，快要受出來，這是半個月的工資，來處不易，千萬可別胡花，留着我慢慢的過日子罷。」連吉慶拿出錢來，交給連大奶奶，即是不想胡花，聽她說了，便笑道：「這正是交你過活，你祇管收着，張七爺扣了我一塊，還車份錢，我才明白了，他給我薦事情，又安知不是看我還不起他的錢，一個通權的辦法。這也是兩相利用，他這個人，真厲害。」連大奶奶把那洋錢一塊一塊的都敲完，收入一舊衣箱，又拿了一隻破銅鎖扣上，聽他批評張七，回身也坐下來，搖頭笑道：「這話不然，張七一月扣留兩塊，總共欠他不足十元，到了四五月，就扣完了你的職業，祇要奸生去幹，却是沒完了。何必怪他厲害，這個年頭兒，沒有厲害關係，誰又肯白幫誰的忙呢？」連吉慶見連大奶奶言之慨然，他也嘆了口氣，點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就勿怪其然，咧也罷過了幾月，姓連的就無債一身輕了。正說着，那炕上的連玉環，聽見連吉慶回轉，她早坐起來了，看見父親又掙回大洋錢，她也微微的笑着，伸了一個懶腰，搭話道：「爸爸，你是掙回錢來了，我却悶在家裏，不能出門一步了。你說我要長此一往，沒有一點事幹，不是要悶死了麼？」連吉慶和大奶奶說話，倒沒有注意女兒，這當兒，見她在炕上坐着，說甚麼悶死，兩眼上下一打量，她又將手托着腮，搖了一搖頭，似是想起甚麼。微微笑道：「環兒，你不要着慌呀！聽着我說，像爲父幹這勞苦生涯，無非權宜之計，誰想給人當一輩子奴才。」



若講發大財的話，將來還要應在你的頭上。環兒！爸爸倒有心讓你在家裏歇歇，無如你生在我這窮苦人家，何曾修來那樣福分？你想每天悶着，也是辦不到的了。」連吉慶這話說得態度不明，連大奶奶聽得怔怔的，不曉他居心何在。連玉環雙手扶着膝頭，眨一眨眼皮也不解，所謂道：「爸爸！你又說這拐彎帶撓脖子的話了，我聽也聽不懂，到底是怎麼一句話，不讓我閒着，我正願意，可是讓我幹那一樁營生，也要我幹得上來，才能夠幹呀？」連大奶奶聽女兒問的正對，她也笑了，說道：「女兒除了會唱兩句，針線活更是稀鬆，學問二字，從小就談不到，白話小報，也看不大下來，祇等着有個合適人家，把她聘去了，你可讓她去幹甚麼？」連吉慶幾句含着骨頭露着肉的話，把她們母女全矇住了。他坐在一張骨牌凳上，那左腿搭在右腿膝蓋上，右脚尖又踩在地上，微微抖上兩三下，哈哈笑道：「對了！女兒真個是一個窮漢家裏，養出來的嬌子，唱幾句二黃，是她的天才，不用我指教，和我耳濡目染，自然會了。我們現在就要利用她這天才，爽性教她有一個成就，今天又是張七爺，勸了我半天，我想開了。如今的年頭兒，正是笑貧不笑賤，女孩子唱戲，趕上運氣來了，再有幾位闊大爺，一吹一捧，認頭花錢，馬上就能夠大紅大紫，大發財源。女兒生來好唱戲，何妨投個名師，索性幹一幹那唱女戲的紅角，現在的雪豔琴，新豔秋，李桂雲，那一個不是天橋大戲棚池子前排每位三十六枚銅元的出身？可是那一個又不大發財源，養尊處優，紅極一時了呢？這都是運氣來了，城牆擋不住呀！」連吉慶侃侃而談，他的意思，已然透出來了。那連玉環聽說讓自己唱戲，她本是求之不得，喜出望外，笑了一臉道：「爸爸真有心讓我唱戲，那太好了。我老早的就有這志向，祇怕爸爸不依罷了。我不是誇口，身體雖是個女的，有朝一日，唱戲唱得紅了，連爸爸帶媽媽，全歸我養活，你們看看我比男孩子怎麼樣？」連吉慶一語不出口，見她本人並無絲毫反對，而且格外高興，就把那搭在右膝蓋上的左腿放下來，舒了一舒筋骨，感極太息道：「這

個年月，但得掙一碗飯吃，甚麼拋頭露臉，都叫做瞎話；也更談不到爸爸吃女兒，女兒吃爸爸了。環兒既肯依從父命，那麼一家三口的生活，就不發愁了。而況我們父女在二閘船上賣唱賣一夏天，似乎身價之低，還不如一個唱大鼓姐的。如此正式唱起戲來，但有成就，也不虧白白受這一夏天辛苦。你的爸爸媽媽沾光，那在後頭咧。一連吉慶說完了，又復連連嘆氣，那表示再也沒有他懇切了。連大奶奶聽他們一唱一合，彷彿就判定女兒的命運，她啞着話裏滋味，在旁笑了兩聲。開言道：「你們父女倒是一條線上的，看事看得這等容易，雪豔琴、新豔秋、李桂雲全中國又有幾個，幾時就能夠大紅大紫，掙上大錢，據我看，別夢想了罷。我聽過人家說，一個坤角，不說別的，祇說那一上台打砲，置買行頭，拜謝老師，宴請友客，就要多少錢。那都不是說說了事，是硬碰硬，上千上萬，板板六十四的大洋錢。我們一文莫名，不要想這窮心思了。你沉下心志，老老實實，明天還是早早起來，當你那碎催去，別這裏瞎吃開胸順氣丸了。」連吉慶初以為她們母女態度一致，連大奶奶也無異議，却不料她勁頭留着，等自己說完，又滔滔的說出話來。那詞鋒的犀利，比刀子還要快上數倍，禁不住安慰她道：「大奶奶，你少說兩句罷！這不是熱鬧家裏，是要辦正事了，唱戲雖要本錢，但它的步驟，可分爲三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以票友資格，在茶樓清唱。這時期，祇是每天在茶樓坐唱一齣探窰，女起解，祭塔之類的唱工戲，茶樓上貼出戲報子去，不說是生意，却和那五城子弟，男票友並列，稱之爲名家閨秀，隨意消遣，這個稱呼，比那天橋大戲棚就高多了，所以也可說是票友時期。從這第一個階段，若是過渡到第二個階段，那就是彩排時期了。講到彩排二字，自然是上台扮演，可也不是正式唱戲，那時問還是不能脫出票友的名義，也祇趕到學校游藝會，或是團體個人的搭桌戲，借幾套行頭，唱兩齣素所熟習，而未能彩唱的戲，暗地裏拿上一塊八毛的黑錢，結果還落一個熱心公益，見義勇爲的名譽。這兩個階段，無非製造名譽，不計小利的時

期。至於要講究賺大錢，那就到了第三階段，這時期便要下海賣唱了。在此過度期間，是全局最困難之一步。失敗成名，在此一舉。祇看你以往蘊含如何，再定你此時的成敗。一朝運氣到來，說不得陡然而紅，全盤勝利。總之，事在人爲，雖說半是天命，可也仗着拚命的精神，不怕事不成，祇怕志不堅。女兒的這副容貌，不是我誇口，扮起來還不致讓一般坤角比下去唱工呢。自然還仗他在隨時鍛鍊，有志不在年高，無志空活百歲。我祇看看年紀輕的人都比我們年紀大的人有起色，或者環兒一唱紅了，我們父母跟着還要走一步老運，也在未知咧。一連大奶奶聽他分階論段，說得層層次次，有條不紊，似是存心已久，她也氣極而笑，望着他們父女，嘿嘿笑道：「這些話都是張七那小子說的麼？他倒是個地理鬼，三教九流，無一不懂，那麼你問他，他家裏也有少婦長女，爲何不一個一個，讓他們去唱戲，好發那大財呢？却祇管在我們女兒身上轉這唱戲的念頭？」連吉慶費去許多話，結果未博得贊許，反招出大奶奶的閒話。他聽了恨恨道：「七爺是好人，人家看我窮得可憐，才給我們想出路，不是他，我今天如何能夠拿回四塊大洋錢來？你這人一向是這脾氣，說的時候，總不甘心情願，假惺惺的作態，及至女兒三十五十的大洋拿回家裏來，你又歡天喜地，無可如何了。」連玉環在旁聽着，父親分階論段的，說的頗有道理，母親的反對，也不過是意氣之爭，真要自己幾十幾十的大洋掙，她也就無話可說，便笑着勸道：「爸爸媽媽，你們二位，先別熱鬧家裏，瞎吵甚麼嘴架，這不過八字沒有一撇，九字沒有一勾，還是靠不住呢。你且聽聽爸爸的意思，究竟要如何，我們商議商議也好。」連大奶奶給連吉慶一提錢，她也軟化了。又聽女兒來勸，就笑了道：「我這事多事，算沒有說，環兒她爸爸，你說罷，不用理我，祇當我是一個木頭人，在此充數完了。」連吉慶見她母女讓自己說，他早知道連大奶奶贊成與否，並無問題，關鍵全在女兒身上。女兒既已芳心可可，別的全可不計，於是又笑道：「環兒，爸爸實話對你說了罷，七爺看

我們可憐，有心幫助我們，他打算給你請一位師父，每天正式說說戲，吊吊嗓子。這師父是誰，就是內行裏有名的青衣孫鳳凰。孫鳳凰現在不行了，當初那名望在梨園行中，比如今的旦祖王瑤卿，都高上幾頭，他刻下退休隱居，不再問世，不過私人用票友名義，在東安市場福興茶樓組織了一所清唱的票房，聯絡不少的男女票友，每日公開演唱，作爲茶餘酒後的消遣。這個人熱心極了，環兒你若拜他爲師的話，福興茶樓唱一唱，那是不成問題。這就自然到了第一階段，那以後的彩排下海，單看你的努力和運氣如何了。環兒，父親覺得七爺實在是我們的貴人，這也是一個絕妙的機會，錯過了，怪可惜。你歲數不小了，自己拿主意罷！」連玉環見父親言辭懇切，巴巴指望着自己，聽完了，她想拒絕，都不忍開口。更何況是起心裏贊同，決不思索的，就答應了。笑道：「爸爸，看着辦，我是一個愛唱戲的，聽見唱戲，自然沒有不高興，爸爸不必問我，我是沒有問題的呀！」連吉慶等的就是她這句痛快話，見她說了，他把右手握成拳頭，又往左手掌上一拍，極其決斷的說道：「幹！就是這個主意，拜師的用費，以及一切的錢，此時都有七爺橫在前面，記我們一筆帳，日後我們有了起色，當然奉還他就是。別的不用講，祇瞧你的運氣了！」連玉環看父親興奮，且聽說用費有七爺負擔，越加可笑了。笑道：「爸爸就拿定主意，我們父女二人，同心協力的，往前幹罷，但有一絲半毫的成就，全是爸爸的福氣。」連吉慶見女兒說話，格外討人歡喜，他欣慰至極，又不禁一傷心，掉着眼淚，仰面嘆口氣道：「環兒，爸爸潦倒幾年，想不到快到老來，還有這一步女兒的福氣可享，我這裏先謝天謝地了。」連玉環看了，心上悽然，少不得上前勸他，說着好聽的話。那連大奶奶却覺可笑，丟下手裏活計，嚷着道：「做夢的人，你們都醒醒，看看蒸的窩窩頭，不要乾了鍋，半生不熟的，吃下去鬧肚子，有礙衛生，聽見了麼？」她嚷着跑了出去，看院裏房簷下，蒸的一籠窩窩頭去了。那幾家院鄰，隱隱的，也似乎聽見他們搗亂，爲的是唱戲，大家私相竊笑，都說連

大爺想指女兒吃飯，窮出來的見識，連大奶奶獨持異議，晚節可嘉。那其間有一位高大娘，她鶴立雞羣，單單和連吉慶表同情道：「你們不要笑話人，這年月險極了，當年的河東，當年的河西，你們敢保一輩子老有窩窩頭吃麼？哼！你們別是看着人家快發財了，恨自己的老婆，不給你養那樣一個大姑娘，好給你抓錢罷？」那幾家院鄰，多是喜好閒磕牙的老太太們，聽她說了，大家一笑哄堂，免不得又各發議論，拿這事當了談話資料。這些話連大奶奶聽了，真比刀刺心房，還要難過。苦在心裏，祇有隱忍着不響。窩窩頭蒸熟了，她叫出連玉環，幫自己打點，和連吉慶吃過，也不再提唱戲的話，一夜就過去了。次日連吉慶起來，洗了一把臉，就去東陽大學裏任事。那東陽大學校，是私立五大學之一，他們一天要有一千多學生上課，原有的校舍早已不敷應用。這一回購得遜清的張王府，迫不及待，略加繕修，學生就搬過來上課。各方面不接頭的事情甚多，連吉慶所管的兩間大講堂，又都是大學本科一年的新生，跑東跑西的，忙得簡直不可開交。直待八點半鐘，振鈴上課，他滿擬教授們一來，可以沒事了，又誰知那大學校不比中小學認真，教授來不來，全不相干，上課不上課，完全是學生的自由。所以那教授挾着大皮包，已經站在講臺上，兄弟長兄弟短的說話，那學生老爺，還是出出入入，陸續不斷。東喊西叫的，派他拿粉筆，取講義，支使得他團團亂轉。亂了半天，稍稍清閒，却又振鈴下課。那學生們擁着一位教授，一窩蜂出來，四散去踢球運動。講堂內祇有幾個用功學生，仍在整理筆記講義，坐在原來的座位不動。連吉慶進來，擦我黑板上的粉筆字，那幾個學生中的一個，站起來攔阻道：「嘿！聽差，你別擦，我們還沒有抄寫完呢，等一等再擦。」連吉慶就把黑板擦放了，不經心的一眼，看到那學生面上時，却不覺叫出來道：「田大爺！你也是這裏的學生，我這半天，怎麼沒有看見呢？」那學生也並不曾正眼看他，給他叫出來，才看着他，也奇怪道：「這位是連先生，你怎麼也在這裏？」原來這學生不是別人，却是那二閘村

船上的客官田夢北。連吉慶安心找他，並未找到，今番在學校不期而遇，成了一家人，怎麼不歡喜。連忙捱過去，深深的鞠了一躬，紅了紅臉，笑道：「我一看，就是田大爺，絕對沒有錯。我在這裏，當上聽差，沒別的，混一碗飯吃，您多關照。」田夢北給這一躬，鞠得連連還禮，對他又一注視，笑一笑道：「連先生，這也很好，省得出城外賣唱了，令愛也不必每天出城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說完，又覺到把他女兒先提出來，未免唐突，面上微微一紅。連吉慶見他一見面，便提到連玉環，自己頗覺欣幸，站在他面前，垂着一雙手，笑道：「您還提玉環呢，她前天還和我到二開，打聽您的住處。王老好走了，打聽不出來，她很是不快，今天和田大爺見着，好極。以後是自己人，我在這裏當差，你在這裏上學，她呢，也不愁見不着了。」連吉慶得意忘形，見了田夢北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心裏的話，一口氣衝出來。田夢北聽着，也覺着可笑，說道：「好了，我這裏抄筆記，不多會又上課了，下課再和你說罷。」說了他對連吉慶一點頭，坐下去，又抄上他的筆記了。連吉慶一家子把田夢北看成財神爺，這一碰上他，好比整個的元寶滾進門，焉能放鬆半點。又張羅給他倒茶，殷勤不休，一直到聽見上課鈴響，學生紛紛歸坐，他才退出講堂。忙亂中間，還不住轉念頭，細想起來，真個否極泰來，將要轉轉運氣了。雖不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，可是這樣無往不利，似乎也差堪驚異了。看來田夢北先生，着實是自己一個貴人，女兒賣唱，遇着這樣的客人，也正非偶然。由是不免胡思亂想，越想越遠，等他的思想，兜了一個大圈子回來，那位教授在裏面已經講過兩個鐘頭的世界文化史。這是兩堂蟬聯着上課，中間並未下堂，那教授講畢退堂，天色將近午牌，學生們都夾着講義，出去用午飯。連吉慶惦念着田夢北，他又走進講堂，借着擦黑板為名，一見那田夢北，拿着一隻講義夾，還在座上，和幾位同學說話，便抖一抖機靈，笑着招呼道：「田先生，您還沒有走啦，該吃飯了。」田夢北給他這一招呼，也站起來，和那幾位同學作別，笑道：「是的，我要去吃飯了。」說完，他想了一想，

又看着連吉慶一笑。說道：「連先生，你怎麼樣也回去吃飯，我們一塊去，喝兩杯燒刀子罷。」連吉慶砸到田夢北，第一就要得到他一個住址，好回去報告那連大奶奶母女。見他說喝酒，又想起那天醉後的活現形，便笑着遜謝道：「不敢了，我這兩間講堂，還沒有收拾，不完工不能走。幹了這行不能不賣。田大爺，您的住址，告訴給我，改天我帶了環兒，給您請安去。」田夢北見他又問住址，他剛才曾置之不覆，此時不得不說了。乃道：「我就住在離此不遠的太平倉平安里，新遷過去的，那邊是一個半公寓性質的學生宿舍。您說請安，是不敢當的，改日我到府上談罷。」田夢北是隨口一說，連吉慶倒很實在的，也把自己住處說給他。笑道：「田大爺有功夫過去，祇要不嫌我們窮，我們父女是極表歡迎的。卽或田大爺不去，我們也要到平安里拜望。」田夢北笑了一笑，說聲不敢當，和他點點頭，自己走出東陽大學來。那東陽大學新校址張王府，原本是門前冷落車馬稀，死沉沉的毫無生氣。東陽大學這一搬過來，上課下課，車馬薈集，有一千來名學生教授出入，可就顯着熱鬧多多。田夢北出來，洋車夫爭着兜攬生意，問他要車不要。田夢北知道此處離北新橋電車尙遠，剛想雇一輛洋車，拉到電車站，却不防身後有人一拍，接着嘻嘻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您走了麼？」這一聲是南方人，特意學着北平人口氣說話，那南腔北調，說起來異常嬌脆。田夢北吃了一驚，回頭看去，却見那人是一個瘦長條子，穿一件淡青色的絲綢長衫，那長衫剪裁極爲入時，瘦瘦的腰身，大大的開岔，脖頸上三寸來高的一圍硬領，緊緊托着一顆擦滿雪花膏的粉頭，那油亮亮的髮上扣着一頂青紗瓜皮小帽。顧盼之間，透着風韻，撩人十分漂亮。田夢北看罷，認得是同學的周瑤臣，在東陽大學裏，有雄婦人之名，兼會哼幾句，「祇罵得一可恨兒的父。」游藝會時常出台唱戲，又算得一位旦角票友。因笑着道：「我常是誰，原來是瑤臣兄，今天對我改了稱呼，叫起我田大爺來了。」那周瑤臣縮了一縮脖頸，不防那脖頸上的硬領，不容他縮，卡得他滋牙

裂嘴，吸了一口涼氣，笑道：「密斯忒田，你別怪我，甚麼話，我都聽見了。那講堂的校役，和你是甚麼交情，大爺長大爺短的，說着纏綿不盡的鬼話。嘿！你難道是他女兒得意的朋友麼？」田夢北和這位周瑤臣先生，同是由震東公寓遷到平安里的，況且又都是東陽大學的同學，彼此比較熟識，周瑤臣天性愛玩笑，常常拿田夢北開心。今天他當街說笑，田夢北不禁紅了臉，將手一按他的嘴，笑道：「密斯忒周，別玩笑了，街上說了，還成甚麼話。你我一路回去，再講給你聽，這不是稀稀罕兒。」那周瑤臣見他越怕說，他是越拿他取笑，才待一縮脖頸，忽想起脖子上硬領厲害，又照舊伸着不敢動，笑道：「密斯忒田，算了罷，你反穿皮襖，裝甚麼羊，誰不知道現在北平的大學校，校役代管學生拉皮條，介紹姑娘侍夜，那校役的姑娘，定是一位頂刮刮的貨色。和你密斯忒田有一腿，這是瞞不了我的，來，我們到那小飯舖裏，我做一回東道，無論如何，今天也要問出你的所以然來。」田夢北打算回去，吃公寓的包飯，見他儘在街頭，不三不四的亂說，就也委曲求全，隨他進了一家飯舖。那飯舖也是新開張的，門首還掛着幾幅鮮紅的綢緞喜帳，上綴金字，甚麼「財源茂盛」、「利達三江」，一派吉祥言語，舖子裏面，刀勺亂響，熱氣騰騰，並且衣香鬢影，穿梭來往的，還有兩名女子招待，嬌聲呼喊着：「白乾兩壺，一個炸丸子，兩個過油肉。」飯座佔的滿滿的，烘托得火熾非常。周瑤臣帶着田夢北進來，佔了儘角落，一間絕無僅有的單間雅座。田夢北就笑道：「密斯忒周，你真是一個風流人物，上場唱戲，是扮女角，這吃飯問題，也要在有女招待的飯館來吃，無怪乎方才聽我和那姓連的一提有女的，你就一死的往裏來鑽了。」周瑤臣進了這家飯館，他就眉飛色舞，望着那雅座外的女招待，嘴角邊濕濕地，將手亂敲着桌面，喊道：「來個人呀！一號二號，你們都跑到那裏去了。」那外面嬌聲嫩語的，連連應道：「來了，這就去。」周瑤臣才縮縮脖頸，把那脖頸上一排三個小鈕扣，索性解開了，以便脖頸大縮特縮。又轉過臉兒，向着田夢北笑道：



「密斯忒田，我大膽叫你一聲老田，不是我說，對於這些希奇古怪的玩藝，休說你來了不久，即使你是個老北平，也逃不出我小周的眼邊去。告訴你，今天說了真情實話，還則罷了，不說真情實話，哈哈！」周瑤臣才說了一哈哈，田夢北猛然也想起了一齣舊戲來，這正是四郎探母，鐵鏡公主的戲詞，忙把脖頸一掩，也縮將起來。笑道：「不敢，我怕你再說那下邊一句，『哥哥兒，我要你的腦袋使喚。』我說了真情實話就是。」周瑤臣見他湊趣，也哈哈一笑，笑笑未已，那雅座門邊一晃，已走來一個女招待，穿着一件白布套衫，伸手撩下白布門帘，娉娉婷婷的跨進門來，周瑤臣就不顧和田夢北說笑，把眼光轉到那女招待身上，看了一看，忽然笑道：「小劉海，你怎麼跑到這裏來了，誰把你約了來的？」那女招待一隻脚踏進門檻，那另一隻脚，却欠着脚尖，拖在門外。一手掀着門帘，格格笑道：「我當是誰，原來是小周，你甚麼時候鑽進來的，我倒沒有瞧見。我們第一天開張，您這老主顧就來了，真是大吉大利。」說着，眼睛向田夢北一瞟，又將那掀門帘的手放下，掩着嘴唇，身軀移動着過來，微微笑道：「這位先生貴姓，您多關照，我們是初次到這邊來，不周到的，求您包涵罷。」田夢北見這位女招待一個團圓的大臉，滿滿擦着一下雪花膏，真所謂面如銀盆，那嘴唇上更鮮紅鮮紅的，塗了一嘴唇的胭脂。不但此也，眼角眉梢，也用黑墨刷刷得烏黑烏黑。這臉上的化裝，正應了那紅的似紅血，黑的似黑墨，白的似雪，猶似唱戲的角色，罩了一個鬼臉，看了不由得倒抽一口涼氣。笑道：「不要客氣，我姓田，和小周全是好同學，不必講甚麼關照，你貴姓呢？」那女招待聽田夢北問貴姓，她的臉皮一聳，又笑了起來，那臉上的粉，隨那臉皮一聳，似乎往下掉着。所以她臉皮的原來黑黃的肉色，微微透出幾分黑白顏色相映，便好似一個未削皮帶着霜的大東瓜。祇聽他笑道：「原來是田先生，失敬了，你要問我貴姓，我賤姓劉，還是那句話，您多照應。」話言未了，她的一隻手，剛離下嘴唇，就被那邊的周瑤臣拖去了。因之又哎喲了

聲道：「小周，你好損啦！倒是慢慢的來呀！」田夢北看見她如此撒嬌作態，自己祇有可笑。那周瑤臣却拖着她的一隻手，在懷裏攏住，再不放開了。嘻嘻的笑得嘴唇大開道：「密斯忒田，你瞧我們這位貴相知，模樣好壞，尚在第二，你祇聽她這一個外號，就可測知一切了。她外號叫做小劉海，不知是那個缺德的吃飯客人，送給她的。劉海是喜愛金錢的，我們這位女士，也是見錢眼開，最喜愛財帛，祇要你有錢，要如何便如何，有求必應，決無駁回。這也可謂名實相符，小劉海三字，當之無愧了。」田夢北聽罷自己，也恍然明白小劉海的意思，原來如此。不由笑道：「這話有些不通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，沒有利益，誰肯早起晚睡，不見得幹女招待的，才是小劉海。」周瑤臣聽着，果然有理，他才把頭一點，那小劉海就急了。她把那隻手，一下奪回去，往桌上一拍道：「小周，少說廢話罷，嚼你的舌頭，你要甚麼，快快說上來，我給你去要。」周瑤臣故意縮緊了脖頸，祇見他的一顆頭，縮到三寸高的硬領內，祇露着頭上一個瓜皮小帽，在上邊亂動。哈哈笑道：「不說了，再說這位姑娘，不答應，可夠人纏的。我來一個鴛鴦碟，先喝兩杯燒刀子。老田，你來甚麼，請賞下話來。」田夢北看他要吃酒，自己却未便奉陪，祇求吃完了走路，便笑道：「密斯忒周吃酒，我是實事求是，要吃飯了。我學學北方人來，一回麵食，三鮮麵，給我來一大碗，別的不要了。」小劉海聽了她先揚開眉毛，不答應了，說道：「喲，田先生吃飯怎麼不要菜，一碗麵就夠了。」她說着未完，那周瑤臣也不願意起來，說道：「噲，這是從何說起，一碗麵交代差使不行，酒是非吃不可的，我聽得明白，你對那校役，還讓他吃酒怎的，我就不能吃了。」田夢北任他們去說，祇是不肯吃酒，笑道：「我那不過朋友關係，隨便一讓，其實我是一杯不動的。」說時，他覺得來，是自己的，一個大大的錯誤，誰知道小周這般下賤，專門和女招待打戀戀，不該跟他跑來，臉上熱烘烘的，大概是紅了。那小劉海看出他的神色，以為他礙難吃酒，忙代他們從中調停道：「田先生不吃酒，那麼我替田先

生吃，該當多少杯，我一手包辦了。」那位周瑤臣聽說小劉海代表他吃酒，他狠狠的一縮脖頸，嚥下一口吐沫，望了小劉一眼，嘖嘖兩聲道：「乖乖好勁兒，這勁頭全給田先生上了。你把我周先生置之何地呢？」小劉海問完了東西，她旁處尚有飯座，不容他再說，就笑道：「別說了，攔着你的，放着我的，我回來不收拾你。」說完，她撇着一張紅紅的大厚嘴唇，笑了一笑，跑出去了。田夢北不知如何，越看她賣弄風騷，他越覺難過。笑道：「密斯忒周和她是好朋友，怪不得要如此款待，這也是文君常爐，或者是李鳳姐的化身，則密斯忒周又何異於正德天子呢？」正說着，那別的男招待，已經捧進幾碟小菜，兩份匙箸杯碟，擺上桌來。周瑤臣自小劉海出去，他聽着遠遠的，她的嬌脆喉嚨喊着：「白乾兩壺，鴛鴦碟一個，三鮮大麵一碗。」自己出着神，聽田夢北說了，他又想起戲癡來，拿起一根筷箸，敲着小碟，叮噹響着，以作板眼。嘴裏龍東兩聲唱一句：「有孤王，坐至在梅龍鎮，哈哈，好一個酒大姐呀！」的梅龍鎮的感詞，又笑道：「密斯忒田這一會有功夫了，趁她去要菜的當兒，你講給我聽，那校役的女兒，與你倒是怎樣一段因緣，不要瞞我了。」田夢北來到這飯館，不論花錢多少，人家是做了東道，再教人家問，似是問心不安，而况告訴他，也無大影響，自己又未具何等野心，何必保守祕密，便也想開了一，下全告訴他聽，原原本本，述說完了過去，又補充着說：「密斯忒周請想，我們也祇於一兩面之交，情感是談不到，不過我這人是隨遇而安的，覺得這一個人窮，不是他的包涵，我們要知道，他的境遇，是極其可憐了。」周瑤臣的注視中心，是在那連吉慶的女兒，見他答非所問，竟以連吉慶來搪塞，大不滿意道：「密斯忒田，你這樣的滑頭，少在我面前來使，聽見了麼？那連吉慶多麼可憐，我都不問，我問的是那連玉環，她今年芳齡，何若姿色幾分，有沒有這酒大姐好？」田夢北見他的注意點專在那連玉環身上，禁不住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她是一個小家碧玉，長的也不見得好，祇不過稍具姿色，年紀看不出來，反正不出二十

歲，那酒大姐似乎還比不得她。」周瑤臣聽得又出着神，怔了半天，把箸拍的往那桌上一擡，笑道：「小家碧玉，乖乖龍東，好一個俏皮的名詞，明天見着那連吉慶，非到他家看看不可。花多少錢不在乎，我倒要見識見識。」田夢北聽說，暗暗好笑，這不是一相情願人家府上，豈能隨你的便？笑道：「你的事我不干涉，我和他沒有多大交情，祇不過談過一回話而已。」周瑤臣再要說時，那外面小劉海的喉嚨，喊了一聲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小周，這你可不應該，爲甚麼敲起筷子來了？」說着話，已用她的肩膀一斜，掀起半邊白布門帘，牠一轉身，捧着兩壺白乾，一個鴛鴦碟進來。周瑤臣把那筷子又拾起來，望了望她，恨道：「說着話，你又進來了，誰叫你的？」那小劉海放下酒壺鴛鴦碟，拿起他們面前的酒杯，又撤下衣襟上掖着的一條花綢手帕，細細的擦了一擦，然後滿滿的斟上兩杯酒，笑道：「您不是叫我噉麼？不然，敲杯擊篴，是給誰聽呢？我是給您叫來的呀！」周瑤臣見她錯會了意，也忍不得一笑，由他手裏接過一杯酒，還沒有呷，那小劉海又轉身出去，端了一碗麵來，笑道：「都來了，田先生不吃酒，麵也來了。」說着，那碗熱氣騰騰的三鮮麵，已然捧到田夢北面前。周瑤臣呷一呷酒杯，見了笑道：「你倒喜歡田先生，他不吃酒，你就給他端麵，祇不替我想，這寡酒吃着，有甚麼味兒？」田夢北拾起箸，挑挑那碗三鮮麵，吃了一口道：「密斯忒周，你不是說好了，讓那小劉海替我噉麼？你就讓她陪你吃好了。」那小海聽了他說，果然也舉起那一隻酒杯，拖了一隻椅子，坐在那桌橫頭，笑道：「對啦！我說的陪你吃，先乾了這一杯。」說完，她一揚脖頸，把那杯酒吃了。周瑤臣覺得這樣大口吃酒，非常無味，便笑道：「我不主張這等大吃大喝，我願意豁拳行令，誰耐煩吃這寡酒。」小劉海又滿了一杯酒，放下，把那手向胸前一拍，伸出一個大姆指，嘿，嘿，笑道：「誰怕你小周，你放過手來，咱們先較量三拳。」那周瑤臣果然也放過手去，和她三星五魁六順八馬的豁起拳來了。田夢北的耳根，給他們吵得亂糟糟的，祇好不言不語。

低頭吃他的麵。一碗麵吃了三分之二，趁他們不覺，抄起講義夾來，一手擦足衣衾縫，作爲到廁所的摸樣。閃出鴉座，直到了這飯館門外，才覺得頭上清爽喘了一口氣。一個人回轉學校的閱報休息室，坐下看了一會報。又到了上課鐘點，那周瑤臣不知由飯館出來，奔向何方。這一下午却未露面。翌日晨起，他也未到學校來。那連吉慶却迎着田夢北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告您一件好事，您聽了准喜歡我們的玉環，下禮拜露演了，她定在明天下午六點鐘，在福全館拜師，還要請請田大爺作陪咧！」田夢北乍一聽說，連玉環要露演拜師，他覺得這話來得無由，很是奇突。笑道：「連先生，你們的姑娘，拜的是甚麼師，露演又是甚麼？可是唱戲麼？那可好了。」連吉慶經過這一天，連玉環的演戲的第一階段，他已和醉鬼張七商議好了，見田夢北詳問，他忙將近日眼光轉變的經過，擇要告訴田夢北。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們一家子自從田大爺給了兩塊錢，真算時來運轉，竟遇的是貴人了。那位七爺也是個熱心腸兒，他真幫忙我們父女。田大爺這裏不便說，一會下課，您的午飯不用回去吃了，到我家去談談罷。我們環兒聽見田大爺在東陽大學，也很高興，她的媽媽更想着見見田大爺和你談談話。」田夢北聽他說罷，始明瞭那連玉環要正式唱戲了，他回想着那天船上情景，連玉環果是一個具有藝術天才的女子，也點了點頭道：「連先生，這辦法對的很，你們父女，不如就此爲生，索性幹起來，姑娘的天才極好，那前途大大不可限量。」說完了，他面含笑，神經也甚是振作，想了一想，又笑道：「好罷，連先生，我在吃午飯時節，到府上一談，我再詳細問問。」連吉慶見他不言而喻，已和自己表了同情，當然也是有興。笑道：「田大爺賞光了，到我們那裏，沒有別的一杯苦茶，聊以待客，千萬別嫌慢待。」田夢北見他又來客氣，不免又謙遜幾句，學生來的多了，他也進講堂去上課。到了午飯時候，田夢北收拾起講義筆記，那連吉慶草草料理清楚講堂，他們同道就走到連家來。田夢北是第一次來到北平人的住宅，見那連家左右

穢土污水，隨處傾倒，陣陣惡臭氣味，撲鼻難聞；自己想到此來，倒頗增進知識。祇看見那王府井長安街幾條平整光潔的土瀝青馬路，却不料這裏還有輕易踏不到的另一部分，也可見都市畸形發展的程度。那連吉慶走到家門——大雜院的門，白天是永遠開着，用不着剝啄——側身讓着田夢北進院。說道：「田大爺，您請罷，到了。」田夢北不暇細看，謙讓着進來，再一看這院裏，四面七八間房，建築粗糙，不甚講求，紙糊的門窗，皆已破舊。院中水缸煤筐，紛然雜陳，東跑西飛的，還有幾隻又肥又大的油鷄，在那一叢老玉米秧子和野茉莉花堆裏，穿來穿去，嗚嗚的亂叫。這種種點綴，都十足暴露出北平下級社會家庭居處的雜亂無章，不是平常夢想得到。田夢北腳踏到了，看着自然處處新鮮，不是有連吉慶領導，那裏能看見北平的民間文化。那連吉慶讓進他來，嘴裏兀自喊道：「環兒她媽，快叫環兒出來，看看是誰來了，包她想想不到。」那北間屋裏，透出幾聲吱吱的胡琴響，聲音非常微小，問雜着微微的一條逼緊了的喉嚨，在那裏唱的：「猜一猜，駙馬爺袖內機關，莫不是我母后，將你待慢。」連吉慶這一喊，那拉胡琴唱戲的聲音，已然停止了，北房的門開處，一個差不多快四十歲的婦人，穿一件小白汗衫，一條黑布長腳管袴，笑着迎出來道：「環兒她爸爸回來了，我們這裏等着你吃飯，那位孫老板也在這兒，這位是誰？」田夢北看這位婦人，一張不施脂粉的清水臉，年紀和連吉慶彷彿，那眉目之間，又和連玉環一模一樣，便知道是連大奶奶。那連吉慶却已然當場介紹，朝連大奶奶一笑，說道：「環兒還不來，讓她認認有沒有錯，這位就是那位田大爺，今天賞臉，給我請來了。」連大奶奶不用說也知道，她早聽連玉環說了，自己最羨慕他的，如今他來了，怎不歡喜。衝着那洋錢分上，也學起時髦，鞠了一個半截的躬，笑道：「哎呀！這位就是田大爺，我早聽見環兒說，您是一位君子人，快請進來。」說罷，她把那扇門敞開，讓着田夢北進屋。田夢北向連吉慶一讓，側着身軀進門，笑道：「我來了，就是打擾驚動

了連先生府上，連太太不要招待了。」那連大奶奶初次得見田夢北，見他是一弱冠書生，文文靜靜，謙謙和和，更眉開眼笑的，不知怎樣是好了。說道：「田大爺可別客套，我們家裏，破破爛爛，站沒有站處，坐沒有坐處。田大爺來了，倒讓您見笑。」田夢北站在屋裏一看，可不是，真個應了她的話，站沒處站，坐沒處坐。那是兩間房，中間有一扇紙紮的隔牆，牆上開着小門，門上掛着一條髒成油灰色的白布帘，微微飄動着，像是剛放下不久。這外間屋的方寸之地，放着一張破舊八仙方桌，兩把破舊太師椅，幾件破箱破櫃。一個角落的高處，還懸空掛起一座竈王龕，龕旁貼着一副紅紙變黃的春聯，寫着是甚麼：「上天言好事，回宮降吉祥。」橫披又是甚麼：「一家之主。」此外那八仙桌上，筆墨紙硯，香油醬油瓶，拉雜擺在一起，地上東西亂放，更是滿目琳琅，甚麼籠籠鐵鍋沙鍋馬勺，一件一件的，猶如佈了一座八陣圖，看了使人好笑。就笑着道：「連太太別說謙虛話了，我和連先生雖屬萍水之交，然而却是情同莫逆，不然，我又何必巴巴的來這一趟？」連大奶奶又鞠了半截躬，謝過田大爺上回的賞錢，才拿開那太師椅上的那一堆破衣服，請田夢北坐了。去掀一掀那內間屋的門帘，笑道：「環兒，你還不出來，田大爺來了，你不出來招待，不怕人家怪罪？」那連玉環今天正和那未磕頭的正式師父孫鳳凰，在屋裏曼聲度曲，研究板眼腔調，連吉慶一喊，她隔窗看見田夢北，早又驚又喜的，告訴母親田夢北來了。這時候她未曾出去，先拿着一塊玻璃鏡，揩揩面上的脂粉，重新化着粧。連大奶奶來叫她放下玻璃鏡，回身就出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來了，少見少見，您好麼？」說着她笑盈盈的，已然點下頭去。那田夢北見她出來，屁股在椅上坐不住，站起來又不好，祇得來一個折中辦法，欠欠屁股，也點頭笑道：「連大姑娘唱的正高興，我來倒把您的清興打斷了。」連玉環見了田夢北，她的一隻手伸入衣兜，正掏着東西，見田夢北說話，笑了笑道：「我正在唱着玩呢，每天在家都是這樣，哼唧唧的。這一來好了，我的戲櫃有地方

過了。」說完了，又是微微一笑。那手由衣兜掏出來却是一打破爛銅元票，往連大奶奶手裏一塞，笑道：「媽，你不用這裏張羅，拿這個買烟捲茶葉。田大爺來了，是很難得的，別讓人家笑我們，連一點烟茶不預備。」連大奶奶接了錢票，連聲答應着出去買東西。田大爺不便相攔，祇得又謙虛幾句。那連吉慶找了一個矮凳，坐在下面，見他們說得對勁，就插言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瞧，我的這個女兒，唱起戲來，還不致紅不起來罷？她也是人，小心大，一聽說唱戲，起心裏高興。這沒有別的，以後田大爺多賞臉賜光，捧他一捧好了。」田大爺見說，這正是談到題目上了。坐着問道：「連先生在學校所說，還嫌不大詳細，連大姑娘這戲是怎樣唱法？在那個戲園出，不知定規了沒有？」連玉環坐定了，看看田大爺的身上，抬了一抬眼皮，把衣襟整一整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我爸爸沒有跟您說清楚，不怪您不知道了，您聽着我說。」說時，不厭求詳，把自己父女計劃步驟，全盤託出，告訴了田大爺。連吉慶容她說完，又插入一口道：「田大爺，您覺得這樣辦，可否如了您的意？您是愛聽她唱的，這樣雖說清唱，可是一天花個一兩毛錢，到福興茶樓，買一壺茶吃，她的戲就聽了。」田大爺見連玉環所說，却不是唱戲，原來祇是在茶樓清唱，也笑着恭維道：「這是用不着捧場，連大姑娘大才小用，唱上幾天，大概就快搭班上台。我屆時必然去一聆雅奏，也用不着託咐了。」連吉慶聽田大爺說着，他又望望連玉環，連玉環也微微笑着，拿手摸弄衣襟，半天她抬頭又笑道：「爸爸，明天的約會，不知告訴了田大爺沒有？」連吉慶看着這一個女兒，不久就可賺錢養親，他的希望比甚麼都大，祇笑得眯眯着眼睛道：「放心罷！田大爺早知道了，明天田大爺早到沒錯，大家熱鬧熱鬧。」田大爺見他們談着的是明天的拜師典禮，也不免搭話道：「是了！明天下午六點鐘，隆福寺街的福全館拜師，令尊已說了。」連玉環坐着，又點了點頭，笑道：「田大爺賞臉，我先謝謝。」田大爺再說聲不客氣，那連玉環盈盈含睇的，看着他，復又感覺無話可說了。田大爺坐了



這一坐，連大奶奶的香烟茶葉，不見買來，那裏問的白布門帘起處，微微看見裏面坐着有人，料是那爲連玉環操琴低唱的師父孫鳳凰，又看看這屋中簡陋情景，儘想到種種不使不宜久坐，便起立道：「好了，我們明天在福全館見面再講，今天打擾半天，連大姑娘請進去休息。」那連玉環雖然無話說了，却不願他走，見他起來了，忙着也站起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可不對，來了飯不擾，茶也不吃一杯了，我媽的東西快買回來了。」田夢北再要說時，那連大奶奶在外應道：「來了！來了！買了買回來咧！」說着走進來，她的兩手拿着的，一包茶葉，一盒小粉包香煙，放在桌上。連吉慶也站着，笑道：「這樣田大爺不必走了，我們待人以誠，田大爺吃一杯茶，吸一支香煙再走罷。」田夢北祇得又坐一坐，等那連大奶奶沏來茶，呷了一口，又吸了半支香煙，始告辭出來。連吉慶一家人，送到家門口外，看着田夢北雇上一輛洋車，坐上走開，他們也走回來。那孫鳳凰却早把那胡琴掖到腰間，一掀白布帘，走出來道：「連大嫂，連大哥，時候到了，外面有個小約會，不得不週旋一下，明天再見。」連吉慶一家人又不免挽留他一番，送着他走了。這兩位客人去後，一家人閒下來，連吉慶自然透着歡喜，忙忙吃了飯，跑回東陽大學，再去幹他的工作，那家中剩下連大奶奶母女二人，飯後無事，少不得談論起田夢北來。連大奶奶言語裏，已透出她內心的含蘊，笑道：「環兒！田大爺這人文文傷傷，一點不粗俗，一望而知道是個南方的學生，我們假使有造化，能夠有這一個……」連大奶奶說道這一個，連玉環的頭漸漸低下去了。連大奶奶想說，看她的神情，也不忍說，便嚇下那下面的兩個字，另起爐灶，笑道：「盼着罷，環兒有一個好婆婆家，我們老夫老妻的棺材本就有了。」連玉環心裏玲瓏剔透，怎不懂得父母的意思，自己想到田夢北二次得見，誠非偶然，或者日後還有多盤桓的時候，真要如了父母的心愿，也未嘗非自己所希求，因此一聽連大奶奶說，她的粉面暈紅着，已然嬌羞不勝，勉強掙出一句話道：「媽的希望太大了，你也不看女兒

的身分模樣配不配，開口就說，教人聽了多笑話。」說完，她一溜煙跑進裏間，睡在那炕上，不說話了。連大奶奶見她做態，知道這也不同等閑，非一言可了，笑了一笑，也不說了。第二天傍晚時分，連吉慶由東陽大學回來，那連玉環已經裝扮好了。她這兩天，有張七爺借來幾個現錢，模模糊糊，也買了幾件衣服鞋襪。夏天女人的衣服簡單，她罩一件印花綢質長身短袖的旗袍，衣岔縫露出兩條裹着肉色絲襪的小腿，再有一雙白帆布高跟鞋一配襯，居然費不到五六元錢，打扮得渾身一新。連吉慶見了，越發眉開眼笑，合不上口。說道：「兒！你這一打扮不要緊，和以先判若二人，那像我們這窮家的兒女，活脫兒的一個大家小姐。真是，人是衣服，馬是鞍。那南方人說的人要衣裳，佛要金裝，更一些也不錯了。」連玉環見父親誇贊，她右照一照鏡子，左照一照鏡子，抿了抿嘴唇，想忍笑，不禁就是滿臉的笑容，說道：「爸爸別說了，我們應當去了。拜師的弟子，不能走在師父客人的後面，讓人家挑眼，說我們失禮。」隨說，她再揮揮撲粉，抹抹嘴唇，走到院裏一站，叫道：「爸爸出來，我們走了。」她這一叫，簡直是向那鄰居們以那身衣服示威，特意讓她們看。那鄰居們隔着窗玻璃，看得自然很清，一個個撇嘴微笑，非常不屑。連吉慶也顧不得許多，草草擦了把臉，急忙追出來道：「我們走了，讓你媽看家，吃了飯就回來，一個拜師罷咧，磕磕頭就完了。」說畢，拉下院裏麻繩上搭的一件新洗的灰布長衫披在身上，扣着鈕扣，和連玉環出去了。連大奶奶見他們父女走了，送他們直到門外，說道：「早去，可也別忘了早回來，我不等你們吃飯了。」看着他們曲曲彎彎，拐角沒了影，縮回身來，想起女兒是一個有志氣的，自從近年事情不好，並未吃過一天閒飯。在家裏，幫着做針線活計，出外去，又要拋頭露面，賣唱船頭，這索性好了，更走一步，正式要唱上戲了。想着不覺，由唱戲上，涉了遐想，哼唧着兩句：「老爹爹清晨起，前去出首。」也彷彿有滋有味，若和符節，同院的高大娘，在院裏拿一把黃米，一灑一灑的，喂那幾隻大油鷄，嘴裏叫

着：「咕咕咕小鷄吃把米，年下宰了你，喂你的小姑娘。」那幾只大油鷄圍着她，亂搶亂啄的，吃那灑下來的黃米，唧唧咕咕的，鬧成一片。連大奶奶看了，笑道：「高大娘幹甚麼？喂小鷄子呢？」高大娘把那把小米，嘩的全撥到地上，眼睛撩一撩她，笑了一聲道：「是呀，小鷄是和人一樣，不喂它會餓，喂飽了她們，年下宰了好吃肉。」連大奶奶聽着，認爲這是一句隨便閑話，祇笑了笑，回頭才要走進自家屋去，那高大娘却忽然笑道：「大奶奶，你等等走，你們玉環姑娘，歡天喜地和爸爸到那裏去了？」連大奶奶見這一問，來得貿然，方才一回頭，不料那旁的屋裏，哄的走出幾個同院居住的鄰居老太太，一個一個七舌八嘴，攙混着搭言道：「高大娘，算了罷。人家唱戲投名師去了，將來唱紅了，自有督軍省長一班大人物，到府上來消遣。你不看今天還沒有拜師，已經有一位年輕輕的小夥子，趕上門來拜望？」高大娘見她們出來接應，她不慌不忙的，接過口去，笑着道：「喲！是麼？這一說，今天來的，是一位捧場的客人了。喝！我們以後出入，須要多多留心，不要頭齊腳不齊，讓人家闖大爺見笑。或者說話不注意，一言之微，還須得罪了那花錢的老爺們咧。」高大娘說完，那一位的老太太，各自噙着一張陰陽怪氣的面孔，嘩的騰笑，這一聲聲的笑，聽進連大奶奶的耳朵，何異那一把把的利刃，直刺入腦髓。自己雖有本事，和丈夫吵架，却無有能力，和這般潑婦爲難。沒奈何，忍着一心的火氣，笑了一聲，裝做充耳無聞的，走進房間裏，偷彈眼淚，再也不肯出來了。那連吉慶帶着連玉環歸來，福全館裏酒闌人散，連大奶奶晚飯却還沒有吃，祇坐在房裏，鼓着腮幫生氣。連吉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進門找着一塊破桌布，先劈頭蓋臉，渾身上下，一拂衣服鞋襪上塵土，笑道：「大奶奶，一切進行順利，我們祇等着禮拜那天，環兒到福興茶樓清唱。今天拜師典禮，七爺請了幾位小報記者參加，明後天的，小報上，必先有關於環兒露演福興茶樓的文字出現，現在唱戲第一就要有人捧環兒，一有小報記者幫忙，更不愁名望起不來，這都是七

爺的力量。」連玉環從父親手裏接過一條桌布，也擰着自己的鞋襪。笑道：「今天請的那幾位，原來是小報記者。那瘦小枯乾，留仁丹鬚子的兩隻賊眼，看我看得出神。若不是在酒席筵前，我真要罵他幾輩子。沒有看見過女人。」連吉慶見她罵起小報館的記者來，那還了得。連忙搶過她的桌布，丟在牆角。笑道：「環兒，隔牆有耳，說話要小心。小報館的朋友，是我們梨園行的靠山，畢竟得罪不得，維持你的人緣要緊。」連玉環這才笑了一笑，坐下，拍着兩條腿，又嘆了口氣。說道：「唱戲還要應酬，討厭極了。媽！我們不在家，你吃的是甚麼？」連大奶奶看見他們回來，祇站起說了聲：「環兒她爸爸，你們回來啦。」此外就沒有甚麼話，不言不語的，低頭張羅她父女茶水，聽見女兒問，始把眉毛一皺，頭一揚道：「我聽閒話，就聽飽了，還吃甚麼飯。我從你們走後，滴水也未入口，氣也氣得肚皮漲飽。」連玉環聽了，莫測高深。那連吉慶更莫知究竟，走進問道：「這話是怎麼說，我們走後，你聽了誰的閒話，有誰來了？」連大奶奶給丈夫問及，牽動愁腸，淚如雨下，哭着訴道：「我是不主張女兒唱戲的，偏是你這殺才，財迷心勝，非唱不可。那鄰居的高大娘。」連大奶奶說話氣粗，連吉慶一聽到高大娘，已知此事不好了。急將手一推，說道：「你且慢慢說來，不要大聲喊嚷，讓她聽了麻煩。高大娘是個母老虎，又是一個二房東，我們惹她不得。」連大奶奶一聽，嚇得也不敢哭了，嗚咽歎氣，低聲把適間高大娘的話，以及幾位老太太說的，轉述一回。飲泣不已道：「你聽聽，這都是她們說的人話。長此以往，我們氣也氣死了。」連吉慶窮了這多年，火氣毫無，涵養甚深，聽了不以爲然，不過置之一笑。那連玉環年紀輕，受不得此等奚落，業已粉面嬌紅，胸膛氣滿，豎起兩道蛾眉，嚷了出來道：「好哇！她們一羣老雜毛，竟敢如此輕視人，把我們看作甚麼了，讓我罵她們一頓去。」話未說畢，連吉慶的一隻手，輕輕伸過來，把她的櫻口一掩，笑道：「環兒！這個年頭兒，養家不鬪氣，鬪氣不養家，不是充光棍好漢子的時代了。你有此火性，用在你的藝

街上，何愁不步四大名旦之後塵，獨樹一幟，大紅大紫，我們那時便典房買地，做起小小的財主，不再住這大雜院。受這些東西的氣了。」連大奶奶說出來，惹得女兒動氣，自己倒頗悔失言，事已如此，多說無益，便也止淚相勸，拉手笑道：「得了！環兒，爸爸媽媽將來的棺材本，全等着朝你要咧，你氣壞了，也是我們的罪孽。」連玉環嘴唇給父親遮住，手也讓母親拉住，暴跳不得，祇可眼含痛淚，說道：「我們賣唱爲生，也不是犯法丟人的事，與他們何干？偏要拿我們開心。我這戲一准唱定了，看她們能奈何我？」連吉慶聽她自己掛着勁，暗暗欣喜着，笑道：「是呀！我們沒有飯吃，問問他們管不管，事不干己莫勞心，她們這叫多此一舉。」連玉環哭了一哭，有父母苦口勸慰，末後落到破涕爲笑，言語如常，這事又揭過去了。果然不到三兩天，那北平小報上，已有了連玉環的名字。其中有一張新日小報，雜俎文藝欄中的一段文字，題目是「遜清名閨連玉環」，將在福興茶樓清唱。尤爲一字一板，把連玉環恭維得天上少有，地下必無，容華絕代，儀態萬方，藝貌雙全，不啻一個女梅蘭芳。最後幾句，尤其加勁狂捧，甚麼：「似此遜清貴胄，色藝雙絕之女票女，非但平市首屈一指，卽全國亦不多見，今竟以清唱之名，出演於東安市場福興茶樓矣。諸君於破費一角錢之茶資，安坐於籐椅中，聆此空前絕後的女票友雅奏之餘，定有「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，那得幾位聞」之嘆。同時對於本報之種種推崇，益將深信無訛，本報素以提倡藝術爲前提，殊不忍使讀者交臂失之，故不惜爲文介紹，不可作普通捧角文字一例看也。」連吉慶發現這張小報，拿着便來給連玉環看，道：「環兒，今天那幾張小報登的捧場文章，你大概已然看見，這裏有一張新日小報，一篇「遜清名閨連玉環將在福興茶樓清唱」的大文，把你捧成甚麼似的，你自己看一看，也明白其中的意思麼？」連玉環本來不會深造，僅僅略識之無，早晨的幾張小報，已看得頭昏眼花，甚麼「翠袖飄零鬢歌平市」，又甚麼「檀板紅牙，不過聊以自遣，非池中物也。」文文

傷傷的，似懂而不甚懂。這時見父親又拿報來讓自己看，就皺眉笑道：「爸爸，別讓我看了，那些位先生的大文章，我看不很明白。爸爸又拿了來，我又要和它搗半天亂，一個字一個字的數。」連吉慶將那張小報的大文章，捧得高高的，指給她看道：「你自己瞧別的不認識，那連玉環三個字，是你的大名，難道還認不得。你祇看今天各樣小報上，祇那連玉環三個字，算起來就有多少？」連玉環把那文章略略一看，果然又看見幾個「連玉環」笑道：「不用看了，反正不少，這篇是誰作的，有名字沒有？」連吉慶給她又提醒起來，趕緊再看標題下的署名，赫然就是「癡公」二字，急將手一拍，那張報飄飄飄，掉在地上，笑道：「這是胡癡公的手筆，說給你一定要笑，就是拜師那天，多看你幾眼，惹你犯了毛咕的小鬍子。你想，他若看你一眼，寫一篇這樣錦繡文章，倘一天看一眼，豈不新日小報，一天有一篇捧你的文字，我們的名聲，自是仰仗於他了。」連玉環雖討厭那小鬍子胡癡公，可是聽這一說，一張報上有幾個「連玉環」，每份小報日銷何止數千，而一份報又不限定幾個人來看，那聲名傳播得也很可觀了。便笑道：「這樣說來，胡癡公豈但不能得罪？日後尤應多看他兩眼，好讓他多寫出幾篇捧我的文章出來。」連吉慶撫掌笑道：「環兒能明白這宗道理，爲父的，一番心，就不算白費了。」連玉環也笑了，再拾起那張小報來，一字一字，往下詳細閱看了。那連大奶奶站在旁邊，聽他們父女討論報上的文章，自己不便插口，這當兒才過來，抖開一件印花綢質長旗袍，笑道：「環兒，你試試這件衣服合式麼？後天就穿了。」連玉環見是母親給自己做得出臺的行頭，也便拋開報紙，伸袖試了一試，腰間袖口，不免挑出幾點毛病，笑道：「媽，你老是死心眼，看現在街上的年輕姑娘，那有穿這長袖口的，這腰身太肥，領子也窄了。」連大奶奶等她穿上看看，依着她的意思，不敢駁回，唯唯應命道：「環兒說的，對我給你一一改過來。好在還有一天限，後天准教你穿上了。」連玉環見母親全以自己爲依歸，不敢

自作聰明，覺着值得驕傲，笑了一笑，脫下來不說了。常言道得好，有話卽長，無話卽短。連吉慶一家的命運，完全交代到連玉環身上，每日哄逗着她喜喜歡歡的，光陰過得更快了。禮拜那天，連吉慶學校的工作，沾了學生的光，隨着他們休息一日。上午孫鳳凰來，吊吊連玉環的嗓子，笑道：「罷了今天的嗓子在家，萬幸萬幸，這頭一天打砲，雖是清唱，也正不可輕視，成名失敗，在此一舉。」隨後又誠懇的告訴連玉環幾個唱戲絕竅，囑咐她穩住心神，不可來一個上場昏，誤却大事。連玉環把頭一昂，很氣他如此小心，說道：「我在船上也是幾十位船客，怎麼能唱呢？師父不必瞎耽心，決沒有錯。」孫鳳凰笑着走了。那連玉環到了下午，換上新做成的旗袍，皮鞋刷上油，擦得黑亮亮地，絲襪也換了新的，笑道：「爸爸我們走哇，別耗着了。」那連吉慶也笑着，腰裏掖上一把胡琴，隨她出門。連大奶奶又送着他們到門外，父女兩人到得東安市場，走路就耗去一小時光景。那福興樓的男女茶客，早已望眼欲穿，孫鳳凰在樓梯下迎着他們，笑道：「我的老爺天，你們可來了。」連玉環老遠的，已看見樓梯旁的欄杆下貼着紅紙金字，寫着甚麼五城子弟，每日消遣西皮二簧。另有一張洒金大字，却是自己的名字，上面冠着「名門閨秀」字樣，看了滿心歡喜，笑道：「師父怎麼着，我們來晚了麼？」孫鳳凰抹着一脖子的汗，笑道：「那裏的話，早却不早，不過你今天第一天露戲碼，排在第五個，倒數第二，算的壓軸，那到沒有甚麼。配角老生何笑塵，你們先要對對詞，他怕臨時抓瞎，直催我看你們來。」連玉環一聽，才明白了，耳邊聽那樓上鑼鼓響亮，弦索朗當，唱得十分熱鬧，便邁步往樓上走去。道：「師父不用看我了，我們這不是來了？我說雇洋車，爸爸要走，這要誤了大事，多麼不得勁。」孫鳳凰看她上樓，忙又一讓，連吉慶，連吉慶也走上樓來，笑道：「都是我的不好了，孫師父，今天甚麼戲碼，我們還不知道，這不商量好了行麼？留神這一砲不響。」孫鳳凰拍着他的肩，隨他們上了樓，笑道：「連大哥，好教你放心，我早和徒弟說好，一切

做工唱工，全學得滾瓜爛熟咧。他們說着話，那連玉環首先上得樓來，一看那茶樓，烏煙瘴氣，一切均是素所未見，不覺一怔，站住才一猶豫，斜刺裏忽飛來兩片瓜子皮，有人喊道：「好麼！」接着劈劈拍拍，鼓起一陣掌來。欲知這茶樓是何景象，何人喝采敲掌，請閱下回。

### 第三回 蜜意在花箋口脂作印 絲情纏雪臂玉爪留痕

原來連玉環祇聽見說，那茶樓清唱，是如何的好，及至上樓一看，還沒有唱，就已大失所望。祇見那福興茶樓，面積並不甚大，約莫有三四間屋宇，寬窄，一樓氤氳，充滿刺鼻的香烟氣味。細一辨別，才看出樓板上擺設，皆是籐椅籐桌，每張籐桌上，差不多坐着人。烏煙瘴氣，話聲不絕。另一角落，卻搭起一張木板台，其形頗爲窄小，看着好像學堂教員站的講台，上面很熱鬧，迎頭一張小木桌，桌上陳設簡單，祇有兩盞不點蠟的玻璃燈，中間一座戲圭，上列幾支牙籤，爲的書寫戲名。桌後坐着立着，就在那半邊木台上，佔據了一大羣人。甚麼拉胡琴的，拉二胡的，打鼓的，敲鑼的，彈月琴南弦的，一切文場面，俱都擁擠一處。此外又有兩個坐在桌橫頭的，却是唱戲的主角，那時一陣金鼓敲過，主角之一正在直着脖頸，瞪着眼睛，隨着胡琴南弦月琴唱的是甚麼：「歎雙親，不由人，珠淚雙拋。」一段西皮快三眼。玻璃燈上貼着一張紅紙條，寫的黑字是：「南陽關。」這主角不消說，就是那位劇中人伍雲召，而那木板台呢，就是一座戲台了。連玉環看了，真是聞名勝似見面，見面不如聞名，所謂茶樓原來如此，豈不大失所望。才在這一怔之間，不料斜刺裏忽飛來兩片瓜子皮，滴溜溜打在臉上，輕飄飄的，落在地板上，隨着又有人喊道：「好麼！連玉環小姐露啦！」劈劈拍拍的鼓起一陣掌來。連玉環處在這種囂張的環境，素未習見，簡直受寵若驚了。抬手摸摸臉皮，那瓜子皮沒有多大分量，打得倒



也不痛不癢。回頭叫着爸爸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？誰用瓜子打我，這麼討厭。」那連吉慶和孫鳳凰走上來，正立在連玉環身後聽她罵人，連吉慶便當前制止道：「環兒，別罵人，這是歡迎你呢。走，我們後台去了。」那孫鳳凰也笑道：「徒弟別急呀，這一砲就算有一半響了。跟我後台去。」連玉環才明白這就是所謂歡迎，一砲響了一半，那一半還不知如何響法。聽說有後台看着這區區小茶樓，倒不勝稀罕，祇得笑了一聲道：「這原來是歡迎。哼！我謝謝了。」那連吉慶孫鳳凰帶她走出一排藤椅去，果然到了那戲台後的一塊藍布門帘旁，掀起半邊，那布帘上又有一張紅紙條又寫的甚麼：「後台重地，閑人免進。」連玉環邁步進去，一瞧，更好了，這所謂後台，原來也祇有方寸之地。七歪八斜，放幾張破舊桌椅，坐着幾個衣服襤褸，鳩形鵠面，告化子似的票友，已經塞得滿滿，無容置足。不禁又一縮腿，說道：「師父，這裏就是後台麼？」那孫鳳凰讓着連玉環進來，自然就把連玉環擠進來了，笑道：「不錯，這裏正是後台，請你隨便坐坐。」說着，眼珠一彈，向那幾個窮票友道：「你們去找何笑塵，叫他來對戲詞，連大姑娘來了。」那幾個票友，非常聽他使喚，大家起來讓坐，並有一個起身外出，隨走隨說道：「何老板到前台聽唱去了，我找他回來。」那幾個票友也各自散開去，到戲台上，或是出去。連玉環坐下了，東瞧西望，總覺得這茶樓不是甚麼名貴之地，再掀起藍布帘，朝外一張，祇見那些茶座，都也不是甚麼高貴的客官，多數類似買賣人和商店的小夥計。一對一對的眼光，賊灼灼的，似乎也正望着這門帘。登時而上一紅，一陣不好意思，放下門帘，望一眼連吉慶，皺皺眉頭道：「爸爸，這裏不見得怎麼清雅，那些人的眼睛，都看着我咧。我也不知怎的，進來祇覺得心裏太亂。」連吉慶曉得她的心思太高，看了這裏，未能中意，忙低笑道：「環兒，這裏唱出章程來，可就好了，你別看不起這小小地方，有名的後起男角，鬚生奚嘯伯，青衣關麗卿，全是由這裏路過而出名的，你這一來，以一女子而得名，可就開出一個新咧了。」連玉

環坐着，聽着說的好，看着雖不大信，祇也得罷了。連吉慶又和孫鳳凰倒來三杯茶，讓連玉環吃。那藍布帘起處，進來不是那唱坐的主角何笑塵，却是一個黑瘦黑瘦的小鬍子，雙手捧着一張四開小報，鞠躬而入。打着一口的純京腔，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連大爺，孫老板，您三位都來啦。」連玉環一看這人，認得就是在新日小報上，撰文狂捧自己的胡癡公。那連吉慶孫鳳凰早都立招呼，連玉環想他寫文章之不易，也不得不起身。笑道：「這位是胡先生，您才來。」那胡癡公雙手捧着的，就是一張新日小報，衝着連玉環笑道：「大姑娘我捧您的文章，您看過了麼？嘿！這一篇，費勁大了。」連玉環在船上賣藝，已非一日，對於敷衍人的流口，也是素有研究。見他說到文章，便笑道：「看見了，胡先生筆下很漂亮，我拜讀之下，說不出來的佩服。」那胡癡公不慌不忙的，一手拈着小黑鬍，一手遞上那張新日小報去。笑道：「大姑娘再看看這篇文章，這是今天的，比那天的，更漂亮了。」說畢，一手拈着鬍，托着腮微笑，看一看連玉環，得意萬分。連玉環半明白，半胡塗的，又看了一段，隨口稱謝道：「胡先生台愛，我受之有愧，您多捧場，多幫忙。」胡癡公收起那張報，又展開一雙賊亮賊亮的眼睛，笑微微的打量她幾眼。連吉慶孫鳳凰怕連玉環給他看得不耐，不得不搭一句話了。異口同聲道：「胡先生受累了，前台有座麼？這邊坐坐可好。這些話本是輩他的意思，不料那胡癡公興致勃勃，尙不肯罷休，搖了一搖頭，笑道：「座位早有啦！我們今天的朋友，請來有七八位，包了兩張桌，捧場不在乎文字，還要加上實際的捧，才是道地的捧。呵呵！」胡癡公打了一個呵呵，又笑了一笑，連玉環看他討起厭來沒完，早就煩了。幸而那藍布帘又一掀，送進一陣香風，走進一位穿天藍色綢袍的少年，笑道：「孫老板，等急了罷？我是出去解手，剛剛回來。」孫鳳凰看見這少年一來，他也笑了道：「笑塵原來去解手。我想着也是一齣坐宮，若是把四郎跑了，剩個公主，還唱個甚麼勁？」那少年也哈哈一笑，孫鳳凰連忙給連吉慶父女介紹。連吉慶方知

這少年是何笑塵，今天戲碼是坐宮，何笑塵四郎自己女兒玉環的公主，少不得通名道姓之下，說幾句關照包涵的謙恭話，何笑塵笑說不敢介紹到連玉環面前，連玉環就不免正眼看看他，笑道：「才學乍練，師父也沒有教幾天，何老板多指教。」何笑塵自然又說着不敢。大家重新落坐，連玉環看那何笑塵，却是和那幾個落魄的票友大不相同。他原來是一個極其漂亮利落的少年，一張瘦窄窄的臉，微微敷上一層雪花膏，襯着明眸皓齒紅嘴唇，再加上油亮亮的中分髮，絲毫不似唱鬚生的角兒，竟似一個唱青衣的小旦，不覺暗暗稱奇，低下頭去。那何笑塵是一個唱慣了戲的，坐下沒有別的笑道：「連小姐，今天的戲碼孫老板定的是坐宮，我把戲詞對一對，再有一齣女起解，就是我們了。」連玉環看他是一個敷粉塗朱的少年，不知如何坐在這裏，反覺得舉動不甚自然。聽他請對戲詞，才抬頭答道：「好罷，請何老板先說。」那何笑塵便不客氣，將坐宮以前，楊四郎一段白口西皮以及公主「芍藥開牡丹放」一段略去，祇由公主與那傻丫頭對白說起。笑道：「我臨時當一當傻丫頭，連小姐請說罷。」連玉環於是由「丫頭啊！快稟報駙馬，就說咱們娘兒們來了。」白口說起，何笑塵接着說完了傻丫頭的白口，然後又說那楊四郎的白口，「公主回來了。」和連玉環一兜一搭，兩人背書似的念了一遍，把坐宮的場面完畢，校對無訛。那時間就不算早，場上的南陽關早完了。又換上一場女起解，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票友唱甚麼「蘇三出離崆峒縣」一條尖溜溜的喉嚨聽了好不刺耳。轉瞬女起解完場，鑼鼓聲音一緊，重新敲打一陣，那孫鳳鳳拿着一張黃紙條，上寫「坐宮」出去，貼在玻璃燈上，回來一拍連玉環的肩頭，笑道：「徒弟！留點神，這一場是你們了，不管怎麼，這一砲也要響了。何老板唱到「要相逢除非是夢裏團圓」你再上去接口，「丫頭啊！帶路吓！」連玉環才一點頭的功夫，那何笑塵已於場上噹噹敲着小鑼聲中，飄然上台，坐那桌橫頭的左首，台下劈拍鼓了幾聲掌，鑼聲一住，何笑塵就已然

念着：「金井鎖梧桐，長嘆空隨一陣風。」的長引子。引子念過，四句定場讀畢，接着一大段白口，直到「思想起來，好不傷嘆人也。」叫起板來一聲一句的唱，那「楊延暉坐宮院，自思自嘆。」何笑塵生得，雖甚漂亮，唱起戲來，韻調却是蒼老渾厚，拐彎拐角的小巧腔，頗有余叔岩的韻味。連玉環也是一半門裏出身，聽了自是擊節歎服。對那孫鳳凰道：「師父！這位何老板唱得真不壞，您說是不是？」孫鳳凰聽她誇贊配角，自也得意微笑。說道：「怎麼樣，師父給你找的配角，准是不含糊，呱呱叫的角兒，你聽着罷。」連玉環一字一板聽着，聽他唱到毫聲，「夢裏團圓」不覺聽得怔了。還是那孫鳳凰，又拍拍她的肩頭，笑道：「徒弟說呀！頭啊！帶路吓！」連玉環才想起該當自己開口了，便忙着接過口，照樣說了一聲。台下已是掌聲雷動，隨後連玉環也走上木台，坐在桌橫頭的右首，那時琴師的胡琴，已由原板改作搖板，調門不高不矮，正是軟工調。連玉環便拿出一角甜脆可聽的喉嚨，唱起「芍藥開，牡丹放」一來，調門不高，應付裕如，行腔拐角，自然痛快，幾分。因之四句搖板，來得有韻有味，柔媚可聽，台下狂捧者，固居其半，而識騷者，亦不乏其人，不待唱完，已此斷彼續，喝起一個連環大采。直說到幾句白口，零零落落的，還喊好不休。唱至「猜一猜駙馬爺袖內機關。」幾個「莫不是」更是賣弄腔調的機會到了。連玉環便足力氣，全神貫注，那場內每當她起始唱一句，總肅靜無譁，一句將完未完的當兒，就掌聲好聲，喧然鼎沸起來。故此連玉環唱一句，那台下空氣，便盪搖一下。直唱到「懷抱琵琶另向別彈。」一大段完了，還餘力未盡，又博了一個滿堂大采。那一句，「莫不是思故土，意馬心猿。」算是平淡交代過去。何笑塵唱着，「猜透了楊延暉袖內機關。」連吉慶在後台，原是摘下腰間胡琴，慢慢拉扯着，學那場上幾個巧腔。見女兒唱完一段，落忙放下胡琴，倒一杯茶，孫鳳凰體會到他的意思，趨前笑道：「連大爺這一砲，算是響了，我應該慰勞她去，這杯茶交我。」說着，捧了這杯茶，送上台來，放在連玉環眼前，輕輕

笑道：「徒弟，真不虧師父幾天的指點，你這一炮響了，後福無窮咧。那連玉環呷了一口茶，笑笑不語。這當兒台下忽孤孤單單的，有人喊一聲：「好麼。」其聲清脆，觸耳動聽。連玉環放下茶杯，順聲看去，祇見那台下東北角，樓梯門旁，坐着一桌兩位客人，都仰着脖頸，眈眈相望。一位穿淡青綢衫的，不大認識，那位穿着西裝的，却正是田夢北。連玉環看了，心下會意，暗忖：怪不得他不見，原來他縮在一角落，便坐在台上，笑微微的點了點頭，用代招呼，不料田夢北不以為然。那穿淡青綢衫的，却不依了，笑着發一聲喊道：「好麼，連小姐唱得太好了！」這一聲喊，與剛才上樓時的喊聲相同，那孤孤單單的好，看來也是他喊的。連玉環討厭百分，想着田夢北偏和這樣起鬨的怪人合坐，真是丟失身分。想着，眼睛早離開他們，也誠自己接唱了，幾大段流水快板唱完，一場坐宮完了。台下又不免鼓掌喝采，鬧了一氣。連玉環笑着向何笑塵說了句：「謝謝，您多相讓，您多關照。」走下台來。那何笑塵也笑着下來，揩着一頭的汗，熱氣騰騰的，說道：「哎呀！連小姐是不得了一條鐵鑄的喉嚨，那裏唱得過，我是讓你嗑了。」唱戲內行話，二角相爭，失敗的，便謂爲被嗑。連玉環跑到後台，先和連吉慶孫鳳凰說話，聽見何笑塵說嗑，覺得很是榮幸。回一回頭，笑道：「何老板說甚麼太客氣啦！我是不會唱的呀！」正在熱鬧着，那新日小報的胡癡公，又捧着一張小報，笑迷迷的闖進後台來。連連點頭，哈哈笑道：「孺子可教也，不虧我伏案暑撰稿費的一番心思，前途大有可爲。今天一個滿堂紅，是前所僅見，不謂之空前，亦云絕後了。」連玉環看他拱肩縮臂，憨態可掬，也不禁笑道：「胡先生，以後還要你多多捧場咧！這沒有別的，全是大家的力量。」胡癡公拈髯微笑，得意無言，他的頭，一連點了幾點，就算默許了。那邊孫鳳凰悄悄送過一疊毛錢票來，含笑往連吉慶手裏塞過一半，又把那一半，掖在自己腰裏，擠擠眼皮道：「連大哥，你明白罷，今天是六毛錢，咱們二一添作五，每位三毛，往後有多無減，連大爺熬着罷，快有起色了。」連吉

慶收了三毛錢，眼望樓上戲報寫的名門閨秀，倒不由一笑，說道：「好罷，師父多費心，沒有事，我和徒弟，可以回去了。」孫鳳凰把錢支配好了，兩隻手拍了一拍，表示空無所有，又笑道：「那個隨您二位的便，不走，坐在前台空座上聽一聽戲也好。」連吉慶看着台上換演的，乃是一齣法門寺，劉瑾在那裏，正吹氣冒烟，說甚麼「貴兒！咱們爺們，這點威風，夠瞧半天的了罷。」看了無甚趣味，向連玉環一商量，連玉環正嫌這裏人多雜亂，惟恐走之不速，笑道：「爸爸的主意好，不要再坐了，回家幫媽做晚飯咧。」連吉慶聽說做晚飯，由不得失笑道：「環兒，說話要留心，繃繃場面要緊，你現在是名門閨秀了。」連玉環冒昧失言，幸而聲音小，傳播不遠，饒是這樣，還不禁臉一紅，祇笑道：「爸爸，我說走了嘴，我們該回去了。」說罷，等連吉慶她先一挑那藍布門帘出來，這一露面不打緊，那前台又有幾個人，疏疏落落，喝采鼓掌，興奮着神經，走到樓梯下，忽然疾趨而前，閃過一個人，笑道：「連小姐唱的太好了，我們這捧場的，手掌也紅了，嗓子也乾了，連小姐拿甚麼來酬勞我們呢？」連玉環下了樓梯，低頭方要走路，給這人一來，冒冒失失，就吃了一驚，一抬頭看這人，穿着一件淡青綢衫，油頭粉面，打扮非常不老成，一身的脂粉氣，原來正是和田夢北同座，那個喊好的男人。當時連玉環覺他吐語輕薄，不懷好意，祇把眉頭一低，笑了一笑，扭回身見連吉慶也由樓梯上下來，就笑道：「爸爸，我們走罷，不要到別處去了。」連吉慶看見這裏有一個男人面目異常斷熟，還料不到其他，也笑道：「不要到別處，一直回家了，今天的成績也夠得滿意了。」話言未畢，那位橫在面前，已然直接答言，伸出兩隻手，張開一張嘴，笑道：「是囉！一出台，就來了個挑帘紅，還能不滿意，這都是我們捧角家，一雙人生父母養的肉手，和一條銅澆鐵鑄的喉嚨，所得的成就呀。」說畢，他的一張嘴，嘻嘻開，又哈哈笑起來。連吉慶看他來頭不對，祇想不起這是那裏的熟人，便把拳頭一抱，笑道：「這位先生，多多賞臉，我們父女感德不盡，明天請您早到，今天是完

了。」說時，和連玉環一前一後，意思就想走路。焉知那人絕不放鬆，橫着不動，嘻皮笑臉的道：「好大的架子，第一天出台，居然拿起名門閨秀的架子，告訴你們，打聽打聽，東安市場第一樓幾家票房，誰不知道周瑤臣的大名。說好的，怎麼都可以，說壞的，姓周的放出一點樣子，就教你們吃不了，兜着走。你們要識相點。」這話雖是笑着說，那口氣却來得又臭又硬，使人聽了寒膽。連玉環早嚇得一句話不敢說，那連吉慶素有涵養，已知此人抱定尋事的目的，不如給他說好話，莫要無事生非。忙把手又一拱，笑道：「豈敢豈敢！那是爺們的人緣，諸位大爺們的賞賜，我們父女知恩報恩，不敢拿架子，請這位周大爺放高些手，我們就過去了。」說完，更賣一個漂亮，指揮那連玉環道：「環兒！今天捧你的，全是你的叔叔大爺鞠一個躬，謝謝這周大爺的台愛。」連玉環處在這二重壓迫之下，無法又無法了，祇好忍氣吞聲，依言鞠了一躬。那周瑤臣若是個漂亮的，得了這一個台基，也就下去了。無如他今天來勢，並不是如此就過去的，他在人前誇下海口，不容他退縮。又哈哈的笑着道：「好麼！你們以為我姓周的是好相與的，三言兩語，就過去了，嘿！嘿！那是錯翻了眼皮，告訴你們，姓周的這兩天，吃女招待，吃入了迷，幾天不回家，把這事忘了。今天良緣巧合，教我碰見，識時達務的，照對待田大爺的辦法，讓我到你們家，吃吃茶樂一樂。再不然約幾個朋友，么半小牌打一打，即或姓周的差勁，沒那麼大的面子，也要陪陪我，到對門中華球社，打兩台盤球，到東來順，吃吃剛上市的烤涮羊肉。姓周的不爭別的，爭的是這一點小面子。」周瑤臣這總是開門見山，一口氣說了。那連吉慶聽了，却和連玉環面面相覷，做不得聲。半天，連吉慶才看見他的衣襟上，別着一個小圓形的徽章，上面藍色篆字，是「東大」二字。又聽見他提田夢北，知他也是個東陽大學的學生，便笑道：「周大爺既認識田先生，而且又是東陽大學的學生，那更不是外人了。我們來日方長，何在一時。周大爺有話，我們無不聽從。不一定今天，日後但有工夫，無不奉陪。今

天我們父女實在有事。」周瑤臣見他們仍是不識相，把眼一翻。這裏連玉環給他困住，自己滿心氣腦，正自欲哭無淚。忽見樓梯上自己師父孫鳳凰，一脚正走下來，就如同見到救星。忙喊道：「師父！師父！快來！快來！」這時候一鬧，樓下已圍上看熱鬧的人。那周瑤臣越發不依不饒，拍着肚皮道：「你問問東安市場一帶，誰個不知道我周瑤臣，好生陪我打球吃飯完事，否則讓我拿着豬頭，找不着廟門，可別說我姓周的不夠朋友。」那孫鳳凰也就走下來，過來問道：「甚麼事瞎吵？這位是周瑤臣，我們見過不是一次，你不要和我徒弟爲難，她是乍出土的小娃娃，不懂深淺，不可怪罪，有話和我說。」那周瑤臣看見連玉環叫來孫鳳凰，他們常在票房消遣的票友，彼此如何不熟識。冷笑道：「叫師父來，我也不怕。姓孫的，你發出命令，讓你徒弟陪我打一盤台球，給我倒一杯茶，斟一杯酒，萬事俱休。不然的話，姓周的今天張家口的蕪菇泡啦！」孫鳳凰聽這話不對，方在遲吟，那人羣外，忽又一陣亂。前邊幾人喊着：「閃開閃開，七爺來了。」隨後那人羣紛紛倒退，散出一條路，在樓上唱坐宮楊四郎的何笑塵，一馬當前，嚷道：「大家誰也不用說，讓七爺來評評道理，七爺是最講理的。」話剛說完，那醉鬼張七，倒提着一件摺成的灰布長衫，紅頭漲臉，一陣風是的跑來，叫着道：「連大姑娘，誰來欺負咱們爺們？你七叔叔一面承當，讓他小子見見我。」連吉慶父女一瞧，孫鳳凰不是救星，這位七爺一露面，才是真的救星來咧。連玉環先叫得哭出來道：「七爺，七叔，您快來，這性周的小子，他欺負我，他罵我，不讓我們爺兒倆走。」那張七跑進人圈，真是大將軍八面威風，祇嚇得周瑤臣叫聲「啊也！」一顆頭縮進三寸高的硬領，不敢出面，掉頭便走。張七一眼已看見周瑤臣，他那裏肯放，吼一聲，似一隻猛虎般撲將過去。把手伸出來五隻鋼爪似的手指，抓住周瑤臣的硬領，喝道：「你這小子，兔蛋一個，又在這裏滋生事端，來！你和我見你那師父去。」那周瑤臣一見醉鬼張七，恰似老鼠見了貓，逃跑不脫，給他抓住，已像聽候處分的囚



犯半跪半立，在張七手裏，打着墜柁鞦韆，苦苦央求道：「七叔這回又是我錯了，下次再不敢了，七叔高高手，放我過去得啦！」那張七抓住他，任憑他說，祇是不理，轉向那連吉慶父女道：「大爺，姑娘，這小子掏甚麼壞來？你們告訴我，這地方不好講理，我們有地方去說，決不能讓他逃出公道。」連玉環見張七一來，已給自己出了氣，她平白受此侮辱，想想不到，氣得痛定思痛，站着掩面啼哭，說也說不上來，那連吉慶也想多生事，不如少結冤家，何苦一定認真去得罪這種學生中的流氓，祇笑道：「七爺看我們的面子，高高手，讓他過去罷。也沒有別的，這位周大爺，聽玉環唱得好，捧得過了勁，攔着玉環不讓走，要請吃飯。玉環沒有見過這陣仗，嚇得哭了，七爺放他走罷，大家都是我們的朋友，不敢得罪。」那周瑤臣推在張七手下，聽見連吉慶替自己開脫，他羞得滿面通紅，無地自容，連聲央道：「七爺！你何必與我一般見識，我是今天吃了幾杯貓兒粥，說話有些顛三倒四，知道是七叔的朋友，下次的話，再也不敢了。七叔把我當作一個屁，放了我罷。」張七見連吉慶說的，不是甚麼大事，他捉住他沒用，將手一鬆，照他屁股後，拍地踢了一個飛腳，笑道：「這小子沒甚麼起色，別在這裏現眼，滾開一邊，下次再犯到七叔手裏，可別說七叔不地道。就要抽了你的筋，拔了你的骨，這次全看你的師父了。」周瑤臣給這一飛腳，踢得咳嗽，一路跌出這商場去。看熱鬧的人也隨之一闖而散。張七爺抖抖手，穿上那件灰布長衫，朝連吉慶笑道：「連大爺別怕，這小子是攢餡包子，晚出屜，咱們和他論着爺們，以後不管在那邊碰着，一個電話叫我來，就揍他個飽，讓他知道厲害。」連吉慶見張七一到，萬事俱休，周瑤臣落荒逃去，他偕着連玉環，父女向張七謝了，笑道：「七爺的威風，這小子不敢滋毛，若不然，還不知要費多少話。」張七整整灰布長衫衣襟，扣齊了脖頸上的鈕扣，拂了拂身上塵土，笑道：「我也是不知道，多虧我徒弟何笑塵，給我打了一個電話，我的洋車廠，離此本來不遠，那邊到這邊，不是一舉足之勞麼？」連

吉慶自然又千恩萬謝，說了一片好話。張七看那連玉環，雙目低垂，臉上淚影依稀，非常引人愛憐，便換了一張笑臉。問道：「連大姑娘今天怎麼樣？唱的好不好？我也沒有聽見，大概是露臉啦罷。不然這姓周的，焉能夠和你麻煩？」連玉環噙泣一陣，有張七來，怨氣已然出了。祇得拭淚而笑，說道：「七叔叔，多謝你，今天唱的還是不錯，倒是一個滿堂紅。幸虧何老板請了你來，那小子纏着人，一定不讓走開，可惡透了。」說畢，眼睛左右一溜，看見身旁尙站着幾個未散開的閒人，聽着這邊說話，不覺侷促起來，又把頭低下了。那何笑塵站在張七身後，也笑微微的，插口道：「連小姐真是一個老實的人。這樣的流氓，還不罵他幾句？輩他走，連小姐連罵人都不會，就知道瞎着急。」張七看出連玉環的神色不安，又聽他們很合攏，就湊一湊趣，笑道：「得啦罷，連大爺大姑娘都受驚了。來呀！我們都到潤明樓吃頓便飯，作爲是給你們壓驚。」連吉慶父女一聽，七爺要破費，自是沒口子稱謝，笑道：「我們家裏有飯，今天一定回去吃，不敢奉擾的。」那張七是一個直腸漢，說出去最，怕人家不依，見他們推辭，就一手拉了連吉慶，一手推着連玉環，又招呼着何笑塵道：「今天七爺請客，推辭的，我不敢說別的，那就是罵我們家的祖宗，連我的徒弟，大家吃一頓。」張七這一說，連吉慶父女才無所推脫，說着：「七爺太客氣了，我們又要叨擾。」和他們走到潤明樓來，潤明樓是東安市場裏的一家，中常飯館，菜肴純粹，北方風味，少不得，「溜肥腸，燒子蓋，鹿尾，酸辣湯。」吃了一氣，大家分手回家。連玉環今天首次上台，博得一個挑帘紅，當然喜歡，可是那戲終套出來的一幕怪劇，又足使自己減興，兩氣夾攻，便成了啼笑皆非。回家爬在床上，楞可的，變成徐庶進曹營一語不發。那連大奶奶見他們父女回來，都是滿臉紅光，就忙着張羅茶水，笑道：「你們天黑回來，可是又吃了飯？今天唱的是甚麼戲，唱的好不好？」連吉慶坐着歇着，自己打着呵欠，還帶出一股酒氣，笑道：「可不是，唱了一齣坐宮，叫好的不少，不過一樣兒，還兒回來時候，

鬧了一下不痛快。」說着，即將今日的經過，述說給大奶奶聽了。連大奶奶聽罷，大吃一驚，走過這邊來叫道：「環兒！你怎麼了？千萬別氣，有七爺在，我們不致受甚麼欺侮。你是明白的，不可和他們鬪無謂的氣。」連玉環躺在床上，尙未發言，那外邊門環拍拍響了幾響。高大娘扯着一條潑婦喉嚨喊道：「連大奶奶在家麼？來瞧瞧，你們有客來了。」連大奶奶見有人來找，她是個婦道，有連吉慶在家未便出去，嗽一嗽嘴道：「我一個人的連大爺外邊是誰來了，你去看一看，省得我跑腿了。」那連吉慶忙着趕出房門來，那高大娘傳達還不算，更站在迎門，指手畫腳的，向屋裏說道：「連大奶奶來的不是別人哪！快快去迎接，就是那姓田的，上回來過了。」連吉慶猛的一出來，幾乎把她撞倒，跑出來一瞧，正是田夢北站在門外。看見連吉慶出來，忙躬身道：「連先生正好在家，回來了半天麼？我來看看你們來了。」連吉慶這半天不見田夢北，忽見他不速而至，弄得也是一喜，笑道：「田大爺來了，快快屋裏坐，我們回來一會了。」說罷，他已趨前帶路，又向着屋裏道：「環兒出來，田大爺來看你咧！」田夢北走進院裏，他倒異常隨便，到了屋門外，側身和連吉慶一讓，便走進屋來。一面笑道：「連先生今天的事情，實在對不過，讓那姓周的把局幾乎攪了。我和他是一校同學，或者連先生也還認得，今天並不是和他一起，乃是偶爾碰到的，不想他安心不善，竟自胡說亂道，把你們父女氣壞了。」連吉慶讓着田夢北進屋坐下，聽他說着今天的事，又見那裏間的白布門帘，已然放下了，就笑道：「田大爺這是多禮，我們不是田大爺說，還不知道那小子是和你一起的，不過一看見他的徽章，知道他是一個東陽大學的學生而已。好教田大爺放心，這孩子雖然沒有受過這種非禮，經我們勸着，已然恢復常態了。今後再那七爺維持，料想那姓周的，也不敢滋毛，您不信，我叫出她來。」說着，又喊兩聲環兒，說道：「田大爺來了，你不出來見見麼？」叫了幾聲，聽不見連玉環應聲，却隱隱聽着，那連大奶奶啾啾咕咕，和連玉環不知說甚麼。

聲音低小，聽不甚明瞭，心裏疑惑。便讓着田夢北先坐，笑道：「這又是怎麼了？姑娘不出聲，大奶奶也變成木頭人，我進去看看。」田夢北屁股欠了欠，笑道：「連先生請便，我沒有事。」那連吉慶就抬手一掀門帘，邁步進去道：「這是誰說的，平白無故，又放這門帘幹麼？環兒呢，怎麼不出去見那田大爺？」話言未畢，一看那連玉環，她正爬在炕心，曲肱而枕的，嚶嚶噓泣。那連大奶奶伏在她身旁，似乎是勸解，不由一怔道：「這又是怎麼樣了？好好的，爲何哭起來？」連大奶奶見他叫着不算，還要進來而催，她的身軀一挺，坐了起來，那氣就大了。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你還看不出來，姑娘今天受的氣，還算小些？她聽說有人來，那裏肯出去，她拿不出臉來了。」連吉慶見女兒吃飯時，尚不甚掛懷，此刻忽又哭泣，禁不住又搔頭，又頓足，甚麼毛病全來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了，回來了，任事沒有，因何又哭起來？」田大爺是不比別人，出去見見無妨，人家很不放心，是看我們來了。」連玉環爬伏炕上，隨他去說，哭得猶似梨花帶雨，一句話都沒有了。連大奶奶急道：「我一個人，的大爺，你不去，和田大爺說，我去和他說也行，姑娘今天不舒服，和他告個假，明天唱戲時候不是也見得着？」連吉慶再想不答應時，那田夢北已在外間搭話了，笑道：「連先生，連太太，姑娘心裏不高興，那麼就明天見了，我們彼此知交，來看一看，知道姑娘安然歸家，也就放心了。」連吉慶聽他搭言，自己又不顧女兒了，忙着回身跑出來，說道：「田大爺實在要原諒，這孩子是由半路窮了的小時候，也是我們做父母的，養活嬌一點，大了仍然不改脾氣，沒有別的，田大爺不要過意。」田夢北這時候站起來，在外間裏，散着無聊的步，見連吉慶出來，站住笑道：「不敢！」又歪頭一想，笑道：「不是我說一句閒話，連大姑娘今天這頭一砲響了，實在難得。您在台上後台，或者不知道，我在台下聽得明白，一個個茶座，沒有不交口獎譽，說是少有的。明天千萬照常出演，倘然不幸，大姑娘不願意，那麼太可惜了。」連吉慶見他說的，甚有見地，自己趕忙答應，笑道：「不錯，這是

我們經驗之談，環兒不過一時氣憤，過後定然照常出演，以慰衆望。」田夢北聽了，始才放心，又說些勸告的忠言，連吉慶一一答應了。田夢北話說完了，多坐無味，免不得起身告辭。說道：「我來這一趟，也放心了。不來實在不放心，連先生好生勸勸姑娘，我們明天見。」連吉慶感於姑娘不適，大奶奶又態度不明，沒法強留，虛攔一下，也算罷了。說道：「田大爺多包涵，我們孩子太小，不會應酬，大奶奶也急得暈頭轉向，明天在讓她們陪田大爺罷。」送着田夢北出去，田夢北連連又演幾個「不客氣」到門外再說句「明天見」和連吉慶一躬身，走出這條胡同。那連吉慶看他走遠，才縮進門去。田夢北一個人，路上走着，想起今天福興茶樓鬧的笑話，尙還不大得勁。那周瑤臣雖不是自己約請，終是自己一起，着實對不起人，鬱鬱悶悶，回到太平倉平安里來。那周瑤臣還算知趣，丟了一回人，大概是一肚皮積忿，無可發洩，又去找那女招待小劉海，尋他的生命歸宿。宿舍裏不見他露面，田夢北也免却許多糾纏，燈下溫溫課程，一晚上就過去了。第二日一早，田夢北剛起床，叫那聽差進來，預備盥漱。那聽差却笑着送進一封信來。說道：「田先生，這是天剛亮，一個底下人模樣的送的，他聽說田先生沒有起，不教我們驚動，留下這個就走了。他說一會在學校裏跟田先生還見面咧。」田夢北聽他說了，想不出這底下人模樣是誰來，呆了一呆，望着他拿的那封信，笑道：「你們也夠笨的了，甚麼人找我，連姓也不問一問，就任他走去。」那聽差把那封信，呈放在他眼前，笑道：「我們聽他說的，和田先生不像外人，而且又有這封信，那還有甚麼錯。田先生看看這封信，不就知道了麼？」田夢北見他會說話，自己也笑一笑，看那封信是一個桑皮紙舊式信封，便拿起來道：「這是誰來的？一個老信封，看看可笑。」說罷，又見那封信上寫的是毛筆字，「卽呈田夢北先生台啓」，下款是「連緘」兩個字。看了忽然醒悟，莫非是連吉慶寫來的，但又仔細一看，那筆蹟歪歪斜斜，不很規矩的體勢中，透出一種娟秀氣，非常像一個小學生寫

的。連吉慶曾對自己說，他做過財政部的科長，筆下總還來得，不致這等塗鴉。想着已然拆開信封，那封內一張信紙，却是一張中國宣紙的仿古箋，不過起碼是幾年的陳貨，給煤煙薰得古色古香，已然焦黃，那字跡也和信封上是一個人寫的，信文不多，夾雜着，還有幾個筆誤的別字，祇見寫的：

田大爺夢北賜見（鑒）

敬啓者，昨天的事情，實在想不到，鬧得我們樂極生悲，大家不痛快。我回家一肚子氣，沒有開心應酬人。您來，我正想茶（壺）哭呢，也沒有見您，那是多麼對不住呀！父親和母親都說：「田大爺是我們的好朋友，要讓我得罪了。」所以他們教我夜裏寫這信給您，請您樹（恕）罪，看我是一個小孩子，饒我這一回罷！我知道那姓周的小子，不是您約了去的，師父孫鳳凰和他也認的，說他是有名的土匪學生，學校裏很不得人，今天亮（諒）他不敢再來了。田大爺，你下午勿（務）必早到，我今天的戲馬（碼）昨天在潤民（明）樓，已經商訂好了，唱五（武）家坡的王三姐，田大爺來捧捧我，我見了您該（還）要給你陪罪，請您早點來。我寫的不好，父親看着我寫完了，該（還）有幾個白（別）字，請您不要見笑，我不會寫，再見！

玉環鞠躬

田夢北看罷這封信，不怪寫的潦草可笑，原來是出於連玉環之手，那就無怪其然了。自己笑道：「這個小姑娘，倒也難得，一封信寫得又簡單，又通暢，雖然有幾個別字，却無傷大體。這樣一個略識之無的姑娘，也就技止於此了。」說着，拿着張信紙，再看一看翻來覆去的，居然不曉緣何，愛不釋手。耳旁忽有人嘆喏一笑，田夢北不知是誰，吃了一驚，抬起頭來，一看却是那聽差，站在身旁，尙未離去，搭搭訕訕的笑道：「田先生看了沒

有錯就好，我們也沒有責任了。」田夢北給他嚇了一跳，自己也笑了。拉開抽屜，裝進那封信，回手一關，若無其事的，笑道：「沒有錯了，是一個朋友來的你去罷。」聽差笑了一笑，這才走出屋外。田夢北盥漱已畢，收拾收拾講義，看功課表上，今天第一堂功課，是由九點半起，九點鐘再起身不遲，便又坐下看看書籍講義，說也奇怪，旁的日子，胸中的一顆心安安靜靜，愛幹甚麼都好，今天却忽然不妥貼了。書籍講義，完全看不下去，坐着立着，都惴惴不安，終而手不由己，又拉開那抽屜，抽屜一開，第一件映入眼簾的，就是那連玉環的一篇信。拿起來，自己也覺可笑，這不是甚麼深奧文章，馬用三復一遍就已了解，想着順手一摺，忽然不經心的一眼，看見那張信箋的上首，自己的名字，夢北左右，發現兩個鮮紅的朱印。那樣朱紅色，印在黃白信箋上，愈加明顯，襯得異常嬌豔。自己第一次看信，竟爾把他漠然，並未看見。這次看見了，禁不住詫然。趕緊再度打開細看，那兩塊朱印，都是長圓形，猶似兩彎新月，一上一下，非常好看。越瞧越不懂，這是那裏染來的，看着不留心，又好鼻孔一聳，無意間吸了一口氣，覺得香噴噴的，觸入鼻觀。一股女人花粉味道，也不似自己屋中所有，自然又是那張信箋，在手中作怪。兩手把那信箋又一擺弄，漸漸的想入非非，神靈遊於軀殼之外，經過不知幾許時光，猛然房間外轟天震地的，訇地一聲巨響，把田夢北驚得神靈才恢復了。三把兩把收起那信箋，一顆心咚咚亂跳，收回來的神靈，尙未安定。又聽見那外邊有人高聲罵道：「你們這一羣王八女兒養的，吃主人的飯，不給主人辦事，我不回家，房間裏也不打掃，一羣懶骨頭。」這聲音不是別人，聽着正是那位周瑤臣先生回來了。又聽見那聽差們，不住低聲告饒，連說：「周先生別嚷，這裏有的客人，還未睡醒，您這一嚷不要緊，他們驚醒了，也是罵我們。」周瑤臣方不言語了。耳聽那潑刷刷一陣掃地，擲桌的聲音過去，訇的房門又關了。周瑤臣喃喃自己罵道：「它媽的，終朝打雁，今天教雁啄瞎了眼，吃了這一個大虧，真是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

倒靨全推在我一個人頭上，豈有此理，混來混去，連條袴子都混沒有了，這還混它個甚麼勁，妹妹養的。」周瑤臣那邊罵着，聲音越來越小，至於低得聽不見。田夢北這邊却始終不得要領，越聽越不懂，至於悶得出不來氣。暗忖這位先生夜來，必是不遂心了，故此一進門就罵街。可是那終朝打雁教雁啄瞎眼，以及連條袴子都混沒有了，兩句話所指如何，尙待研究。悶了好半響，那聽差舉着一把墩布條，探頭探腦進來揩地板。見田夢北尙未動身，忍不住一臉的笑，說道：「田先生，您還沒上學啦。周先生剛回來，這頓罵，您聽見沒有？」田夢北正待探問，見這聽差自己說了，便笑道：「我聽見他罵人，可是不知他怎麼弄的，終朝打雁教雁啄瞎了眼，又何以混的連一條袴子都沒有了，這不是聞所未聞的一件笑話？」那聽差見田夢北這一問，分明是全聽見了，他扶着一把墩布條，已然笑得打跌，出不來氣，掙了許久，才掙出話來道：「田先生，一提那話，真笑笑死人，周先生不知那裏鑽了狗洞，今天回來，丟盔卸甲，好像打敗仗的潰兵，帽子小袴小褂，以及一件春綢長衫，俱已不在身上，身上穿了一件又髒又黑的毛藍布破長衫，而且又大又肥，並不可身，底下袴子可不是沒有穿，連一雙絲襪也沒有了，祇跛着一雙破鞋走回來。田先生，這不怪我們底下人笑，我們實在沒有看見過周先生這種打扮，不想周先生捧門拍案，進門先一路大罵，周先生混沒了袴子，連我們也倒靨了，哈哈！」聽差說完了，餘笑未盡，哈哈兩聲，笑是強忍住了。田夢北聽說周瑤臣當真混沒了袴子，想着他的怪狀，必亦可觀，也不禁啞然失笑，那聽差說完，拿着墩布條，再袴了兩下地板，猛地房門一開，周瑤臣穿一身雪青洋縐袴，繫一條雪白洋縐汗巾，赤着青鬪進來，說道：「夢北，夢北，你還沒有到學校去麼？今天我是不上學了，它媽的倒霉極了！你看我昨天晚上，混得袴子都沒有了，這是怎麼說的？」那聽差看見他來，想起乍一件他的樣，又失聲嗤溜一笑。周瑤臣低頭看他在地板上工作，這一笑也是對於自己，立時怫然道：「你給我滾開，一會再來。」



揩地板，我和田先生說話。」那聽差拖着墩布條，忍着笑出去了。田夢北見周瑤臣赤臂闖入，免不得笑着起立，說道：「周先生，剛回來你就嚷袴子沒有了，罵得聽差像避貓鼠一樣，到底是怎麼弄的？」那周瑤臣張開一隻手，抓抓頭頂背髮，看見田夢北，覺得這袴子事件，又不是先決問題了，就紅了一紅臉，避輕言重的，笑道：「田先生，這話不是我說，昨天那張七，是姓連的一家子的叉桿，我和他是爺們的交情，面子上不好不讓他過去。田先生，你大概瞧見了，沒有張七，我周瑤臣曉得了他們爺們麼？這沒有別的，往後走着瞧，碰對了勁再見。」周瑤臣說畢，又手腰間，悻悻作色，又想起昨日的創傷來了。田夢北怎不知道他是吹氣冒煙，瞎虎事的？朋友祇得笑着安慰道：「周先生，昨天的大度寬容，着實可佩，那張七是一個粗魯人，我們讀書人，不值得和他較量，可謂勝之不武，不勝爲辱，頗一頗分量，就知道了。」周瑤臣說說昨天，何嘗不是遮遮羞臉？見田夢北斯言實護，自心，他嘖了一聲，兩隻手相擊作聲，笑道：「這話把我的心，都說出來了，不憐你是我的好朋友，得了。有田先生這一句話，咱們從此不提它了。」田夢北聽他說了，這倒不錯，輕輕一句，把他丟盡大臉的事，撇開一邊去了。笑道：「這話正對，我們該談談今天的袴子了。周先生的袴子，掉在那裏去了？」周瑤臣才揭過一幕醜劇，又掀起一幕喜劇來，他的心上懊惱極了，因之又忿忿道：「別提了，所謂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者，正是我的昨天和今天了。昨天我由東安市場出去，那氣就大了，信步溜搭，不知怎麼回事，就到女招待小劉海那邊，要酒要菜，大吃一頓。那小劉海真可以，酒足飯飽以後，拉着我一死讓我到她家裏去。田先生，我們的交情，不是一天了，在外連着過夜，也是有的，不過她家裏，實在沒有去過，這次真乃破天荒的新發現，我就不客氣的答應了。誰知道呢？等我和她出飯館，到她家裏，一看那光景，就不很好，你猜怎麼樣？妹妹的她原來是一個有丈夫的娘們，並不是一隻無主孤雁。」周瑤臣說到這一段落，忿懣之情，溢於言外，那桌上放着一杯現

成的茶端起來一口吃了，把茶杯拍地往桌上一拍，搖手又笑道：「其實，小劉海這娘們，和咱們也算不錯了，她瞧我是醒了腔，便不住的拿米湯來灌，說甚麼她的丈夫不成器，情願她當女招待，賺錢給他花，作一個現成的大王八。請我祇管放心，家裏和旅館開房開房一樣，她那王八荒子萬不會闖回來，她在外邊三等土窖子，還包着一個鑲金牙排小的外號，金牙小兒的妓女呢。我看她實心實意，讓我到她家，又省了一筆開房開費，喜喜歡歡，無可不可的住了。嘿，嘿，誰又想到，冤家路窄，夜裏三四點鐘，我和小劉海睡醒了一覺，正躺着聊天，它媽的那王八荒子偏偏跑回來了。」周瑤臣說到這裏，又喘了一喘氣，再抄起那桌上茶杯，那茶杯却已空了，祇得又放下。因夢兆聽他說得不出自己料想，他是又尋女招待下氣去了。不過那夜來的經歷，却非自己意想到。露出一臉的驚訝，癡起一臉的笑意，代他拿茶壺斟出一杯茶來，趕緊問道：「小劉海留你在家，中過夜，她丈夫偏偏夜裏歸來，這不是活活的譏荒，那麼你們讓不讓他進來呢？」周瑤臣再吃了這一杯茶，抖抖兩隻空手，拍了一張肚皮，哼哼一聲道：「我沒有見過這樣的陣仗，可是聽人家說過，我當時大吃一驚，想着，這定是上海人說的那種仙人跳了。把那小劉海一推，罵她一句狗男子，你們商量好計策，騙姓周的上當。我周瑤臣今天不能私休，非要官罷不可。你們貪我的錢財，我就與你們面見當官，要你們打不成狐狸，空弄一身騷。我今天就是今天，一條命豁出去了。那小劉海却不如我的思想，她低垂着兩行熱淚，叫了兩聲冤枉死人，這王八貨回來，害得我背着黑鍋。周先生別慌，你先穿衣出去，躲在院中黑影裏，我去開門，你就奪路逃去了罷。他見了你，也是火虫的屁股，沒有多大亮，我為明明我的心跡，不能不放你走路，洗洗我的清白。我聽了這話，始才放下一半心，忙着先穿衣服，焉曉得那王八荒子在門外亂敲亂喊，家裏的快，快來開門，不開門，我要跳牆進去，你慢騰騰的，可是窩着甚麼鬼子貨？小劉海一聽了不得，說這東西又是吃醉了酒的，惹

他不起，你快快出去，他吃醉了，膽子可大了。我手忙腳亂的，穿好了衣服，跳下地來，那院裏就咕咚一響，那小子跳進來了。等我開門出去，那小子不旱不晚，迎面就抓住我了。他倒是一膀子好氣力，拖着不放，掙也掙不動，罵我那裏來的野小子，到老虎嘴上拔毛，抄起門旁的一把插柄掃帚，掄起就打。這時候可就看出小劉海是不含糊了，人家赤身露體，從裏跑出來，爬在我的身上，可憐她的細皮嫩肉，替我捱了好幾箇柄，狠嚎鬼叫。那小子真有本事，雙拳勝過四手，幾下子把我身上爬的小劉海掀開，先解袴腰帶，將她綑住，手腳隨後又解下我自己的腰帶，把我也綑了。於是我們都給他半提半拉的，拖進房間，他拿藤條篋柄，亂抽亂打，拷問小劉海好久，倒是沒有給我苦頭吃，最後耗到天亮，他剝下我的衣服，給我件破藍布褂，抖繩把我一放，說了一句話，他的老婆，此後餓死也不當女招待了。我再想看她，那是休想了，衣服財物取去，作他的酒錢，哥兒們結個朋友的紀念。我逃出時候，可憐還聽見小劉海嗚嗚的哭，那身傷痕，大概夠她將養的。我們最近，或者從此不易看見她了。田先生你聽着不好笑麼？我這混掉袴子的過去，還有這麼多的曲折呢！你想，這不是無妄之災，着處都是倒霉，既受了人家的氣，又遭了意外的驚險，有苦也沒有地方訴，我還不要緊，那小劉海呢？活活潑潑的人兒，若是關起來，入了監牢一般的家門，不能再出來，我們不能見面，還在其次，她那裏受得了呢？周瑤臣說着，由忿懣，又漸漸慨嘆，終而連吁幾口氣，彷彿不勝遺憾的了。那田夢北聽他不住口的，說出一夜的經過，自己深以為奇，覺得其中的漏縫甚多，周瑤臣未嘗不是中的，怕人聽他尚在嘆息，很是替他不平。說道：「這女招待的膽子，果然不小，居然敢設下這陷阱，給人來跳，她不是說，他丈夫情願當王八，不管閒事的麼？那麼爲何她丈夫又來捉她的姦？你身上的財物大約不在少數，給他們騙了。」周瑤臣嘆着氣，聽見這話，是不以爲然的，幾乎替小劉海夫婦叫起撞天屈來，睜圓着眼道：「你這說的若是小劉海，可是未免以小

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行了。他丈夫雖願當王八，那是瞎子唱的花臉，眼不見爲淨，今天遇巧碰面，而況是在酒後，誰能夠看見老婆給別人隱，一點不動心。並且那小劉海身受苦打，眼見得傷痕在體，決非假意做作。再說我身上的錢，雖說有四五十元，可是也犯不上用苦肉計來騙了去花呀。我以為你這話大錯，不信你看她此後真許脫離女招待的生涯了。」田夢北見他是執迷不悟，一惟小劉海是信，自己若再挑出其間漏洞，也是空言無補，何必以此爭執，不討好於朋友。因此轉機一笑道：「這話也是，小劉海從今不當女招待，她們夜來所作就是真的了。不過爲你周先生着想，這一身衣服，并幾十塊錢，比拋到水裏還不如。連一點響聲都沒有聽見。」周瑤臣聽他又替自己憐惜損失，想着夜來的過去，自己真後悔的很。點了一點頭，跟着又搖了一搖頭，說道：「乖乖龍東幾十塊錢，一身衣服，全是小事，那小子若是不依不饒，送我到區裏，起碼作幾天法院。得了，不管是拋到水裏，還是拋到火裏，我們吃一回虧，學一回乖，下一次再不敢了。」說着他站起來，嚙了一聲，又頓了一下脚，悵悵的走出這房間去了。田夢北見他去了，回想他一夜的驚恐，料也夠受，這時候正該他養神，自己不再追他去惹煩，歇了一歇，走到東陽大學來上課。那連吉慶照舊在講堂左右伺候學生，見了田夢北，捱上前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昨天光臨寒舍，我們慢待了。玉環那孩子，經我們夫婦報怨她一夜，田大爺賞臉，我們若是不不要，那是不不知自愛了麼。她已然悔過了，早上我給田大爺送信，您還沒有起。」田夢北看見他來，聽着這一席話，心下大不安定，看看左右人多，祇得含混道：「不要說了，那信我已看過，姑娘今天出台，我們見着再說。這都是周瑤臣一個人，鬧的萬衆不安，他大概不會再去了。」連吉慶也覺得此處不宜多談，笑着道：「是了，這就是北平一句土話，一朝遭蛇咬，十年怕井繩，張七真夠個人鬧的。田大爺，咱們後半天見。」說完，他忙着去幹他的，田夢北也進講堂上課。下午五點前後，田夢北溜溜搭搭的，趁着課後餘興，又來到東

安市場福興茶樓。那時連吉慶父女尚未到來，座上客擠擠擁擁，滿坑滿谷的，不亞於昨日。茶博士讓着田夢北到最後一排，才找出一席位，笑道：「先生，今天你來晚囉，好座沒有了，這裏屈尊屈罷。」田夢北是安心來聽戲的，不在乎座之好壞，坐下張望一遍，那眼前人頭亂動，加以烟氣迷漫，簡直看不清那台上的人物。就笑了道：「不要緊，這裏就很可以了，看不清楚，能聽清楚也就行了。」那茶博士笑着，掀起那桌上扣着的茶杯，照例問一聲：「您一位，沒帶着茶葉龍井香片，您喝甚麼茶？」田夢北向不身帶茶葉，答他一聲：「龍井。」那茶博士提起桌上擺一隻茶壺，遞着：「龍井一位。」走到那茶壺旁去。田夢北坐了坐，沉下心來，瞧那台上唱的甚起勁，一齣連環套，前半本說山，唱黃天齣的，是一個童子音的小孩，唱寶二墩的，倒是一個漆黑漆黑的大胖子。他口裏念着白，那一顆胖頭，隨着字韻一搖一晃，同時那坐着的屁股，也不住一擺一擺，屁股下的坐凳，不堪他的重量，唧唧啾啾的，祇顧發出聲響，看那光景是不久人世，非常替他危險。那茶博士送了一壺龍井茶來，田夢北呷了一杯連環套沒有唱完，連吉慶父女却好來了。那台下的座客，免不得抬起下頰去望着，有的還疏疏落落的，拍了幾下掌。那台上的唱連環套的寶二墩，正唱到「父是英雄兒好漢。」一大段西皮快板全劇已成尾聲，他聽見鼓掌，以為那台下歡迎，越發使起勁來，以報和遇。那幾句快板，聲若銅鐘，若寶驚人。不料他氣力有餘，那屁股下的坐凳，却禁不起他連連篩擺，已然盡忠報國，嗚呼哀哉，啞啞一聲，那底下四條腿一劈，起了分化作用，把那個寶二墩整整的頭朝下，摔下台來。場面上立刻一陣大亂，鑼鼓胡琴俱停，有人攙起那大胖子寶二墩，哼哼啾啾，扶到後台去。這一齣連環套，這樣有頭無尾，算是完場了。田夢北看得笑也笑不出來，台下嘩聲過處，那台上玻璃燈上，又貼出黃紙條，寫的是「彩樓配。」這是一齣一人班的戲，仍由昨天唱女起解的老票友交代過去。那玻璃燈上的黃紙條再貼出來時，正是「武家坡。」一陣鑼鼓敲過。

何笑塵上來，唱着「一馬離了西涼界」的倒板，田夢北聽了，暗笑他們倒是老搭擋，今天的薛平貴，又是昨天的楊四郎，且看他們今天誰唱得過誰。轉眼何笑塵唱到「見了那衆大嫂細問關懷。」由丑旦搭幾句腔，連玉環叫了一聲「有勞了」，然後再唱着倒板「謝過了大嫂一聲喚。」隨於啾啾小鑼中，走上木台，照例坐在右首，接着再唱，「寒窰內又來了王氏寶釧。」一大段西皮慢三眼，那台下從何笑塵一出來，喝采拍掌，零零落落的迄未休止。這一段慢西皮，連玉環照着昨天坐宮的精神去唱，自然也是格外討好。眼看這武家坡唱到二人的對口，甚麼「我問他好來，他倒好。」一段生旦合唱的快板，二人工力悉敵，更是出色。此後連玉環唱了段「手指西涼高聲罵。」也就趨於尾聲，再對唱幾句快板，不帶進窰，一齣武家坡就完了。台下鼓掌喝采，送下他們二人。那場上又和昨天的法門寺相等，換上了一齣二進宮。還是一齣生旦淨，三工合作的戲。田夢北聽着那李后唱的一段「獨坐在漢宮院悶悶憂憂」的二簧慢板，覺得和西皮不同。調門旅矮，却是另有韻味，聽着正出神。忽然那茶博士走過來，連聲低叫道：「那位是田大爺，這邊有姓田的沒有？」田夢北忙把心神收回來，看着那茶博士，喊了幾遍，還是無人應聲，便問道：「誰我姓田的，我就是姓田的，有甚麼事？」那茶博士躬下身來，看了他幾眼，笑道：「您就是田大爺，您是在東陽大學校罷？那邊後台的連先生，請您過去說話。」田夢北聽了，那連吉慶原來約自己去後台，這種茶樓也有後台，登時引動好奇心，起來道：「好了，你帶我去，我在東陽大學那邊是後台呢。」茶博士見他正是田大爺，忙把手一指，笑道：「那邊是後台，你跟着我走。」田夢北見那邊是幾塊木板拚的牆，挂着一塊藍布帘，他跟着茶博士走去，那連吉慶連玉環却已然掀帘出來。大家見面，又不免互相一點頭，連吉慶笑道：「田大爺來了就好，我們還沒有看見，以爲你沒有來，環兒說是怕我們的眼睛，照顧不到，所以才叫夥計們找找看，這裏不好講話，我們下樓找個地方坐坐。」

說完，他先不管可否，一個人當先，騰騰的走下樓去。那連玉環便和田夢北一讓，低着兩條眉毛，脈脈一笑道：「田大爺，請罷。」田夢北見招呼自己過來，爲的是出去說話，也便對她一笑，兩個人前後走下樓來。連吉慶正在樓下等待，看他們下樓，迎頭便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們若是說話方便，還是到牛奶舖吃點心，你看可好？」那東安市場裏的咖啡館是多的，可是田夢北到過的祇有一家國強，今天聽說牛奶舖他想到也是咖啡館之類，就笑道：「連先生隨便，咖啡館牛奶舖全好，左不是坐坐罷咧。」連吉慶帶着他們，走到市場十字街盡頭，一家字號同德的牛奶舖外，讓着他們進去。田夢北一看這樓下的佈置，果然是家咖啡館，再看那左側樓梯旁，貼着又有一張「樓上特備雅座」的黃紙條，連吉慶已給牛奶舖的夥計讓到樓梯上去，回頭又招呼他們道：「你們也上來，別在樓下站着，這樓上是雅座。」田夢北聽說雅座，忙和連玉環又上去。那樓上的雅座，却不如樓下乾淨爽亮，木板隔牆，白紗布窗帘，光線非常陰鬱，不過個還涼蔭蔭的，這在夏天，已經是很難得了。和連吉慶父女坐下來，笑道：「這東安市場的咖啡館，聽說很少有雅座的，想不到在這裏，却碰到了這樣說話倒還方便。」那連吉慶坐下，等那夥計遞來涼濕毛巾，擦了一把汗，就急急匆匆的起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在這裏坐，隨便要，涼的熱的都有，我出去買一包香烟來吸。」說着急急的走出去了。田夢北屁股還未落穩，見連吉慶先跑出去，他很覺詫異，擦着那毛巾，笑道：「連先生吸煙，我們這裏叫夥計要也可以，何用跑出去買？」那連吉慶騰騰幾聲樓梯響，却已然走下樓去。連玉環聽說父親去買煙，倒以爲是件常事，不大理會，坐着未動。說道：「田大爺別管了，我這個父親，就是這個死脾氣，吸一包香烟，在牛奶舖，照例是加一二成價的，到外邊買，省幾個銅子，父親大處不算小處算，大筭的流油，滿地上拾芝麻粒，若不是這脾氣，還不致家窮到這地步，連飯都吃不上。」田夢北聽了這話，又可笑又悽慘，把頭轉過來，看着連玉環道：「這個又是何苦幾

個銅子未必省得下。一會吃完了，夥計的小費，是不能少給的，給少了他們也是不願意。」連玉環坐定了，把手攏攏頭髮，又開鬆時領上的幾個鈕扣，透一透涼風，嘆息笑道：「田大爺這是想得出來的，我們出來吃點心，難道不成田大爺還能讓他花錢？多花幾個，也動不了他的。」田夢北見這話來得有味，因又笑道：「那麼令尊也是想不開的，假如向夥計要一包香煙，莫非算帳時，還能另外單算？多花幾個銅子，也未嘗不是我的東道。」連玉環給他迎頭一鈍，無話可說，看着那夥計收去毛巾，又進來，就故意噎道：「得了別往下說了！錢哪錢哪的怪難聽，我唱完了就出來，吃了一口茶，這時候渴死了，要甚麼你快說罷。」田夢北問她涼的可以吃，便要了兩杯冰激凌，幾樣點心。那夥計又自動的端來兩碟奶油餡餅，奶油捲，都放在桌上了。田夢北笑道：「這裏冰激凌，不知怎樣，我還是第一次吃，連小姐請潤潤嗓子，唱的夠累了，武家坡霸王三姐似乎比坐宮的公主不在以下。」連玉環呷了一匙冰激凌，微微一笑，扭着脖頸，笑說一聲：「不好，我唱的是西望長安不見佳。師父今天說，若不是胡琴托的好，今天幾乎當場出醜。那二六一段中間一句，差一點就不夠板了。」田夢北呷一口冰激凌，覺出那味道並不好喫，裏面的碎冰屑不能入口，就放匙不吃，聽她說的板眼問題，自己不大懂，祇得含糊一笑。雅座中二人相對咫尺，沒有別人，彷彿感情也要接近一層，眼睛才敢大膽作平視。但見連玉環像是渴極了，一口一口的，接連不斷吃冰激凌，那兩片鮮紅欲滴的櫻唇，一開一合，使自己陡的想起今早那信箋上的兩塊朱印。不覺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不佩服你別的，佩服你一個略識之無的姑娘，竟會寫出那樣通暢的白話信，我今天看到那封信，不用提多麼高興了。」連玉環一匙一匙的吃冰激凌，聽到這裏，不由把匙一停，愕然道：「田大爺你說什麼？那封信我父親真給你送去了？哎，壞了壞了！說到壞了，她的腰彎彎着，忽然紅頭漲臉的，縱聲笑起來。田夢北見她神情異樣，未知何以又說壞了，看她笑得可疑，



稍一沉，也笑道：「那封信是你寫的，大概沒有錯了。今早你父親親手送與我的，怎見得壞了？」連玉環笑過去了，她仰起臉來，用兩粒牙，咬一咬下嘴唇，那臉上堆着一層笑容，還是不能忍住，微微帶笑道：「這又是我父親做的鬼，他瞞着我，偷着把信送去的。別提了，昨天晚上，我的精神很不好，父親忽然哄着我，讓我提筆做文章。出一個題目，讓我寫一篇『與田夢北先生書』。敘述昨天事由，向你表示歉意，說是今後應當勻出一部分時間，作書信的練習，像我唱戲唱得紅了，應酬是多的，寫字繪畫，全是應具的附帶藝術，倘或一個紅角，連一封信，也要別人代庖，那個未免笑話。我鬧了一天，不痛快，那裏有這個心思，而且才疏學淺，寫一個字都拔了山，也寫不出來，虧得他力逼我提筆，由他口念，我隨聽隨問，隨問隨寫的，弄出那一大篇來，又照格式，寫了一個舊信封，看着，倒也很好玩的。臨時，父親說有好幾個別字，不用改了。我寫得眼也花了，看了幾遍，不知不覺的，爬在信紙上面，曲肱而枕的，睡了一覺，睡醒了再看，那信紙也給我染紅了兩塊。我拿起又看看，看我那筆蘸翰，越看越生氣。依着我，早撕得粉碎，父親却說，留着罷，將來還比較成績，一下就收起來了。又誰知他當真送給田大爺，哎呀，我那筆字，再也給不得人看，可不是壞了？」田夢北見她說出情由，那一封信想不到有這些曲折，看起來，連玉環雖屬無心，那連吉慶却用心良苦了。因而慨然道：「不必說了，信我看了兩遍，對於連小姐的天才，我實在佩服，不過以連小姐你的天資，這樣沒落下去，我也是實在替你可惜，假如的話，你能有機會，再多讀幾年書，那成就一定不同，凡品必有可觀，比那唱戲爲生，高超得多了。你現在好比一塊未琢的美玉，貴重固然，但是，究不如有所造就，使它成一件完美的器具。」連玉環聽他說話，半文半白，自己模糊着，也聽懂了。她的淚激凌吃，放了小匙，拿一塊小手帕，擦擦嘴唇，就勢遮住嘴，笑容一收，望望田夢北，又盈盈低下頭去，拿那腳上的皮鞋，一下一下，踢着那桌腿。一面自己說道：「我怎麼不知道呢？那不是三字經

上的一成語，玉不琢不成器麼？我是一個粗俗人家姑娘，玉不玉的，我不敢比。田大爺的話，也是恭維我咧。可是我聽過人家說，中國改良了，甚麼縣長委員，女人全都和男人一樣地，人人有份。我倘是一個讀書多的女子，不是縣長委員，也可以拿來做做麼？」田夢北聽她這一段說話，又豁達，又透澈，而且帶着一種愧我不如人的意思，發之於她的口裏，彷彿愈覺其嫵媚可愛，不禁身軀向前一湊，探着頭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你這話是一點不含糊，人那個不彼此一樣？不過以環境的關係，有幸有不幸罷了。像你小時候讀書，我看總也有二年來的資格，爲何不在這唱戲的？以先家業尙未敗落的時候，多念一念書，直耗到如今，以唱戲來糊口呢？」田夢北這話，單刀直入，直攻進連玉環的心窩裏去了。那連玉環的頭一抬，她的眼皮裏濕陰陰地，似乎有眼淚要奪眶而出，但是祇這個流未流的當兒，不知怎麼一股勁，忽然又忍住了。同時那臉上也又泛出一層微笑，說道：「田大爺不要說這個罷，說這個幹麼呢？我們說說正經話，別就誤光陰。田大爺，我求求你，你把那封不成筆墨的書信，千萬找出來，原物退還給我，我不願意把那封醜信，給別人看見，寫的太不成樣子，空惹人見笑。田大爺，你賞給我罷。」田夢北正看她秋水盈盈，含着一腔悲酸，欲從那剪水雙瞳裏洩出，却不意她們女兒的心意，瞬息萬變，又要向自己索回他的書信。當時一怔，又一笑，說道：「這話又是甚麼意思，怎麼信送給人，還有要回來的道理。況且我手裏的東西，別人也看不見，我又不輕易亂放，還留着它，做一個紀念，那個不能再拿回來了。」連玉環拿那手帕，把眼皮略微擦一擦，聽他說不給了，她的頭一側，又皺一皺，那雙新修的細眉毛，着急道：「田大爺這可怎麼辦？那讓人家看見，多麼不好意思，那上面還有我無心無意染上的兩塊胭脂咧，你不還我，勞駕把它擦下來，好不好呢？」田夢北見她着急，那粉臉暈紅，盈盈含睇，神情來得動人，雅座內沒有別人，越發拉下臉皮，特意和她逗一逗，放大了膽，笑道：「那上面還有你兩塊朱唇印痕呢，噢！」

我看得草率，還沒有發現呢？那麼我回去，再看它一看，當然越要鄭重保存起來。這個更是難得，你若果非要不可，我騰清一過，把那親筆的，留給我做紀念罷。」田夢北這話微嫌輕浮，說時，就仗着膽子，惟恐連玉環不願意。不料那連玉環聽見了，她却低頭掩唇，微微笑一笑，笑完了，那臉一轉，就轉向那玻璃窗邊，掀起那白紗布窗帘，自言自語道：「爸爸這一包香烟，買到那裏去了？這麼半天，還不見他回來，把我像生西瓜似的，墩在這裏，真是可恨。」說罷，她的眼望一望，大約是沒有望見連吉慶的影子，又轉回臉來，向桌上多半杯冰激凌，努一努嘴，對田夢北驕然一笑道：「田大爺，祇顧瞎說了，那杯冰激凌，你吃了沒有一半，不吃了麼？」田夢北看她這副宛轉神情，坐不安席的，彷彿越加可愛。自己把玻璃杯一推，搖頭笑道：「我不吃了，這裏的冰激凌，搖的差勁，佐料的分量不到家，我剩這半杯給他們罷。」連玉環這時候臉上紅紅的，像是冒出一層汗珠，拿那手帕來回扇着風，站起來，離開座位，笑道：「我爸爸不回來，我們稍坐一坐，也就走了罷。田大爺你送我回去好麼？」田夢北尚未回答，忽然聽見一陣嗤嗤吱吱的女人嬌笑聲，從隔壁雅座送過來。那夥計的喉嚨，在外邊喊着：「熱牛奶兩杯，要熱熱的，打兩條手巾來。」樓下的夥計，轟然答應，隔壁原來讓進顧客了。田夢北聽着，也就站起來，笑道：「我們祇吃兩杯冰激凌，也該走了。他們這小牛奶舖，生意是忙的，我們久坐不去，佔着他們的雅座，不能賣別人，實在就誤人家買賣。」連玉環見說，也聽見隔壁來了人，她又不走了。在地上站不住，走過去，伏着板壁漏縫，張了一張，忽而回手，招着悄聲叫道：「田大爺，你來你來。」田夢北出錢鈔，桌上放了一塊錢，已在須備走路，見她呼喚，也湊近去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你看見甚麼了？」連玉環身軀一撤，她的一張紅馥馥的臉，閃開半邊，手指着板縫，再努一努嘴，笑說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看你看，那邊有好玩藝。」田夢北笑着湊過去，把頭才向那邊一送，連玉環忽然又紅着臉，把他向後一推，笑道：「不要看了，你看了要笑的，而且

而且也不好，也不好。田夢北看她若即若離，自己疑惑着，不知那邊有甚麼把戲，好奇心勃然發動，簡直非看不可了。笑道：「甚麼好東西？又讓人看，又不讓人看的，沒有一定。我到底看是怎麼？」說着，把她的右手一扳，那隻右臂已搭放她的肩頭，頭枕在她耳下，短髮邊，再向那邊一張。連玉環却安心，不讓他看，那手抓住他的臂，向外一送，另一隻手又一撐，就又把他在一邊。笑道：「你瞧不的，不是你看的，偏不給你看。」這一下勁頭不小，直推得田夢北倒退幾步，靠在雅座的門框，那手扶着心口，咚咚直跳，驚出一臉笑來，說道：「連小姐，你這是怎麼了？我還沒有看見，你倒差點把我推倒了。」連玉環那一推出之無心，她手重了，倒不好意思，退開一邊，格格笑起來，說道：「田大爺，對不起，我手重了，你愛看，你來看罷，其實那邊甚麼也沒有，就是兩個人。」田夢北聽說是兩個人，這又不知是怎麼不能看，於是重又過去，伏壁去張時，這一下看見了，那邊原來是一男一女，男的是個西裝少年，服飾極其漂亮，女的是個時髦小姐，打扮也極其講究。兩個不是吃冰激凌，却是每人面前放了一杯熱氣騰騰的牛奶，這時候互相對笑，吱吱喳喳的，不知說些甚麼。看着，那連玉環也站在旁邊，拍拍他的肩頭，低低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沒有錯罷，那邊是兩個人看見了麼？他們幹甚麼呢？」田夢北看了一眼，就已索然無味，不想看了。掉回頭來，笑了笑，道：「那邊不錯，是兩個人，一男一女，但是，也祇是一男一女而已。這又有甚麼值得希奇呢？」連玉環的意思，以為他在看完了，定然好笑，却不料他怛然自在，並無些須激動，不禁又笑道：「兩個人就兩個人罷，他們在那裏是說話，還是幹甚麼呢？」田夢北見她問得奇怪，覺得大有斟酌，因復向那邊一張，但見那邊男女笑談如初，並無異動，又轉回頭道：「他們沒有幹甚麼，管他們的閑事，人家又說又笑，彼此很客氣。」連玉環聽了，也深以為奇，自己不相信，捱到田夢北旁，再去張時，禁不住回頭撫掌而笑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看見了，人家這時節說話呢。剛才我看，他們却不如現在老實，動手動

脚的，頗不安頓。」田夢北聽說，覺得此舉毫無意味，不免笑笑罷了。連玉環却又一眼，看見田夢北捲着一點袖口，露着的半截手臂，笑道：「喝！我的大爺，你把臂膊給我看，我重手重腳的，別看是惹出禍來，你的手臂，有一條紅痕，似是搗出來的指甲傷痕，給我看看。」田夢北給她支使得糊塗了，抬起手臂來一看，果然那右臂腕上邊一寸來的，劃了一道小口，像是一道指甲痕隱隱的溢出一絲鮮紅的血來。連玉環便把他的一條臂又吹涼氣，又嚷着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呢？推沒有推倒把你手臂抓傷了。」田夢北乍一看見傷痕，吃了一驚，這才又覺出微微疼痛，還沒有作何表示，那門帘忽又一起，連吉慶口銜一支香煙，帶笑走進來道：「怎麼了？你們嚷甚麼呢？好朋友，別打架呀！」他這一進來不打進，祇急得連玉環滿面惶愧，條的通紅，那田夢北也慌着縮臂不迭，欲知他二人如何交代，請閣下回。

## 第四回

把卷效呢喃長歌娛客

憑欄驚歎乃太液疑仙

田夢北和連玉環在這牛奶鋪雅座，一室相對，漸漸厮混得熟了。忽然連玉環一不留神，把田夢北臂膀抓了一道指甲痕，女人家向來是最怕出血的，禁不住大驚小怪，嚷着說抓傷了。田夢北自己已看見，頗覺小題大作，還未作何表示。那連吉慶忽一掀帘走入，問他們嚷甚麼，別打架呀。那連玉環不勝惶愧，粉面通紅，答不出話。田夢北慌着也一縮手臂，隨機應變的，笑道：「連先生去了，怎麼就不回來了？累得我們二人好等，剛飛進來一隻蜜蜂，猛咕丁的，蜇了我臂膀一下，姑娘害怕，喊了起來，這回已經好了，不要甚麼緊。」說罷，田夢北除去不把手臂給他看之外，神氣鎮靜如常，並不驚慌。那連吉慶也點了點頭，笑着，一瞧桌上的冰激凌杯，又取下銜着的一支香煙，噴出一口連大蒜帶酒臭的氣味，哈哈笑道：「這是如何說的，我出去，因為碰上了

一個好久未見的朋友，拉我去東來順，要了一個鹽瀑肚，一個黃燜羊肉，喝了兩盃燒刀子，不想顧了喝酒，就誤了吃點心，你們的冰激凌，都吃過了罷？」田夢北見他不以自己手臂爲意，祇在斤斤於點心之計較，就放下了心。連忙喊夥計來，說道：「給這位連先生來一杯冰激凌，再問問吃甚麼點心，隨便看一點。」連吉慶却不在乎冰激凌，兩隻半醉微睜的眼睛，祇看着桌上放着的兩碟奶油捲，奶油餡餅亂轉。見他代喚夥計，連忙一攔，笑道：「我喝了酒，熱菜吃了一肚子，跟着這就來涼的，似乎不大便當，乾脆這兩碟奶油捲，奶油餡餅，讓夥計給我包起來，帶回家裏去吃，別的一概不要。你們若沒有甚麼說的，也該走了。」田夢北聽他要那奶油點心，又忙着答應，教那夥計包起來，笑道：「我們坐了半天，也沒有甚麼說的，早該走了。」言下，推過桌上的一塊洋錢，讓夥計算帳，就一同走下樓來。這當兒，那隔壁雅座的二位男女，也恰好用罷牛奶出來，打從他們面前一掠而過。兩起客人一前一後的出門，那玉連環看了，便失聲一笑，抿着嘴唇，看看田夢北不作聲。田夢北有連吉慶在旁，不便儘自說笑，祇得裝着未看見，走至市場十字街，問連吉慶笑道：「連先生回家麼？那麼你出市場北門最好，我出市場南門王府井大街南口上電車，換一路車到太平倉，正好到家了。」連吉慶見說，他和連玉環便向田夢北告別，說道：「我也是和環兒到那張七車廠，探望一下，咱們彼此兩便，明天見。」說時，他一手提着那奶油餡餅紙包，一手遞上支香烟，請他接去吸着，和連玉環告辭，逕去。連玉環無心闖出一場小禍，半晌閉口，此際才說了兩聲：「田大爺，明天見，明天見。」與田夢北分手，田夢北吸着一支香煙，繞了東安市場，最後走出市場南門，遵路而歸。晚上飯後洗手，那手臂的傷痕一着水，兀自怪怪隱隱疼痛，抹上些如意膏，涼酥酥的，止住些痛。坐定一想，把日間的事情，不覺兜上心頭來了。想了祇有好笑，連玉環以一窮困無聊落伍小官僚之女，竟果鬻歌糊口。這小姑娘也煞是可憐，他們難得還是遜清貴，淪落如斯當。

年聲勢赫赫，現在不堪回首，兩下來對照，其不幸也何如？一霎時又想起連玉環嬌憨的模樣，看看自己臂上一道紅線也似的指甲傷，不由出着神，漸涉遐思，忘掉身在何處。不曉經過若干顛倒的時光，隔房的周瑤臣回來，喊罵聽差的聲音，把田夢北驚得醒了。生怕他又來糾纏，早早閉戶安寢。第二天從學校下課，自然又到福興茶樓看看，那連玉環唱的是一齣「探寒窰」。把兩天來配角老生何笑塵換了一個老旦，唱起來工力悉敵，倒也不錯。散場連玉環父女在樓下等着，田夢北下得樓來，看見他們便笑道：「連先生，今天怎麼樣？是吃點心還是吃飯，我再做一個東道。」連吉慶迎得他下樓，忙着就笑道：「今天不然了，我們正要向田大爺商議，那位張七爺約我們去吃茶，另外囑咐我們務必請田大爺賞光，也去湊湊熱鬧，不知田大爺你老是否賞他這個臉？」田夢北聽他忽然提出張七，這倒煞費思量，想了一想，非親非故，倒是推却一下的好。笑道：「這個不便罷，我和人家未經接談，叨擾不得，請連先生去代我謝謝。」他話剛說完，那連玉環站在他二人間，格格笑起來道：「爸爸，我說甚麼來，田大爺一定不去，這總不落在話下，他是文墨人，和七爺那裏交得來，不必強求了。」連吉慶見田夢北一語謝却，正待再度去說，那唱老生的何笑塵恰從樓上下來，見他們在此，小立問道：「你們講甚麼？怎麼還不走？天不早了。」連吉慶看見他下樓，一時又得着主意，馬上給他二人介紹，笑道：「這位是東陽大學的學員田先生，這位是名鬚生何笑塵先生，二位以後多親多近，多多來往，大家全不是外人。」田夢北看見他在台上唱戲，自然認識，少不得笑說久仰，那何笑塵早伸手和他相握，學着時髦的派頭，搖撼了兩三下，笑道：「沒有錯，自己人，今天難得幸會，大家隨便玩玩，不必客氣，請罷請罷。」田夢北也見他來督催，待要再度推謝，那連吉慶已經拍着他的肩背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可以依從了罷，三天兩頭，大家都見面，湊個熱鬧談談，天串串門子玩，這不算新鮮事，田大爺何其拘謹呢？」田夢北見他們力請過去，自

已晚半天無事可幹，祇得爽性答應了。笑道：「那位張先生，昨天我看他打一架，可知他是一個熱心腸的漢子，如此過去，不嫌草率，我就遵從你們的命令，串串這門子，坐坐再回去。」連吉慶和那何笑塵都笑起來，說着：「田大爺太小心了，他是一個粗人，不必費甚麼心思，痛痛快快，才是他歡迎，大家何處不交朋友。」一同走出東安市場來，那連玉環尤其高興，和他們一路走着，左顧右盼的，覺得自己與他們一輩體面人同路，也是值得榮幸的。笑道：「爸爸，張七叔的家那裏，用不用走半天？若是遠的話，給田大爺雇一輛洋車，不要教他走得腿痛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連吉慶見女兒憐惜田夢北，仰着面笑了。手指前面一條胡同，說道：「七爺就在前面胡同，走過街心，就算到了，何用雇洋車呢？」說罷，領帶他們越過那條馬路，穿入那條胡同，這條胡同雖然屬於市場一帶繁華區域的範圍，但是胡同內的龐雜簡陋，實不亞於連吉慶的住家左右。進口不遠，連吉慶便在一家大柵欄門前站住，說是到了。那大門破舊得油漆脫光，斑斑剝剝，露出原來木頭的顏色，牆上石灰，日久也片片脫落，裏面碎磚碎瓦以及污泥，也因風吹雨打，暴露於外。這樣一座破大門，貼着一張「張記車廠」的紙條，就是醉鬼張七的住宅了。連吉慶推推那大柵欄門，推開了一扇，當先進去，冒猛子喊了聲：「七爺，我們來了，你在家幹甚麼？」祇這一聲喊，和那推門時候，震動門上一個拳頭大小的銅鈴鐺，嘩噹噹一聲響處，裏面汪汪一陣狂吠，一陣黑風似的，跑出一隻又肥又大的黑毛惡狗來。嚇得連玉環呀的就叫了出來，往後一躲，把個身軀就整整躲藏在田夢北懷裏，叫道：「爸爸，這狗要咬人，你快轟它，快轟它，我怕它咬我。」田夢北也沒有見過這樣惡兇的狗，嚇了一跳，懷裏攏着連玉環，往後一閃身，剛要縮出柵欄門去。那連吉慶却喊道：「環兒不要怕，這狗是懂人事的，不會咬人，你們站住不要動，它不會咬人。」話言未了，那狗果然惡虎撲食一般，來勢甚猛，跑到跟前，向每人腳下狂嗅幾鼻，仰天又汪汪怪吼幾聲，翹着一條尾巴，又跑進去了。



這一耽擱的當兒，那一道二門裏面，已有人罵道：「小黑，你它媽的滾回來，放下你的鎖練，你就瘋了。你們來鎖上這狗娘養的。」這一罵狗娘養的，外面連吉慶幾個人一齊失笑，本來這狗不是人養的，罵它一句狗娘養的，却也正合體。罵聲過處，二門齊腰的短柵欄又一開，出來個十三四歲，短打扮的小孩，笑道：「原來是連先生，何師哥，我們掌櫃的等急了，念叨您好幾回咧，你幾位放心往裏請，那隻惡狗已然鎖上了。」那連吉慶何笑塵見了這小孩，叫他做來順，隨口寒暄着，嚷着田夢北連玉環入內。一進這道二門，那裏面豁然開朗，便似身入另一世界了。祇看那七八丈見方的大院子，四面種着四棵大槐樹，碧油油的枝葉，鋪散天空，做了天然的涼棚。院角零碎放着幾輛破壞洋車，房簷下，掛着幾隻洋車卸下的膠皮氣帶。院當中的樹蔭下，放一具兵器架，上面陳列十八般兵刃，映着一絲半點，由樹葉縫裏透過來的日色，閃閃作光耀人二目。兵器架前是一塊四四方方，黃土墊成的平地。這時那張七赤着上身，穿着一條灰春綢燈籠褲，左手執一把單刀，右手提着一條蛇頭七節鞭，正在那塊高土地上，轉來轉去，一手揮着單刀，一手掄着七節鞭，展開渾身解數，練習着武術。四面圍着幾個短打扮的小夥子，大概是他的徒弟，看師父習把式，潛心學習。那來順見了，領他們站立圈外，笑道：「師父的這一趟把式，還未練完咧，你們幾位略候，等他活動完了，再和他說話，一會就完了。」田夢北看見這一幕，倒是極感興趣，因和連吉慶等站着，留心細看，祇見那張七的單刀七節鞭，如同兩條長蛇，繞着他的身體飛舞，愈舞愈速，到後來白光一片，簡直辨不出是刀鞭，還是人影，深驚他好膀子力氣。猛然那七節鞭嘩啦啦一響，那張七練着忽然就地一滾，一個斛斗翻過，挺身又一個虎跳，站起來，那單刀捧在左手，七節鞭纏在攔腰，拉了一個架式，算是練完了。連吉慶便領着頭，和田夢北連玉環拍掌，叫了幾聲子，好。張七捧着一把單刀，笑着上前讓他們，到大樹榦下，一張長桌旁坐了。笑道：「獻醜獻醜不成樣子，徒弟們逼我

練幾手瞧，不得已了。這是笨力氣玩藝，沒甚麼值得好，多日不活動，比當年差遠了。「連吉慶笑道：「你今天練的正是時候，瞧瞧我們的環兒，和這位田夢北大爺，都是初次來，大家沒有看見過，趕得湊巧，他們也開了眼界。」張七忙和連玉環、田夢北點首爲禮，又特意向那田夢北做了一個半截揖，笑道：「田先生的仁風俠骨，我早聽見連大爺告訴了，我是極其佩服，今日一見，真乃三生有幸了。」這幾句話頗似由甚麼「七俠五義」摘下來的評書話套子。張七信口說來，倒也流利不打結巴。田夢北祇好也還他半截揖，笑說兩句「不敢不敢，久仰七爺的名望，今天目覩眼見，更是名不虛傳了。」張七聽了這話，並不知道謙虛，索性哈哈大笑起來。自有手下徒弟們遞上一條大的濕毛巾。張七揩揩頭上汗珠，順手一搭，那塊濕毛巾就搭在赤背上，當作汗衫，又拿一把大鵝毛扇，搗了幾扇風，笑道：「來呀，給這幾位客人倒茶來，今天是難得的聚會，大家夥聊一聊。」隨着便有徒弟來斟茶。那茶壺是一把鉛鐵壺，容量足有四五磅，茶杯也都是豆綠色的粗瓷燒製，那茶更黃黃的，顏色濃厚，亞賽一杯藥湯。張七拋下單刀，舉杯一讓，大家吃着茶。田夢北吃不慣這種濃茶，呷了一呷，先放下笑道：「張七爺的功夫，我今天瞻仰過了，很是豔羨，像你這身武藝，怎麼也要十來年的苦功，比念書人的十年寒窗苦，又有甚麼差別，所謂殊途同歸，並無二致，認識你這一位英雄，實乃畢生榮幸，不過今天冒昧登門，總覺得魯莽孟浪。」張七吃了一杯茶，聽他津津有味的說着，文傷傷似懂不懂。最後聽他稱自己爲英雄，又說冒昧孟浪，他便哈哈笑道：「聖人的書我沒有念過，咱們也聽說過，甚麼四海之內皆兄弟，那也不是聖人說的麼？告訴您說，我就是那麼一個人，大家何處不交朋友，今天我張七實心實意，盡這地主之誼，要交田先生這朋友，廚下早已預備齊全，一會冰水合的芝麻醬，一拌這過水麵，吃它一個痛快，這是我替連大姑娘應酬捧客的一片好心，沒有好的，左不是北京的家常便飯罷咧。」張七說罷，眼見那徒弟們七手

八脚，又擺上一桌子傢具，每人面前放一雙毛竹筷箸，一隻啓新公司洋灰磁的大碗，端上幾大碟甚麼青蒜、豆芽菜、胡蘿蔔，以及黃瓜絲。每碟上面都攪雜着碎冰塊，不用說吃，這樣一看，已然涼沁心脾。那幾碟的中間，又擺着一大碗芝麻醬，裏面也放着白亮亮的碎冰塊，一桌子的芝麻醬麵的佐料全有了。張七又笑道：「不成敬意，這裏廚子不是上等材料，做菜不好，拉得一手好把條，却是他的拿手好戲。今天大家放量飽餐一頓，嚐嚐他的手法，敢保錯不了。」田夢北看了這一桌子東西，知道這芝麻醬拌麵，在北平必是一種敬客的上品，自己初次來，甚覺不過意，笑道：「七爺太客氣，連先生拉了我來，祇說吃吃茶就走，並沒有說吃麵，想不到七爺如此客套，那麼我這上當的，別的不說，祇有實心實意的謝謝了。」張七聽說謝謝，他把那粗厚的手提起來，往桌上一拍拍得那碗碟一陣叮噹亂響，說道：「對！這樣才是男子漢的本色，我們一見如故，大家生來有緣，你吃我這一頓芝麻醬麵，以後我说不定吃你多少頓燕菜席咧。這不是朋友的投緣對勁，彼此不分的義氣麼？」他兩個說得高興，那連吉慶父女笑着，看他們怪有意思。連吉慶插入口去，笑道：「田大爺不必掛心，七爺就是這樣痛快，弟兄們的緣分，像我們父女儘管吃七爺，從來沒有謙讓，今天又做了陪客，吃完抹抹嘴一走，決沒有客氣。田大爺祇管跟我們學，沒有錯。」那何笑塵這時正幫同指揮着徒弟們擺設佈置，聽他們說着，便問道：「麵來不來？是吃酒，還是吃麵？廚子來問麵煮不煮？」張七聽說吃酒，他就把嘴唇一抹，笑道：「酒今天算了罷，我這幾天胃口不佳，大夫說是酒鬧的，勸我戒酒，我已兩天不動了。其實今天盛會，拿它開了戒，似乎也沒有甚麼，或者隨便配幾個菜，先來它幾杯？」張七言還未罷，田夢北已然開口相攔，笑道：「酒不要了，痛痛快快，吃這涼麵，多麼舒服。今天雖是秋景，熱的又可以，我們少出一些汗，還是少吃一杯罷。」他的主張，那連玉環早贊成了，笑道：「對啦！我也是不願吃酒的，像我爸爸那天和七爺吃得醉薰薰，回家一吐

把老本都拐出來了，那是何其苦呢！」這話說得連吉慶面上一紅一白，不大得勁。張七卻哈哈笑道：「那麼今天把酒打倒，大家來湊合我，來麵罷。」那何笑塵果然一聲吩咐下去，片刻先端來一隻大綠瓦盆，盆內一大上子涼水，泡着滿滿一盆麵條。那麵條扯得很均勻，由徒弟來順用箸箸挑到大碗裏，一碗碗的端上來。張七笑道：「這東西吃着，已然有些過了景，最妙三伏天氣，樹底下納涼，餓了一吃，才算是滅火消涼的好東西。現在天快涼了，吃一天少一天，快吃它不得咧。」說時候，舉手向大家一讓，他並不多言，祇道得一個請字，就把那尖尖的一滿碗麵條，挑了起來，再拿那幾樣青蒜、豆芽、黃瓜絲放上，另澆上一大匙芝蔴醬，把筷子一連挑了幾挑，然後唏哩呼嚕，吃得十分痛快。田夢北看見那連吉慶父女，以及那唱鬍生的何笑塵，都一人端一碗麵，大吃大喝的，自己也就端起一碗麵，如法泡製，果然入口涼爽，精神爲之一快。這頓麵條吃完，那張七又指揮着徒弟們掄槍舞劍的，練了一個夠，大家說笑些時，才盡歡而散。田夢北今天和醉鬼張七一接頭，覺得他爲人豪放，雖說是粗俗，還可以交得，告辭時極致欽敬之意。笑道：「七爺賞麵吃，我們謝謝，好在彼此來日方長，盤桓之日正多，以後不短和七爺請教，今天的叨擾，我們也不掛在嘴上，免得七爺不高興。」那張七已送到門外，聽見田夢北又說客氣話，他聽着很是順耳，拍着兩隻手，笑道：「就是這樣，以後誰也不用拿誰當外人，我這裏沒有別的，粗茶淡飯，來了吃會子，喝會子，看我練會子，我這輩子就是愛交個朋友，祇恐怕你們念書人，看我不文明，總夠不上和你們高攀就是了。」田夢北忙着又謙謝幾句，答應着改日再來，和連吉慶父女走出那條胡同，各自分手。田夢北出王府井大街南口，坐上電車回家，連吉慶父女不坐車，汗溜搭搭的，又走回來了。這天大家分手時候，業已暮色蒼茫，及至連吉慶父女到家，那天色早已萬家燈火了。連大奶奶一個人坐在院裏，拿一支牙籤剔着牙，嘴裏哼唧唧，低唱着幾句：「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」的李鳳姐戲

詞。神態安逸，大有吃喝不發愁，夠了本的模样，連玉環進門嚷道：「媽呀！你瞧，這麼晚了，大街門做着，也不關上點，這許來一溜門賊，零零碎碎，拿點東西走，不是就晚了麼？破家值萬貫，沒有甚麼，也犯不上這麼呆大膽呀！」連大奶奶坐在一隻小板凳上，把那牙籤一丟，站起身來，迎着他們父女，笑道：「得了，我一個人的姑奶奶，街門開着，是迎接你們爺兒倆咧。不是在這裏唱甚麼空城計。這麼大的活人，坐在這裏，就不算數了。除非怕那溜門賊把我偷走，偷我也不要緊，一天兩頓飯，好吃好喝，怕他們養活不起。」說完了，格格笑起來。連吉慶關上街門，邁步走進來，見他們母女，在院裏笑成一團，也笑着說道：「你們娘兒倆倒喜歡，一見面就這麼樂，把從前的哭氣，喪都沒有了，這樣，咱們就要交好運了。」連大奶奶笑着問他，吃飯沒有，連玉環說吃過了，又問在那裏吃的，吃的甚麼東西，有田大爺沒有，連玉環看看院中的一角，那高大娘等人，三三五五，似是指着這邊說笑，便一下紅了臉皮，走進房裏去，隔着一層窗戶紙，喃喃抱恣道：「媽，怎麼又問這些個，我們不提那大爺小爺，免得給人家留下話柄，又不三不四，說些閒話。媽你祇管說，不想想人家大姑娘，受得了受不了。」連大奶奶兒女兒兒又靦靦起來，也不禁笑了。再問問那連吉慶，知道他們是在張七家裏吃過飯，有田夢北在一起，這正是盡興而歸，便笑道：「這有甚麼關係，我聽見才喜歡呢。環兒你跑到屋裏幹麼，我早料到了，一個人小包醬肘子，芝蔴醬燒餅，早吃飽咧。」說着一頭追進屋裏去，連吉慶一個人站在院中，借着月光一輪，看看院鄰，皆在外面乘涼，晚風徐來，觸處清爽，夜色如水，已有幾分秋意，就且不進去，把布長衫脫下來，搭在院中曬衣繩上，免不掉和院鄰說幾聲，「您早吃飯啦，這天氣可不壞，再熱不過幾天，大樹穿着，就脫不下來了。」那院鄰倒也和和氣氣的搭道，說着：「可不是您哪，大爺剛回來。」那高大娘的丈夫高大爺，他本是一個鐵廠的工人，快五十歲了，穿一身粗藍布短袴褂，那上身短褂，本是開着對襟，可是偏在襟上一連裝

着一排足有二三十個密密的白骨洋鈕扣。那條袴子更短了，露出白線襠口上的一段肉皮。底下穿的一雙漢口皮鞋，腦袋上却油光亮亮，林着一頭背髮。這種打扮，好像是北平鐵工廠工友的制服。一看就知道他是勞工，月薪在二三十元之間的，祇見他今天特別客氣，端着一把細瓷小茶壺，兩隻茶杯，橫着走了過來。笑道：「連先生，密斯連，今天天氣可不是不壞？咱們哥兒倆，老沒有功夫說話，今天難得聊聊，先來一杯喝。這是吳德泰四大枚一包的茶葉。」連吉慶平常和這位高大爺，因為他是一位二房東，在這大雜院裏，算是一個高一等的一班街坊眼裏的小資產階級，不大要說話，除去付房租時，有幾句交帶罷了。今天見他降格來談話，連忙笑道：「不敢，高大爺，您是一個官身子，我們不敢耽誤您的光陰。今天您沒有做夜工，晚上休息了。」那高大爺放下茶壺茶杯，又自己去拿來兩隻小凳，和連吉慶對面坐下，斟出兩杯茶來，微微笑道：「不錯，今天沒有夜工，這兩天臂膀不大得勁，不敢做雙工了。田先生，您喝一杯，這茶真叫不壞。我老早想和你談談，都沒有工夫，今天可碰上了。」連吉慶見這位高大爺，平素少和自己有得話說，今天忽又如此慇懃，心裏非常不安。笑着接過一杯茶，呷了一呷，清香撲鼻，是一包上好的香片茶葉。連連贊道：「好茶好茶，像大爺白天累了八九小時，夜晚歸來，吃吃好茶，坐在院裏一納涼，那一天的疲乏，也就歇過來了。像我們浮游無定，一天天不知何處適從，混了上半頓，不曉得下半頓何在的主兒，真是不能及得萬一的了。」連吉慶口說着，他把眼睛一看自己的身上，微微吁了一口，大有讀書誤我，養字不能療飢的感想。那高大爺見連吉慶慨然自嘆，他呷着一口茶，那手托着茶杯，杯沿靠住嘴唇邊，一吸氣，發出噓溜溜溜的微聲。微然一笑道：「連大爺，連先生，你這還有甚麼可發愁的？不是你的女兒唱戲唱得有起色啦麼？那你就等着吃現成，花現成，當那現成的老太爺，也就是了。似我這等碌碌庸庸，本無一提及之必要，朋友們看我，不亞如討飯的老花子，賣力氣的小力笨。」

雖然現在常提的，工人是甚麼，但也扭不過人的眼睛，偏要瞧不起你，你又無奈？可是話又說回來，我倒是常常這樣想，憑氣力掙錢，一滴鮮血，一滴熱汗，無論如何，午夜捫心，總可無愧較之身不動，膀不搖，讓自己的妻小去拋頭露面的苦掖，他來吃那一碗現成的王八飯，又高上一層了。」高大爺說畢，哈哈的笑聲，洋洋的散佈了一院。那旁的幾位說閑話的太太們，有的也跟着拾笑，格格的笑了起來。高大爺容這一院子笑聲，沉下去後，他又端起茶壺，代連吉慶斟滿一杯，自己却嘴對着茶壺嘴，咕嘟咕嘟，好似吹喇叭一般，灌了一氣。又抬眼一望，連吉慶微笑一笑道：「連先生，這是我自己的想像。連先生，你們的姑娘唱戲唱得紅了，前程萬里，不可限量。我的膝下兒女不生，這輩子絕活，享不上這個兒女的福咧。」連吉慶以為這位高大爺說甚麼好話，這一聽是拐彎繞脖子來罵自己為吃王八飯，自己不是傻子，焉不懂得條的紅了面皮，一股怒氣直衝上來，把手裏的茶盃，往下一放，想發作又無理由。祇有冷笑道：「高大爺，哥兒倆不過玩笑，我年紀小，是個兄弟，求您早晚多照應。這沒的說，我們被窮所擠，吃這碗南方所說的開口飯，沒有別的，一不偷人，二不搶人，敢保良心上自問無愧，我們實在擠得無路可走，並不算新鮮，請大家別笑話我們一家子。」連吉慶明着是對高大爺一個人說的，暗着就是對大家而言，那眼睛圍着那邊幾位太太，連轉幾轉，眼淚已然奪眶而出，再也說不出來甚麼了。那高大爺却哈哈一笑，把茶壺放了，說道：「大爺這可沒有你瞧，兩下的話，教我說的聯了宗咧。咱們誰要有心罵他甚麼，就是甚麼。您的話，我的話，咱們哥兒倆的話，酒逢知己千杯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天津衛講話，這不是糟改麼？得啦，哥哥癡長幾歲，多吃了幾杯酒，說話有些顛三倒四，沒有兄弟你恕不過去的，今天不談了。」那高大爺說罷，拿起茶壺，茶杯站起要走，那高大娘也跑了過來，替他拿起那小板凳，一手推着他回去，帶笑報怨他道：「你這人是怎麼說話啦？這不是當着矮人說短話，誠心和人家爺兒們過不去？」

走，連先生別理他，讓我去細細收拾他。」說罷，那幾位太太索性縱聲大笑，高大娘拉着高大爺，一直跑進他們屋裏去了。那高大爺到了屋裏，還拖着一條舌頭，隔窗笑道：「連先生，對不起了，我是吃飽了撐的，您別跟我一般見識，我睡了。」連吉慶見他們對自己的輕視，直是當面侮辱，心頭火發，想要還他幾句厲害的，惜乎自己又無那等犀利口齒，沒奈何，一聲不響，負氣起身，縮進屋裏去，擦着臉上的濕痕，長長嘆道：「人貧志短，馬瘦毛長，我連吉慶何嘗是那等人，祇怨我生也無能，偏偏住在這大雜院裏，受這些東西的骯髒氣，也罷，君子無時且耐時，我們還是不理他們罷。」那連玉環躺在炕上，連大奶奶却坐在炕沿，也正低頭垂淚道：「你老是那樣愛說話，又招出他們一大篇來，這是何苦，我們惹不得人家，還躲不得人家，麼環兒剛剛說的好，回來看見這院子裏的幾家街坊，就從腳底，往上冒火，想搬出去，另租它一所獨門獨院的小房子，又沒那麼多的錢，她這裏傷着心呢。」連吉慶見連大奶奶一說，知道她們業已聽見了，自己彷彿豁然貫通的心裏，忽一清爽，笑道：「這話也對的，我們真不如搬出大雜院，躲開這幾家子的乾淨，省得早早晚晚，大家不痛快。這幾天在外託着人打聽打聽閒房，有合適的小門小戶，就租上它一所，也免得環兒氣壞了。」連大奶奶見他不去體味自己的言語，却草草了了的，響應自己的主張，也笑了一笑，拭淚道：「你這人說現成話，是澡堂子的鞋，沒有對的。可是你不想想，話未曾說，先問你的錢在那裏，沒有錢，少說幾句橫話罷。」連吉慶一手托着腮幫，也怔着三復斯言，覺得此舉大費斟酌，半晌忽又從連玉環身上，想出主意來，點頭道：「罷了，父親指着女兒吃飯，已然成了他們的口角流言，我也不否認了。這事說不得，亦要出在女兒身上，少不得要由環兒向她的好朋友田大爺那邊提上一提，無多有少，田大爺總還拿出錢來，我們就搬定了家咧。」連吉慶說着，那眼睛一瞟一瞟的，專看那連大奶奶的神色。連大奶奶聽了，這虧得他想，多少也是一條道路，就拍着那炕上



的連玉環道：「環兒，你聽見了麼？這也是一個主意，你願意搬家，明天你就和那田大爺說說，讓他發一發惻隱之心，多少幫我們幾個，躲開他們就是了。」連玉環躺着哼了一聲，作爲答應，又一古碌身爬起來，看看連吉慶，再看看連大奶奶，沉默片刻，低頭拿手指在炕面上，東一畫西一畫的說道：「明天我那不是給人家跪着不起來呢，我也不在這裏住了，無論如何，央求他借給我們幾十塊錢，搬出這窮八家的大雜院，不和他們在一處鬼混了。」連吉慶夫婦見女兒願出面，這事就大小可成，說不出的欣喜，一家子老少三口，燈下又講些唱戲的閑話，一宵也就過去。那連玉環第四天在福興茶樓，唱的本是賀后罵殿，仍由那鬍子老生何笑塵配戲，一齣戲交代完了，想要找田夢北談談話，讓連吉慶去前台找上茶博士一問，那田夢北却是沒有來了。連吉慶親去找找，也是不見，回來報告連玉環道：「巧極了，田大爺沒有來，前台找遍了，那裏有他的影兒，太巧了。」連玉環是一個急性的人，聽見田夢北沒有來，馬上又寸心如焚，急得不可開交，說道：「這可怎麼辦？我們正找他，他偏不來了，您在學校見着他，提了沒有？」連吉慶聽她問在學校，他就搔首踟躕道：「可也就說呢，我在學校今天就沒有見到他，不知他何以未到學校上課，我們可到他寄居的平安里，望看他一下好不好？」連玉環見父親說未見到田夢北，要到他家中去，她也沉吟一下，說道：「我們去了，他若是不在家呢？」連吉慶見女兒不反對，祇是怕不在家，就笑道：「他不在家，我們再回家來，去一趟也應當的，所謂心到神知者正是。」連玉環見父親的妙喻有趣，說田夢北爲神，也笑了起來。父女二人出福興茶樓，沿東安市場北門往東，從米市大街青年會上第一路電車，再由北新橋轉第四路電車，一直就到了太平倉平安里。那所謂平安里，也不過一條上海式的小弄堂，連吉慶父女進去一走，他是輕車熟路，很容易的，就找到了那田夢北住的一所公寓式的寄宿舍。問問聽差們，田先生在不在房間，那聽差聽了答道：「田先生臥病了，他早晨起來，

連課也沒有去上，祇是面皮焦黃，一趟一趟的跑廁所，肚子鬧得厲害。」連玉環父女聽得田夢北臥病，這把今早未到校的緣故明白了，可是又吃着一驚，忙道：「你快快領我們到他屋裏去，我們是看他來了。」說畢，又向那連玉環道：「環兒聽見了麼？我們來得湊巧，田大爺原來病了。」那連玉環也自着忙，父女二人隨着那聽差，走到田夢北住的房間外。那聽差敲門，推着進去，報道：「田先生，有人來瞧您哪。」說時，他把那門推得開敞，一面讓着連吉慶父女進去。連吉慶和女兒都是第一次到田夢北房來，但見這是一間布置簡潔的房間，寫字台茶几圈椅坐凳，以及書架衣櫥，佔據着大半間房，那另一半間却是一架白滋漆單人鋼絲牀。田夢北就正坐在上面，下身覆着一床夾被，臉上微微帶着病容，見那樣子也是躺着剛坐起來。看見是連吉慶父女，慌得他扎掙着往床下推來。說道：「我當是誰來了，原來是你們父女二位，這可不敢當，我今天沒有到學校去，你們怎麼知道我病了？」連吉慶父女見田夢北推着要下床，他們忙去攔阻。那連玉環尤其走到前面，一把將他扶住了。說道：「田大爺，您別說了，看我們這樣兒，兩手空空，像是來看您的麼？我們是趕得巧了，正是來拜訪，偏偏田大爺就病了，這是那裏說起，你得的的是甚麼病？昨天不是還好好的呢？」田夢北聽他們攔着，也就不下來，坐在床沿，喊那聽差們伺候烟茶。連吉慶看那田夢北精神尚不十分壞，想必無甚大礙，也就說道：「田大爺不必張羅我們，先說說你的病好一些沒有，到底是甚麼病呢？」田夢北見他們都很關心，自己想了又想，也很好笑，說道：「事情往往不是預料的，我們昨天吃的那芝蔴醬拌麵，涼涼的，吃着怪好的，吃得口滑，我吃了不少，誰知半夜肚子就不好受，今天跑了幾趟廁所，水洩得要命，故此早起未上學，下午好一點，也不敢出去，怕的是半道出毛病，這會好的多了，你們父女關念，我這裏謝謝。」連吉慶父女聽見他生病的由來，也都笑了，大家就在床邊談了幾句。田夢北又問今天唱得戲怎樣？身子不爭氣，沒有聽見連大

姑娘的玉音，實在不無遺憾。連玉環却盈盈笑道：「得啦罷，田大爺，別開我們的心了，還不是大家捧場，吃這一碗梨園飯，這也是我們爺兒倆的人緣，起滿坐滿，還沒有人說不好，人緣一有，跟着飯緣就有了，田大爺，你說是不是？」田夢北也自一笑，看看他們父女，不免重替他們想想，當初現在，兩相比較，誠有不堪回首之感。便點着頭道：「這也是一條正路，祇盼着你的前程遠大，幾時彩排上台，甚至於正式演了，那才有了財緣，所謂不可限量了。」連玉環見他的話，是爲自己設想，也有所感懷，重現恨恨之色道：「那也許可以罷，不過我是要搬出這個家去，才能夠談到彩排唱戲，如果在這邊家裏的話，就是這現在的局面，都不易維持，更何從而談到上台？這話現在真是談不到。」田夢北見她好端端的，忽又忿懣流溢，吐語牢騷，就又想一忽也覺悟，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這話大概說的是住宅風水不好。我聽人說過，北平人講究風水，講究得厲害。買一所房，置一塊塋地，都要經過看風水的陰陽生同意，看看各方面，對於目下的己身，將來的兒孫，都無妨礙，方能正式成交。所以有許多不發跡庸碌一生，也把這責任推在他的住房或塋地上，說是怎麼風水不好，這大概是猜對了。」那連玉環冒昧的說來，不料田夢北却鑽到岔道上去，想入非非，倒也難得，不禁嗤的一聲笑了。連吉慶就此機會，一想說出實情來正好，便不待女兒再說，自己先把住房鄰居的態度，怎樣難堪，講給田夢北聽了。又說道：「田大爺沒有不聖明的，我們唱戲指身爲業，窮出來的見識，一天和他們住在一院，實在生不了這宗悶氣。再者說，環兒剛出唱，正是要緊的時候，這萬一把她氣出毛病，我們一家子可就沒有指望了。要以我們大家商議，打算即日另覓閒房，搬出這塊地方，並不是迷信風水，我們都是新人物，不相信那一套的。」田夢北聽罷，這才知道他們想搬家，不願再在原處居住，回味着他講述的原由，也笑道：「這樣說北平還是那等不開通，不是我說，幾家子窮的連炕席都快混不上了，規皮規臉，還說那氣人語，這真是不知好

歹，不如搬開去，免生那無謂閒氣。」連玉環見田夢北表示同情，她的勇氣就鼓起來了。自己也不必慮遲疑，率然出口，開門見山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們打算搬家，但是那一挪動，可又要不少錢，我們一家子爺兒三個，爲這個正着急，來找田大爺，也正爲的這件事，倘能幫我們幾個，我們這家就搬成了。誰想田大爺又病了，我，我也是太冒昧了。」說着她，鼻翅兒扇動着，嘴角也徐徐抖顫，一下就低下頭兒了。田夢北看她的來意，乃是登門求助，情詞懇摯，好教人見之酸鼻。想着這孩子定然受了不少委屈，再一看那連吉慶雖不說話，却是倒剪着兩隻手，低頭來回散步，彷彿也一籌莫展。就先安慰他們父女道：「這不算大事，搬回家不是了不得，我的病也並非要命症候，二者毫無關係，並不發生影響，你們祇說搬家需要多少，我再斟酌一回，那怕我個人力量不足，再去他處宛轉周旋，也必要達到搬家目的。我是一個學生，手裏沒有多少，出去親朋處張了口，尙不致爲碰釘子。」田夢北說完了，再看那連吉慶，他的散步停止了。那連玉環的頭也抬起來，他們爺兒倆互相一瞧，連吉慶就微吁一口，搖搖頭不語。連玉環倒急起來道：「爸爸，你倒是說呀！別乾聽我一個人，田大爺是答應了，我們搬回家，用個三十塊二十塊錢，也就行了麼？」連吉慶這半天不敢正視田夢北，實在他的眼皮裏，已是濕潤了。聽着點頭道：「這個無盡無休，無有一定，比如你年紀小，愛好看那麼借着搬家，添買幾樣傢具，可就多了，倘是乾乾淨淨的一搬，新房的茶錢打掃錢，連房祖照例三份，再加上雇人幫忙，二三十塊錢，可也正是用不清咧。」連吉慶剛剛說完，那田夢北在床頭被褥下一翻，早翻出一隻小皮夾，打開捏出一打中國銀行鈔票，也沒有點數，就近往連玉環手裏一塞。笑道：「也不用說搬家，也不用添買傢具，我屢到你們府上打攪，也該大小有個意思。這個今天送給你們爺兒倆，搬家買東西，隨你們的便，是我的一點心，等過日再爲你們溫居賀喜。」連玉環畢竟是小孩子，稚氣未除，一見那鈔票，她已易悲爲喜，笑着一臉道：「爸爸

你不用着急了，這不是田大爺幫了忙麼？你收起來罷，我身上是帶不住錢，一會可就丟了。」連吉慶回過身來，一看連玉環的兩個大指食指，夾着一打花花綠綠的嶄新鈔票，遞到自己眼前，就勉強伸出手去。接過來，略略一點，不覺吃驚道：「環兒，這錢是你手裏來的，快快再由你的手，還給田大爺去。我們無功受祿，寢食也要不安，況也用不得這個數目，我們不敢生受，快還給田大爺。」說時，他的鈔票又送回連玉環手裏，那意態顯示着堅決，連玉環未曾點清數目，見父親嫌多不收，也不知到底多少，拿來手裏一點，那是五元一張的鈔票，一共却是二十一張，整整的一百零五元。她近年以來，何曾見這多的錢，一時反不曉是喜，祇覺得拿在手裏，不想再丟出去，來回點了幾點，是一百多元，沒錯，她却皺着眉毛，不期然而然透出一種嬌笑，向田夢北道：「田大爺是怎麼了，我們就是搬它幾回家，也用不了這多錢呀。這怪我爸爸要給你退回去麼？我看你還是拿回一半，或是三分之二，剩下的給我們搬家。這一百多塊錢，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膽子，實不敢要的。」說完了，鈔票在她手裏拿着，却又不往出遞，那眼睛裏秋水盈盈，祇在田夢北臉上看着。田夢北見他們父女的神態可笑，自己的錢，心裏有數，焉不知道是多少。就笑道：「你們爺兒倆拿了去罷。那是一個提不起來的數目。你們若要個三百五百，我就須另想法子了。搬家剩下的，就煩連先生費心替大姑娘添買些傢具，一百來塊錢，提不到話下，祇願意你們的唱戲好了，比甚麼都好。」連玉環見田夢北是出手則已，這一出手，就爲數可觀，並且慷慨大方，決不帶一點小家子氣。因之他拿着那一打鈔票，晃了晃，笑起來道：「田大爺說的也對，等我們唱戲發了財，再加數奉還罷。這就算借你的花，丟人露臉，都在我一個人身上。我若一個唱不紅，田先生這錢，就算禿尾巴鷹，沒有回來的希望了。」說着，她的手一回，把那鈔票，回到連吉慶手裏。又笑道：「爸爸你收起來罷，田大爺拿出來了，我們不要又塞回去，人家的意思誠實，還要給我添買傢具咧。」那

連吉慶看田夢北是這樣的實在，他的手伸出去，拿着那一打子鈔票，神經系不曉受了甚麼波動，手腕子顫微微的，尙自勉強笑着道：「環兒，我們這錢是收得麼？收不得的呀。」連玉環將鈔票交給他，見他還不大願意收，却橫打鼻梁，挺着胸膀道：「爸爸收下了罷，錢由我償還，決不短少人家一個，暫時借借用罷了。」那連吉慶謹謹慎慎的，塞進懷裏衣兜，再拿手在長衫外拍拍，試試不要塞岔了，另向床上的田夢北請了一個安頭上的腦筋，一根根繃起，臉上極度不安的，致謝道：「田大爺，謝謝你哪，我們爺兒倆的運氣，這算是遇見貴人了。我們拙嘴笨腮，一家子窩囊肺，不會說甚麼好話，祇有盼着您早得病，晚上就好了，明天好再去捧捧我們環兒，環兒快給田大爺道謝。」那連玉環却鼓着兩個小腮幫，不聽他呼喚，扭一扭脖頸道：「我不要道謝了，這時候使了人家的，日後就能夠還人家，我謝的是甚麼呢？」連吉慶見女兒使了人家的錢，還要態度倔強，方要說話，田夢北看他們父女神情，真夠可憐了，便嘻了一聲，又笑道：「你們別麻煩了，我是送你們，也沒有說甚麼還，你們就放心大膽的去用，沒有咱們再籌畫，那都是小事，無足掛齒。」連玉環才嫣然一笑，對田夢北福了一福，算是謝了。那連吉慶也自歡喜起來，他那裏用手拍着袋中鈔票，自言自語的，盤算道：「這年頭，錢可是不經花，說起來一百塊錢，三下五除二，也就完了。房錢支付出去，剩下七十來元，別人不要，給你環兒都置了東西，收拾出三間屋給你。那三間是兩間一暗，兩間明的，擺設成爲會客室。一間暗的，買架木床，衣櫥，梳粧台就是臥室了。那些傢具等項，爸爸要自己去天橋舊木器舖買八成新的，六七十塊錢，差不多正夠用。」連玉環見父親有了錢，主意也來了，她却看了田夢北一眼，嘆喏一笑，那連吉慶却才醒過來，看着連玉環，怔忡可的道：「環兒，你說甚麼來？我們走了麼？」連玉環更笑得拍手打掌的，嬌軀亂顫道：「可不是走麼？有了錢，就該花去了。」那連吉慶當真向田夢北告辭，田夢北笑道：「你們走，我不送了，我晚上真要好了，明

天就照常去福興茶樓，你們不必掛念，這是小病。」那連玉環見田夢北似需靜養，就不再說話，祇歡歡喜喜，伴着連吉慶出去了。田夢北聽他們腳聲去遠，自己肚子裏原本不大得勁，又去廁所恭桶，坐了一回，晚上略見輕鬆，還不很痛快。第二天却又曠課一日，福興茶樓又缺席了。晚上連吉慶至，至誠誠的送來一匣牛骨髓油炒麵，幾大包滿漢餛飩，親身又來探視田夢北。據說鬧肚子的人不宜再食生冷，故此未給買甚麼鮮果冷食，祇買了這兩樣北平的吃食。牛骨髓油炒麵是用開水沖食，滿漢餛飩可以當點心用。田夢北都謝過收。下那連吉慶又順便告訴他，有錢辦的稱心事，今天透出找房子的風去，已經有朋友介紹，有了幾處房屋，據環兒的意思，她喜歡那離東安市場不遠的乾麵胡同的一所，那所房不多不少，獨門獨院，整整六間房，住着再相宜沒有。不過離學校較遠，我午飯不便回去吃，那房價因地勢關係，也太貴了，共合一月要十五塊錢。頭一個月還好，不要三份，祇要兩份半，那不也是三十多塊啦麼？我們還未商量好，環兒打算再少一點，每月十二塊錢，就可以住了。田夢北聽了，也很願意他們從長計議，這一個月房錢，先要出去十來塊，未免過於浪費，仍以在附近地勢稍次的胡同找房居住，比較節省。至於將來的前途，本在未定，房子不夠住，環境當然也好了，那時再遷移，也還不遲。連吉慶深以為然，當晚辭去。那田夢北清夜自思，這樣把一個好女兒，漸漸培植起來，使她成爲一朵名花，倒也煞有興味。然而這又豈是自己前所料及，真沒有想到和這一對唱船頭的父女，交如莫逆，感情越來越進步，由此又漸涉遐思，想到連玉環憨態可掬，昨天給他們父女錢，她在欲收不收，宛轉情多，把小兒女的情緒，流霧於未覺，那種愛錢的表現，真是畫也畫不出來。田夢北想來想去，想得瞬息千里，思潮軒然波動，每天躺下，即刻熟眠，今天居然失眠，枕上轉側，總也睡不安實，遙聽那道上的壁鐘，噹噹敲過一響，再捱了片刻，始才困眼矇矓，似睡熟非睡熟，昏昏沉沉，彷彿身體不在寢室。那耳際鑼鼓聲喧，箏繁弦沸，

又在福興茶樓聽那連玉環的清唱。恍恍惚惚，連玉環唱得好像是一齣特別的新排佳劇，那台上也不是往日擺設，幾張簡陋的桌椅也沒有了，本台擴大到好幾倍，那台上繡幔低垂，彩帳高挑，連玉環身上穿的行頭，是一件寶光四射的仙女古裝，頭上雲髻高挽，頸後又垂着一條髮辮，身披着一把寶劍，在台上燈光影裏，往來翻躍而舞，嘴唱着：「身背着這青鋒海底巡行。」這齣戲田夢北在南方聽說過，是一齣由鏡花緣舊小說摘下來，君子國女子下海尋爹奉母的一段故事，名字叫做廉錦楓，爲戲界大王梅蘭芳獨有，今天看見連玉環居然唱起來，誠覺意想不到。看着聽着，猛然一陣震天價采聲，把自己驚醒了，原來却是南柯一夢。田夢北定了心神，翻了翻身，那歌聲靡靡的，仍在耳際盤旋，細一辨別，却原來是幾隻蚊蟲，嚶嚶的飛在耳旁，作怪想着自己笑了，這一夜如此過去，第二天算是扎掙着起來，到福興茶樓聽了連玉環一齣「戰蒲關」。晚上回來，一夜睡得安穩，這一場小病，直過去四五天之久，精神始行恢復，早起照常上課，病體才算痊可。這一天課後又到福興茶樓，那連吉慶迎頭就報告道：「好教田大爺聽了喜歡，我們昨天已經搬家，遷移到乾麵胡同內官房大院甲六號，那邊是獨門獨院，南北東房共六間，房租便宜，一個月才十塊錢，合不到兩塊錢一間，田大爺從此可以常常去坐了。」田夢北見他幾天未提搬家，今天忽說遷移過去，自是樂開笑道：「很好，等你們搬過去，把一切安排妥善，我必到門上賀喜。」連吉慶却哈哈笑道：「咱們是誰，還講究甚麼，自己人沒有說的，早安排了，請你今天散戲到家坐罷。」環兒她媽還特爲田大爺預備晚飯，大大的熱鬧一下。田夢北見來得如此倉卒，再要說時，那連吉慶又笑道：「田大爺，話是說了，不須您再客氣，環兒今天的戲，提前早唱完，她一個人回家了，你要聽她唱，這裏今天不行，就要到我們的新居去。倘若您捨不得這邊的戲，聽完了再去也可以。」田夢北見他說連玉環唱完了，自己就不堅持，祇說上一聲打擾了，買上幾樣茶葉點心之類的禮



品和連吉慶同到新居。那官房大院是乾麵胡同的一條死胡同，七歪八岔，盡是中下流的普通住戶。這所謂門牌甲六號，倒是一個窄窄的小洋門牌，兩扇門板朱紅油漆，尙自嶄新，左角釘着一塊「連寓」的小銅牌，很是淨潔齊整。連吉慶按按門框上的電鈴，那連大奶奶就在裏面應着聲，問道：「誰呀？你們找誰呀？」連吉慶笑道：「不用問了，是我回來了。」連大奶奶忙着開門，那連吉慶已讓田夢北進來，她看見田夢北携來幾件禮品，就笑着接過來，說道：「田大爺得了，來到了就是啦，又費心買這些東西，我們若不是您，那有今天呢？這一來逃出火坑來了。田大爺，我還沒有給你道謝。」說着，她一隻手提着那茶葉罐，一隻手提着那點心等件，腿彎兒往下曲了一曲，請了一個半截子安，就算是行禮了。田夢北還着禮，看這院中花木扶疏，種着幾叢狗尾巴花，望日蓮，野茉莉，當中還有一顆大棗樹，枝葉碧綠，花色紅黃，那棗樹上更鮮紅欲滴，結了滿樹的棗子，枝葉鋪散一院，着實是一個好住宅。不禁笑道：「我們不說客氣話，也不必張口閉口不離謝，祇說你們找的這所住房，簡直是迎着我的心來的。我生來便喜愛幽靜，不願意過事鋪張，難爲你們與我所見皆同，這幾個錢不算白花呀。」那連大奶奶拿那禮品，放在房簷下，聽見他贊獎住房好，便又扭回身來，笑得不能合攏着口道：「田大爺還說呢，我們老公母倆，誰有好閒心，是那玉環生來喜歡這些花兒草兒，她看見這房子，院裏栽着花木，就鬧着要住，就是那邊舊房，院裏的花草，也都是姑娘種的，不干我們的閒事呀。」說罷，她又朝北房裏喊着環兒道：「田大爺來了，你還不快出來，往屋裏請麼？」那連玉環這才答應聲：「這就出去。」聽着北上房的竹簾吧噠一響，她穿着一件新綢袍，一甩簾攏出來，那掀簾是用左手，她右手還拿着一隻小假象牙髮梳，正在通着頭髮，出來就順手別在頭髮上，把那竹簾復又高高挑起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您還等我們讓麼？來了，走進院子，就好意思不進屋子了。」田夢北看見連玉環出來，自己不能再站，和連吉慶夫婦走

進北房，一看那排場大方極了，那真如連吉慶所說，是地道的兩明一暗。那暗間掛着一塊假紅印度綢的單門帘，看不出內幕，這兩個明間，却大大的可觀，寫字台轉椅打牌桌，沙發立鏡衣架，一色都是黑瓷漆，六七成新的舊貨。那牆上的糊就的銀花紙，雖嫌老舊，但是疏落落地，掛上幾隻風景鏡，幾件山水字畫，也就拾舉起來，顯得乾淨利落。自己笑着說了一聲好，又看了那連氏父女道：「這樣也是一個家庭，像一個坤角住的房子了。似你們原舊住的房，亂七八糟，進門沒有下腳處，那怎麼能讓客就是稍微乾淨一點的人，你們讓他都坐不下去。早就該搬家，你們早說一聲，也就早搬過來了。」那連大奶奶見田夢北看一看，面有喜色，即知這位花錢的先生，沒有甚麼不滿意。因之她拿着一隻鷄毛撻子，擲擲桌上舊花瓶，又拿着一塊舊揩布，再擦擦那桌面，一面笑道：「田大爺說的錯了，可是我們若沒有你這位大爺，這輩子真沒有希望再住這樣的房子。這也是環兒的人緣，我們老公母倆的一步老運，仗着好朋友的扶助，才得又有今日。」田夢北祇是微笑着，口中不言語，倒剪着兩隻手，要去賞鑒那壁上字畫。那連吉慶却又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再到環兒的臥房看看，教環兒領你去，這字畫看不得，幾毛錢一幅小攤上的貨，不過掛着好看，嚇嚇人罷。」田夢北再一回頭，那連玉環已把那單綢門帘，高高掀起，笑着點頭道：「田大爺，別瞧了，您往裏請。」田夢北不知高低的給她一讓，一脚就踏進去。祇見這一個小暗間，也是一色黑漆半舊木器，玻璃鏡的梳粧台，本欄杆的大牀，裝摺衣服，的抽屜桌，放臉盆的洗臉台，那梳粧台上，一堆化裝瓶罐，撲粉盒，敝着，丟着一個粉撲，用過好像沒有多久。看了一遭，連玉環拍着那牀沿，自己先坐下道：「您可別笑話我們，有錢不會花，弄得不合您的心意。我們就是這麼外行，這些東西，還都是我出的主意。若是我爸爸，更是懶和尙辦不出好齋來了，您這邊請坐罷。」田夢北這又看見那門帘已然放下，祇有連玉環跟了自己進來，那連吉慶夫婦，却沒得走入，他便坐下了。看着

連玉環恍然笑道：「這就是了，我說的就是這房間的佈置，俗而不傷雅，煞費一番考慮，原來是你的主意，那就無怪其然了。」連玉環和他排排坐在牀沿，臉離得近了，却又把頭一扭，偏過頭去，避開他的視線，笑道：「您又捧我的場了，我們是窮人，那兒有好主意？您花的錢，來了給您看個痛快就好。倘若您看着不順眼，那不是要笑話我們笨蛋麼？」田夢北見她不敢和自己對面，純粹是一副小女子的嬌羞神態，聽他說的話，和婉動聽，便也笑道：「連大姑娘又來客套了，我們不分彼此，何言捧場？你們有一個好家庭，來了朋友，大家高興，豈止我一人痛快而已呢？」說話間，兩眼把她的頭臉，就看了一個飽，見那連玉環皮膚隱隱泛出一種桃紅色，真個是紅裏套白，白裏套紅的，細緻動人。半燙的頭髮斜分左右，左耳下搭的一縷頭髮長些，蓋住那耳朵，那右耳上却短短的，兜過耳朵後，露出一隻長長的水鑽耳墜，悠悠的來回搖動。耳後細茸茸的，參差不齊的短髮，掩住高高的衣領，襯着她的一張有紅有白的粉臉，真是活現着那種非言語可以形容的處女美。看得入了神，那手就一抬，搭在她身上。搭訕着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我這話你說對不對？」那連玉環嬌軀承受着他這一搭，微微的一震盪，好似觸了一股微弱的電流，感覺到了一陣麻痺。她的頭斜過半顆來，祇向田夢北不經意的一笑。這當兒，那連大奶奶忽扯着一條老娘們的嗓子，在外邊喊道：「環兒來瞧瞧呀，水開了，給田大爺沏茶。」連玉環陡的似一震驚，急把一隻手推着，推下那田夢北的手去，霍地站起來，笑道：「我媽叫我呢，我給田大爺沏茶去，來了半天，您還渴着咧。」說完，她把柳腰一轉，碎步跑出去了。田夢北手給她推下來，扶着那床上被單，自己也笑了。撤回手來，又看那床頭丟着一本書，就順手抄起來，翻着，看，却是一本戲考，印的一齣一齣，盡是二簧平戲的戲詞。翻了才有幾頁，那連玉環捧着一隻銅茶盤，內放幾件茶壺茶杯茶碟，走進來，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瞧，我媽多好，叫我出去沏茶，趕情她沏好了，叫我去拿一拿，也不怕我走大了腳，這

樣跑來跪去。田夢北手執着那本戲考，向她下邊指一指，笑道：「你的腳還怕走大了。又不是三寸金蓮，怕的是甚麼？」連玉環給他斟上茶，茶盤放在床單上，又往床上一坐，伸起兩隻腳，笑得顫抖抖的道：「喲！怎麼不是三寸金蓮呀？您橫着量一量。」田夢北也哈哈笑了。却又看見連玉環腳上穿的櫻白色絲襪，一雙軟素緞繡紅綠花朵的薄底鞋，非常平貼可愛。禁不住低低喝采道：「不是三寸金蓮，這樣漂亮的鞋腳，也夠好看的了。」連玉環聽說，她條的把兩腳往床下一屈，藏在床下，使他看不見了。笑道：「田大爺原來也這麼愛說笑的不老成，別說了，我看你拿着的是我的戲考，給我罷，我剛看的是一齣游龍戲鳳梅龍鎮，這些日子，師父教着我呢，連我媽都學着，會了幾句。」田夢北自不給她翻着看了幾看，見上邊不少篇皆有刪改之處，笑道：「這書上爲甚麼給人刪改不少，這戲詞靠不住麼？」連玉環因爲他不還給自己，就捱過身來和他並頭去看。一面笑道：「是呀！師父說靠不住，所以我給我改了，讓我早晚溫習，練習着玩，將來還要彩排，拿這齣戲作爲是打砲。田夢北看着戲考，慢慢哼唧幾句：「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……後面來了賣酒人。」那連玉環拍一拍他的肩頭，把她的下巴頰，搭在他肩上，格格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真的學學唱戲多好。我們現成的師傅教一教你，咱們幾時上台配一齣戲，那夠多麼有趣。你就唱這齣梅龍鎮，你來一個鳳姐，我來一個反串正德皇帝。」田夢北見她說話略嫌輕狂，有必去逗她一逗也笑道：「怎見得唱戲我就要來一個李鳳姐，我不會學一學正德皇帝，況且講講正經，我們學生唱戲總不大相宜罷。」連玉環把茶碟內的瓜子，抓起幾個吃，一邊在手心裏，顛播着幾個瓜子皮，仰面笑道：「學唱戲怎麼不相宜？我不相信，師父孫鳳凰教着好幾個大學學生，他們都是學花旦青衣，每人祇要一兩齣，都預備在學校游藝會上，出出風頭，人前扭上幾扭，唱上幾唱，博得幾聲好，以娛來賓，你也是大學生，學它幾齣有機會唱唱扭扭的，不也的很好的事情麼？」田夢北笑道：

「我聽說學校裏這幾天籌備游藝會，有一種學生，整天不上課，竟去學唱戲。但我唱一唱，是爲的個人消遣，你若能教我唱它幾段，也未爲不可，我就是不學那女人腔調，我願意學老生。」連玉環把那瓜子皮顛來顛去的，結果弄飛了一地，抖抖兩隻空手，笑道：「田大爺又奇怪了，你的一張臉窄窄瘦瘦的，裝個女人，不是十分相像的麼？怎麼偏要學老生？」田夢北見她給自己一句話，騙得上了套，就笑着道：「我學唱老生，不是你要和我配戲麼？我聽過你的戲，甚麼坐宮武家坡都要學一學，好跟你同台配演來。一來那楊四郎薛平貴，你來一來那鐵鏡公主王寶釧，咱們這戲就算唱成了。」連玉環聽見這樣說法，她就不明白，也明白了，紅漲了臉皮，掀起一張嘴來，打算扳臉，却又扳不住，嘆喟一笑，說道：「田大爺安心找我的便宜，其實那是逢場作戲，又有何妨？我就作一作你的配角，那算得甚麼呢？不過我沒有那麼大的造化，怕要上台，折受得我一字不吐，反面唱不出來咧。」這句話，一語雙關，難爲她說得很是俏皮。田夢北怎不會意，一時拿着那本戲考，倒不知說甚麼爲是。末後祇得忍一忍心腸，像是不懂甚麼的，笑道：「那麼你就教給我唱罷，咱們就來一齣梅龍鎮，逢場作戲，你來那李鳳姐，我來那正德天子，現在你教我四平調。」連玉環見田夢北不甚介意，自己也就拉下臉皮來，把那本戲考搶過來，笑着，一揚頭道：「教你就教你呀，誰還在乎你這個？」說時，和田夢北並肩，當真一字一板的，從上場引子，定場詩，以及白口，一句一句教起他來。田夢北這樣循循善誘的，果然功效昭著，沒有半句鐘之久，把那「有孤王坐至在梅龍鎮，想起了朝中大事情」都學得八九不離十，呼呼唧唧的，腔調却還唱的不大漂亮，那板眼已經差不多了。等到唱出那最末兩句「孤忙將木馬兒一下響，看了來的是何人。」那連玉環就不由自己的，失口高喊一聲「來了！」搭上那李鳳姐的腔，田夢北聽着像煞有介事，不禁哈哈的笑了。那連玉環先是低聲哼唧，冒猛子來了這一嗓子，也不覺格格的一笑。窗戶外邊的連大

奶奶却在這笑聲中搭了渣道：「姑娘，你跟田大爺樂甚麼啦？八成是唱戲給田大爺聽啦罷？你們餓不餓呀？煮餛飩頭一鍋，可已經下水，也別儘在屋裏悶着，出來活動活動得了好吃呀。」連玉環才把那戲考丟開，一陣風似的跑了出去，笑着道：「媽，我們可不是唱戲呢，我和田大爺反串梅龍鎮，唱得正好。」連大奶奶遲了一遲，似是微微一怔，半晌又笑道：「甚麼叫反串梅龍鎮呢？梅龍鎮不是那齣游龍戲鳳，自幼兒生長在梅龍鎮，我也會來兩嗓子，怎麼不知道甚麼叫反串呀？」連玉環越發格格笑起來，彷彿說不上來了。田夢北在屋裏一人坐不住，慢慢的起身，也踱出外面。剛剛走到屋門外，那連玉環趁田夢北一挑簾子，就拿手一指，笑道：「反串還不好說，田大爺是男的，我是女的，他學的是李鳳姐，我唱的正德皇帝，這不算是反串麼？」說完，復又嬌聲而笑。那連大奶奶却抬起手來，照她肩上，打了她一下，笑道：「這孩子說的是甚麼？這不是誠心拿田大爺耍着玩？留神人家老大的耳光扇你。」連玉環見母親這一打，就應了一句俗話：「打是疼，罵是愛。」因之也不發急，祇在嘻嘻笑笑。連大奶奶又轉過臉去，向剛出來的田夢北笑道：「您瞧見了麼？這麼大的個子，甚麼也不怕，嘻嘻皮笑臉的，這是她喜歡了。您若是和她太熟了，鬧起來，您直是纏不清她。」田夢北走出屋來，仰頭呼了口氣，笑道：「姑娘們可不是說說笑笑的，這沒有甚麼！說時看這院子，樹陰下擺着一張矮小方桌，那四圍又放幾隻小方凳，桌上擺的是一碗陳醋，幾隻小碟，還有幾雙箸。另一旁房簷下，一隻白灰火爐上，煮的一大鍋餃子，不蓋鍋蓋，那餃子全漂水面。連大奶奶手拿一隻馬勺，在爐旁站立，用馬勺在鍋裏一下一下的，推着那些餃子。田夢北看罷，知道適才所云煮餛飩，即是這些餃子，便又笑道：「連太太受累了，這是煮餃子，北平人的好吃，姑姑媳婦，全捏得一手好餃子。我聽見說過，您說對不對？」連大奶奶也笑了，取一隻碟，盤用鐵絲爪籬往上撈着那煮餃子，一面笑道：「您竟聽說不成，嚐嚐才算知道咧，猪肉茴香餡的，包您一咬，

順嘴流油。」田夢北也就不客氣，一屁股坐在那小凳上，由那連玉環拿過那盤子煮餃子，陪他吃着。那餃子餡裏油水很多，尙還吃得。田夢北心想這種北平吃食，終比那天的芝蔴醬拌麵，危險性要少的。多便吃得十分盡興，吃完了，那連吉慶却笑嘻嘻的，手提着一把酒壺，兩包醬肘子，小肚香腸，由外歸來，進門呀了一聲道：「田大爺吃完了，你瞧，我打酒去，在大酒缸上，碰見那兩位熟酒友，拉着不放，豁了三拳兩勝回來，原來晚了，您再來一盅好不好？」田夢北少不得學着北平人說騙您飯，又笑道：「飯吃了，酒不要了，我看着您一個人喝。」那連吉慶就又坐下，自斟自飲起來。田夢北看着他們一家子，滿門喜氣，自也倍極高興。這天鬧到傍晚，才回歸他的宿舍。果然田夢北從此隔三跳兩，不斷的到那連氏新宅中，探望連氏一家子，陸陸續續，儼如穿房入屋的朋友。悶來時，手把戲考，唱上幾句：「好花兒生長在梅龍鎮，並無有賢臣獻與寡人。」眼見得日夜薰陶，已然有所成就，一齣游龍戲鳳，快要舉行畢業典禮了。那平安里住着的房客，如周瑤臣等人物，偶爾和田夢北聚會閒談，講起戲劇來，田夢北居然也有說有笑，不甚外行。臨到興致所至，有人拉起胡琴，大家唱它兩嗓子，過了戲癮，田夢北若合符節，居然也哼得幾句：「風流就在這海棠花，爲君住在天底下。」因之那同舍住客，無不詫爲奇事。爭說：「田先生來北平，僅僅百日不足，北平話說得順口，那還算小事，唱起戲來，也這們不外行，板眼不錯，腔調順耳，居然像一個內行。」田夢北也自以爲這唱戲一門，實是陶性洽情的東西，對於它的情感，也日益提高，變成一個小戲迷了。同時那一雙脚，也往官房大院走得勤起來，和那連家老少，混廝熟而又廝熟，到了推門就進，儼如自家人一樣。光陰荏苒，一晃就過到廢歷八月中旬，那時金風送爽，暑氣全消。北平街市上的女人們，凡事搶前，惟恐落後，尤其是衣服，雖然有的還照舊穿着夏天印度綢一類的薄旗袍，不過多半都加上一件薄呢的春秋外衣，照耀於人前，告訴人們秋天到了。那連玉環在福興茶

樓唱戲，天天出去，這些景况，看在眼裏，悶悶不樂。八月十五日中秋節的前一天，田夢北又到連家，吃茶磕瓜子談天。那天氣候，說冷不冷，說熱不熱，再好沒有。蔚藍色的天空，再點綴上幾片秋雲，軟軟的一絲半縷陽光，從棗樹枝葉縫透到院中，坐着人的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尙覺着餘熱未盡，是一個中秋的節氣。連玉環手拿一條麥桿，自做的摘棗器，向樹枝濃厚處，一個個摘着棗兒，放入小碟裏，遞給田夢北吃。田夢北吃着棗，嘴裏面哼着：「想起了王金龍無義男兒。」連玉環就笑着道：「戲迷戲迷，坐坐該走了，天不早咧。」田夢北把棗核丟去一旁，肅清嘴裏的事物，涼茶嗽嗽口，笑道：「我不知怎樣，近來早起晚睡，老忘不了唱戲，甚至於有人叫我內行，今天又聽見這戲迷的稱呼，內行我倒不敢當，戲迷無妨，幹一幹，走了，聽你唱去罷。」說完，起來拍拍身上的瓜子皮烟灰，拿起一柄摺扇，那連玉環放下那摘棗器，却又搶過他手裏的摺扇，笑嘻嘻的，用手指在她面頰上，畫了幾畫，聳着眉毛，嘻嘻笑着臉道：「立了秋把扇丟，再拿扇，不害羞。現在都八月節了，你若拿出扇子去，那不是給人家笑話麼？」田夢北知她說的，「立了秋把扇丟，再拿扇，不害羞。」是北平的俗話，那扇子是他們拿出來，爲自己遮掩太陽光面用，祇得一笑，任她拿去。連玉環把摺扇拿進屋去，再出來，她就那一件綢旗袍上，罩了一件假毛線的薄綢背心，紅藍白三色相間，倒也看得過去。田夢北便叫了一聲好道：「你這打扮是街上新流行的，好看極了，這樣已涼，天氣未寒時，正好穿用呀。」連玉環聽提到衣服，咕嚕着嘴，連笑都不笑了。祇是催道：「媽，您快出來，跟我們關上門呀，我去了，留神溜門賊，偷了您的被窩。」說完，却拔不住臉，不由又一笑。那連大奶奶在屋裏應道：「我這裏合明天早起蒸饅頭的發麵，估着手呢，你和田大爺出去，回手把門帶一帶，我隨後就來關。」連玉環始漫聲答應，和田夢北將門倒掩，走出這官房大院來。那田夢北見她不很高興，或者她是不願意她的母親，連大奶奶又得罪她，祇可不言不語的，跟着她走，這些目的



成績，連玉環已可不須連吉慶隨身護送，自己多是一人出入，今天田夢北跟着她，倒也是常有的事。兩人走出官房大院，迎面一陣秋風起處，捲起一片塵土。連玉環拿手帕一掩鼻孔，說了一句：「好大風！」始算對田夢北說了話。那田夢北却亦於無話可說中，已然找出一句話來，趁機笑道：「這天氣不壞，可就是別刮風。明天是中秋節，給我們一個好天氣，讓我們出來玩玩罷。」連玉環聽他說玩，又不覺笑了一笑，把兩隻手插在那背心兜裏，肩頭一聳道：「你要到那裏玩，到北海好不好？我聽茶樓上邊的人說，報上登着北海明天中秋節，又放河燈，又約請子弟武會表演獅子、少林花鐸、自行車等等的武技，我們去去再賃上一隻船划划一面玩到夜晚，再看了河燈回來，你說好不好？」田夢北見她鼓起興致，自己也笑道：「北海在七月十五已經放了一回河燈，這回八月十五又要放河燈，看我倒要看，但是你的戲就不唱了麼？」連玉環見他同情，立刻滿臉撲堆着笑，喜得不知如何是好了，說道：「我不會提前唱一唱，在三點多，四點前後，就唱了麼？那也不會算晚。」田夢北也唯唯說對，連玉環走了幾步，忽然脚步一站，把頭一連搖了幾搖道：「我不去了，我不走了，我一定不去了。」田夢北也站住了，看她臉色不正，不知是何原故，笑道：「你怎麼又不去了呢？說得很好的。」連玉環把那兩隻手擺弄着身上的假毛繩背心，頭兒低下去，一隻腳畫着地上的土，又搖晃一下，脖頸說道：「我自己慚愧家貧，冷了衣服混不上身，你看看街上的女士，那一個不穿着夾外衣，惟有我穿了這一件氣死人不償命的假毛線背心，多麼慙慙，就是和你走在街上，都嫌不配，若是擺在北海公園裏，更是慙慙死我，我是不能去了。」田夢北這就把她的不高興原故明白了，怪不得自己誇她的打扮好，她不願意，原來她的眼眶子高盼的是那外衣，這也夠人憐愛了，便笑道：「你不要看人家外衣，就以爲多麼貴重，那些外衣，多半是滑頭貨，好的價錢是沒一定普通的毛巾呢，一件聽說才十一二塊錢，你既喜歡，唱完了，我帶去試一件，現

成的，還不用現做，市場裏多了。連玉環聽見外衣有了着落，自己好幾天的悶悶不樂，一掃而空，嘻嘻嘴，祇剩了笑，說道：「十幾塊也不是錢麼？沒有你花，別人誰肯拿？我想不必等唱完，先生買了穿着上茶樓，多麼體面。」田夢北見她小孩氣，說要就要便也應了。連玉環更是火急，祇催着田夢北雇洋車，以期敏捷。田夢北依從着她，雇來兩輛洋車，和她坐着到東安市場。先去新衣莊買了一件毛巾呢的花格子夾外衣，連玉環穿在身上，把那假毛線背心就不要了，包在一張紙裏，交田夢北代拿。又趁着機會，嚷着花粉雪花膏手帕，都沒有了，走在洋貨店外，看着人家玻璃窗內的陳列品，祇說眼熱。那田夢北自又一一照辦，買了幾樣化粧品裝飾物。和她到福興茶樓，那連玉環這才笑顏逐開，無話可說了。次日因為是商定到北海公園看河燈，連玉環在福興茶樓四點鐘上場，唱一齣花園贈金歌工戲，即和田夢北下樓，雇車到北海公園。這中秋前後的北海生意，本來遊人稀少，已成強弩之末，所謂河燈武會等等，不過園中一部分茶社商人利用中秋節，作一嗎啡針，來興奮一回遊人，熱鬧一場，再賺幾個錢，這種嗎啡針，果然大有效驗。一到下午，車水馬龍，居然就又門限為穿，應接不暇。田夢北和連玉環來的正是好時候，那海畔遊人肩踵相接，非常熱鬧，一羣羣的遊人都奔向右橋，迤北去。這裏田夢北是來過幾次了，路徑尚還可以識得，和連玉環走上石橋，準備尋蹤直往。那連玉環站在石橋上，却看見那太液池中，一葉葉的扁舟，穿行於殘荷叢裏，出出入入，盪盪搖搖，特別好看有趣。便站住了道：「你慢慢的走，我們看看這小船，到那裏，雇上它一隻，划划可好？」田夢北祇得也站住，看那船上的男女，嘻嘻笑笑的，都在為樂未央，從橋洞出來進去的，正好往下看見，就笑道：「你說的好是好，我們先看看那武會，北京城的武會，我是久已聞名，祇是未得一見，今天是很難得的。」連玉環見他喜歡武會，自己未便攔阻他的高興，祇同她走下橋北，笑道：「看完了再划也行，反正今天我划定了船。去年七月十五，我們的鄰居

大姑娘們，到這裏划船，還撈了幾盞荷燈回去，向我誇說怎樣得趣，我今年居然也來了，能不玩它一玩麼？田夢北和他走着，聽她說起從前，因笑道：「那麼你是一個沒有划過船的了，北方人都見了水眼暈害怕，你要當心的呀。」連玉環兩手插在她的新外衣兜裏，故意晃晃肩頭，搖搖頭道：「我不怕，你們南方人也不見得整天跑在水裏，我們北方人也不見得老在岸上乾着，我不會慣練不就行了麼？」田夢北也笑起來，兩人說說笑笑，又有那亂哄哄的游人，一路行來，頗不寂寞，直到北海後門往西方，見遠遠塵土大起，遊人都集中過去。那邊真是人山人海，擁擠不開，風送來一陣震天價響的敲鑼擊鼓的聲音，都傳說：「會來了，會來了。」立時游人都聚將攏來，秩序一陣大亂。田夢北沒有見過這種陣式，給他們前擁後擠的，不曉得怎樣是好。那連玉環地道是北平人，自有她的看會經驗，忙揪着田夢北的衣袖道：「我們不要瞎跟着人家跑，找一個高地方，等會來了，才能看清楚，這樣擁上前去，甚麼也看不見。」田夢北見她言之有理，急忙和她走上道旁一個小亭子內，站着遙望那邊塵頭來得近了，除去金鼓齊鳴，尚聽着一陣陣喊好的聲音。直到走得臨近，猛然人羣一閃，那當中先嘩嘩嘩嘩，走出幾個苦力來。這幾個苦力，每人各挑着一條扁担，扁担兩頭各拴一隻二三尺高的黑漆大圓籠，圓籠上的幾條拴繩，各綴着幾串小銅鈴，走起路來，嘩嘩嘩的山響。那苦力們走的時候，更故意把屁股東扭西扭，脚下走着黃瓜架，銅鈴越發發嘩嘩的響成一片。在這苦力後邊，又是擺擺搖搖的，走出幾個手拿三角形小黃旗的漢子來。那三角旗上，綴着小黑絨字，認得是「萬里雲程，自行車會。」這幾個漢子手執小旗，左右分開一條路，便見後面飛也似馳出幾輛人力腳踏車。每輛車上，或坐或立，或倒豎蜻蜓，或寒鴉浮水，擁着二三人不等，擦着地皮，來來往往，耍着把戲。四面圍觀者，喝采聲音，與後面金鼓聲音，攪混起來，驚天動地，恰好似山崩地裂一般。這一檔子自行車會過去，後面擁上來的，便又是一羣挑圓籠的。

苦力。不過那執三角旗的，旗上却寫着「萬壽無疆」等帝制時代的頌辭，夾雜着也有寫的「開路老會」。隨着又是一羣敲鑼擊鼓的文場面，再往後便是幾個打扮成唱戲的衆家英雄模樣的二花臉，每人懷裏各抱一隻明亮亮的三股鋼叉。這一羣人來了，便有幾個赤臂短袴的稍長大漢，各露着上身的筋肉，每人去搶過那二花臉懷裏的鋼叉，各自隨着鑼鼓練習起來。祇見那鋼叉的木頭桿，隨着他們的肩背轉上轉下，轉左轉右，直好似膠水黏貼在身上，祇聽得叉桿上的銅鈹嘩嘩的直響，不見那叉落地。最後又都將那叉擲到半天空去，飛得比那四五丈的古樹還高，然後又輕輕接住這一樁子開路，隨着游的采聲也就走過去。再上來，的圓籠等物如舊，那旗上絨字却是「二閘五虎棍」。田夢北看見這二閘的名詞，就想起那東便門外的二閘來，失聲笑道：「原來二閘就是這武會的出處，怎麼我上次去游玩，沒有看見一點呢？」連玉環見他不明白，也便笑道：「這些武會，原是河北各縣的土產，圍京門子的集鎮地方，尤爲盛行，都是秋日豐收，農人沒事可幹，以這爲惟一娛樂。不過城裏有人也善於此道，前清的時候，還吃着皇家的錢糧，西太后辦萬壽之時，這種武會朝見，得到不少賜賞。所以他們旗上，這時候尙忘不了綴那「萬壽無疆」，也可見這些人的可笑了。」田夢北見說，始知這武會原是爲着皇帝們賞鑒的。也笑道：「那麼我們這樣居高臨下，很清楚的看他們耍着，又何異於當初的皇帝？」連玉環也笑了。正說着，那五虎棍的主角們也露了，祇見這會的打扮不論不類，更複雜了。雖然，也照二簧戲裏穿戴行頭，不過有的大花臉，英雄帽，像落馬湖的關泰，有的小花臉，馬尾透風巾，又像盜九龍杯的楊香武，更奇怪的，其中竟有一個，赤紅臉，白眉毛，活脫兒一個斬黃袍的趙家二哥。就這樣大花臉，二花臉，三花臉，湊着五位，手中各抱一條齊眉短棍，雄糾糾，氣昂昂，工架十足的走來。後面還跟一個銀鬚飄洒，穿隨便衣服的六十來的老頭兒，祇見他也抱一條齊眉短棍，和這五位花臉拉開陣場拿短

棍一抬，就此以寡敵衆，那五位花臉一擁齊上，和這老頭兒打在一齊。那五條短棍，不亞如五條毒蛇惡蟒，上下翻數，圍着老頭兒，身前後亂轉。老頭兒真稱得起老當益壯，他的一條棍橫攔豎遮，一個身軀閃展騰挪，耳邊祇聽那棍碰棍，拍喇喇的一片山響，却不見一根着身，真個是渾身解數，一滴水點也打不進去。那四面游人看得都怔了，連喊好都忘掉，祇聽那金鼓亂鳴，夾雜着拍喇棍聲，一點大氣也都不出。直到這一陣打完了，才聽見那四面人聲鼎沸，喊了出來。田夢北看入了神，也喊了聲好。說道：「這一檔子五虎是打對手的，我看他比那自行車開路等會都好，你看着如何？」說時，碰碰旁邊的連玉環，以期引動她的注意。不料那連玉環却光着眼，怔怔的也自出神。給他一碰，才吃驚回過頭，忽然笑道：「你嚇了我一跳，那五虎棍的老頭子，你沒有看出來麼？他正是那東便門外的船家王老好，你記得他不記得？」田夢北見說是王老好，自己雖不耳熟，此名可是一提，東便門外的船家，他就想起那一天的二閘之游，管船的那個愛說愛笑，老頭子來了。不由失聲道：「他就是那個老頭子呀！我真沒有看出來，他在那裏，叫了他來好不好？」連玉環就拉了他，走下這小亭去。笑道：「他在下邊不遠，我們走下去，找他說說話。」田夢北祇一挪動，那下面已又擁上人來，佔了那原地位，祇好不顧看會，先和連玉環下來，找尋那王老好，兩人鑽一鑽人叢，擠進核心，果見那王老好穿了一身山東繭綢絲的袴褂，拿一條大厚毛巾揩着汗，正和那五虎棍的花臉一處走。連玉環急叫道：「王大爺，王大爺，你練的真叫好！幾時進的城啊？」那王老好聽一個女人叫喊，抬頭一看，見她是一個時髦的少女，穿着一件寬肩窄腰肥丁擺的夾呢外衣，燙髮描眉，又抹紅嘴唇，好像一位大家小姐，便不敢細認道：「這位小姐，你認錯了人罷？你不要叫了。」連玉環見王老好不敢相認，竟看不出來自己了，又笑又說的，跟着他走道：「王大爺，您別說了，我是連玉環，我爸爸連吉慶，是東直門裏有名的連大爺。我們在船上賣唱，早晚還虧

了您照應，難道忘了？」那王老好見她說出來歷，再仔細辨認半天。方才哦然笑出來，一聲道：「那就是了，你原來是連大姑娘。老沒有見你爸爸好麼？」說時節，他的灼灼老眼，便與連玉環身上，下死勁釘了兩釘，頗現一種驚疑的神氣。連玉環答了一聲：「我爸爸還好，他也問您好。」又指一指旁邊的田夢北，笑道：「這位田大爺也來了，您認識不認識呢？」王老好順她手去一看，田夢北已走上來，點着頭道：「你真是一個老英雄，剛才練的幾手，很不容易，我看着很替你担心。」那王老好見這位却是那天坐船給自己很多賞錢的田大爺，他倆走在一路，却使自心愈增疑惑。祇好哈哈笑道：「老不講筋骨爲能，英雄出在少年，這話是過獎了。田大爺，你這些日子倒好哇？」王老好說罷，便伸出臂膀，和他拉一拉手。田夢北自然又奉承他幾句。三個人在此一說話，那五虎棍會中拿三角綢旗的人，早走來一個，笑道：「大叔，您別說話了，前邊又是一個練的地方，會頭說今天沒別的多賣點力氣，一會瀟瀾堂吃飯。」王老好答應着，一面又向田夢北二人告別，抱着拳頭道：「我們是練給人家瞧的，一時一刻也不能停歇，等等我在瀟瀾堂候你們二位，不見不散。」田夢北看他忙着要去，自是答應着說請便，一會必定要去瀟瀾堂。王老好又看一看連玉環，就給那拿旗子人拖着走了。田夢北看他們去了，和連玉環閃在路旁，讓開那游人們，笑道：「今天碰見這個王老好，也倒不錯，他們是苦人，走走武會，這也算得一種消遣。」連玉環和田夢北站在海岸，倚住碼頭石欄，看見海面波平如鏡，小舟數隻，款乃聲中，盪漾來去，男男女女，履鳥交錯，在上邊談笑風生，就不禁驚爲神仙眷屬。不暇顧及那王老好和各樣武會，祇逼着田夢北道：「我們快弄一隻船划一划，會也看着了一小半，再往後就不好看咧。」田夢北便去售票處一問，焉知那管船的人搖了幾搖頭，說出一番話來，却使他們大失所望。欲知說的甚麼話，請閱下回。

## 第五回

### 冷月漾芳園珊瑚疑活

### 晚涼喧鬧市燈火如龍

那管船的帳房手指波心，搖頭微笑道：「先生！你瞧那船一隻不剩，全在水面漂着，從昨天就都有人定下了，現在要一隻可也都沒有咧。」田夢北見說，何必去波心查看，祇這一說也就罷了。因和連玉環大失所望，呆立不知所之。那小西天一帶的鑼鼓聲音，從五龍亭一帶漸漸又一陣陣的傳來，遊人一叢一叢，便好似潮水一般，祇顧往上湧。在那五虎棍後，又有甚麼「鐘幡」、「槓箱官」、「高翹」、「花鐔」、「什不開蓮花落」、「太獅少獅」形形色色，可惜把高處的地盤丟失，這樣擠在人後，看得不甚清爽。祇有那「高翹」一種，因為是把那三四尺高的木棍，綁在腳底下，演員們的身量，平空墊起三四尺高，所以倒能夠看得明白。祇見那演員們所扮的，仍和舊劇上一樣行頭，不外乎才子佳人，老員外，安人，再加上一兩個丑角，敲着像打花鼓上用的小鼓，唱的也都是些村歌俚曲。那才子佳人，擠眉弄眼，做出些風流解數，小丑更插科打諢，逗得四圍觀衆哄聲時起，秩序亂得無以復加。田夢北看了，覺得這類玩藝，便沒有那些五虎棍開路等會，有意思，而且可以見些真功夫。這時候，那船碼頭上的一隻大渡船，是從五龍亭碼頭，開到對面瀟瀾堂去的，業已滿坑滿谷，塞了一滿下子的游人。那船夫解着纜繩，兀自喊着：「開船咧，有到瀟瀾堂的，到這邊來，三十枚銅子一位咧。」田夢北聽了，就手一拉連玉環道：「我們這邊逛了，坐船到瀟瀾堂，那邊再去看，你說怎麼樣？」連玉環見沒小船給自己划，她比遭受多大的羞辱，還要加倍的難過。聽了田夢北說，她祇是黯然的一笑，說道：「得啦，船是划不成咧，咱們就坐這大渡船，也不枉來了一趟北海。」田夢北見她失望之下，吐語牢騷，惹得自己也沒法，祇得拿一張鈔票，去售票處買到兩張渡票，携同連玉環，搭這隻渡船，駛赴瀟瀾堂來。這隻渡

船載重過量，浮浮沉沉，搖搖擺擺，漾漾水面，行動異常遲緩。那連玉環站在船頭，迎着一陣殘荷香氣，不由聳聳鼻頭，領略着那嗅覺快感，瞻望着東邊景山的高殿，西邊北平圖書館的偉大宏麗建築，覺得心神一爽，禁不住笑道：「我在茶樓，受那煙火氣，回家又是幾間小房子，也悶的夠瞧了，是要這樣散逛散逛，不然也要悶出毛病來。」說着，那眼睛看了田夢北，微微一笑。田夢北正席地坐在船板上，也祇仰面還她一笑。那連玉環再把頭一抬，看見那遠遠碧波蕩漾中，扁舟幾葉，出沒於殘荷葉底，隱隱約約，真好看煞人。又看那近處的少女，兩人的衣飾，都很時髦，而尤以那少女爲最。但見她黑真真的短頭髮，覆過了耳朵，波浪紋似的盪得蓬起來，擁在頭後，尤似一隻撐起來的小洋傘。一件灰法藍絨的春秋外衣，領子豎在頭後，翻起來，何止八九寸高，兜住一條脖頸。那露出旗袍短袖的兩條臂膊，搖着兩隻槳，非常硬挺有力。那船駛得也比別人的都快，眼看就靠近這渡船來。那渡船上的船夫，嘴裏嚷着道：「喂，我說你們留神點，別看撞上。」那少女才把槳搖得慢了，閑上一隻手來，撩撩那鬢邊拖下來的一撮頭髮，眼望那中年婦人一笑。那中年婦人却正眼望這隻渡船上，呆呆發怔，見她一笑，忽把手一指船上，說道：「你瞧那位，是不是田家的大少爺？」那少女給他一說，田大少爺，兩隻眼睛立刻也看到這船上，却笑了起來道：「不是那田大爺是誰，我叫他來，我叫他來。」說畢，連連嬌聲喚道：「大哥大哥，田大哥你看我媽跟着我在這裏咧。」她這裏喚着大哥，那田夢北心不在此，並未聽得到。連玉環却把手一推田夢北，招呼他道：「嘿，你聽見沒有，有人在這下面叫你大哥，你還不去瞧瞧。」田夢北吃了一驚，揚一揚臉，看到那船旁，那少女就格格的笑得一伏身道：「田大哥，你來幫我們划划可好，我現正累得不能喘氣。」田夢北看了她們，認得這是自己的一家遠房姑母，那划船的少女，就是自己



的表妹，名字叫做黃梅麗，算是自己在北平絕無僅有的一家親戚。連忙起立，在船頭向她們鞠躬帶點頭，招呼了一下道：「黃姑母、表妹！你們都來了。」那黃姑母看見他如此客氣，也自一笑道：「若不是我看見，真算當面錯過，你下來到這船上，划一划玩，怎麼不到我們那邊去了？」田夢北站着笑道：「我在學校一天上課，功夫很稀少，不常給姑母請安，這是很不對的。今天若不碰見，不久也要去了。」說着，眼睛便把身傍站的連玉環一看，頗有顧此失彼，進退兩難之勢。那連玉環雖也不願離開他，但是看見人家划着小船，早已見獵心喜，恨不得去毛遂自薦，參加她們的組織。祇把田夢北又一推道：「你怔着幹麼？這不是現成的一隻小船給你來划着玩的麼？你就下去給她們划划罷！」田夢北才把頭搖了一搖，那黃梅麗就搖着兩隻槳，追着這隻渡船不放。笑道：「田大哥，你還同着人啦麼？你們兩位也不要緊，下來這船也容得下一塊玩玩，也沒有甚麼來呀！」田夢北見她們已然看見了自己，再不能隱瞞，祇得對連玉環笑道：「你正想着划船，這裏有人願意把船給我們划，倒也湊巧，你可願意去？」連玉環見他問自己，那正是求之不得的事，看看那小船，再看看田夢北，笑道：「那都聽你一句話，你的親戚，沒有你的話，我就不敢去，人家認識我是誰呀？」田夢北聽她是願意了，便向那船上的黃氏母女道：「這樣我們就沾光了，您把船靠一靠我們下來。」那黃梅麗聽說他們來，更是高興，祇搖上幾搖，就把那小船靠住這隻大渡船。田夢北又吩咐渡船上的船夫，把他的篙一停。這才一攙連玉環道：「你先下去，我後邊再下，多多的當心，掉下去不是玩。」那連玉環環滿心歡喜的，把旗袍外衣都一撩，一抬腿，平平穩穩的，跳下那小船。小船的載量，沒有大船重，却稍微一搖晃，那黃姑母把她手一攙，就坐在那黃梅麗的旁邊了。田夢北也隨着邁過小船來，捱着那黃姑母坐下。那黃梅麗笑吟吟的，却把另一對槳遞到他的手裏，說道：「上來沒別的可要幫着我們划，坐着不管那可不行哪！」田夢北一笑接過去，拿

那槳一划水面，這小船離開那大船，就盪出很遠。黃梅麗因之便閒下兩隻手來，把那槳放上，兩手抱住胸前。看着那連玉環，生得雖然姿色不平常，衣服也很過得去，不過外邊這件外衣，材料平庸，却透着有點土頭土腦，不大漂亮，便和她兜搭着道：「這位貴姓？您常常來划船麼？」那連玉環坐在船頭，心裏祇剩了得意，左顧右盼的，看那舟影波光，心神爽快。聽見黃梅麗問自己話，就笑了笑道：「我姓連，倒是不常常來划船，您貴姓？您一定常常來划船咧。」黃梅麗見她不是一個慣家，自己越發逞能，把兩片紅鮮鮮的嘴唇，撇了一撇，輕俏俏的笑道：「我姓黃，名字叫梅麗，我們倒是這裏的老主顧了，自己花錢打的一隻小船，存在這裏，幾時來幾時就划，你們若是再來，給我們打一個電話，我們派聽差送了船證去，你們來了就划一個銅子也不用花。」說畢，一摸身邊，取一張名片，遞給連玉環，連玉環聽說這船是他們自家的，心中倍極豔羨，又見她卷遞來名片，是一張小小的長方凸花式的，印的仿宋體，「黃梅麗」三個字，非常美麗玲瓏，自己無物回答，說不出的慚愧，不如人家，因靦顏笑道：「對不起，黃小姐，我身邊未帶名片，沒有還禮，請您原諒我姓連，是旅順大連的連，名字叫做玉環，是玉石之玉，環繞的環，您知道罷。」那黃梅麗很用心的聽着，又拿手指頭，在掌上畫了幾畫，點頭笑道：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連小姐你在甚麼學校用功中學畢業麼？現在正上大學罷？」連玉環不料她有這一問，不禁烘然而上一紅，好生難以答覆。期期艾艾，方在答不出所以然來。幸而那田夢北在她們對面搖槳划着船，搭上一句道：「表妹不要再問了，連小姐是一位失學的，祇上了幾年中學，未成畢業就不上了。」那黃梅麗見他搭言，却盈盈一笑，把手撩着船邊的水，再不問了。那邊黃姑母却不住向田夢北絮話家常，甚麼你常常往家裏寫信麼？你的父母都還很好，問了這個，又問那個，一時不能緩停。到這一段落，忽然把她的目標，又移到連玉環這邊來了。笑道：「這位小姐姓連是不是？你八成和田少爺也是世家親友，那麼彼

此都不是外人，沒有事情，儘管往我家裏去玩。我們小姐也是好熱鬧的。」連玉環聽着這話，愈加慚愧，祇含糊應着，臉上一紅一白，不大得勁。那田夢北也自提着一顆心，見他們說的話，連玉環都不堪應付，仰着頭看前邊，笑道：「姑母，你們是不是在濤瀾堂佔着茶座呢？」那黃姑母正看着連玉環的臉，忽紅忽白，靦腆的好玩，聽他問自己的下腳處，才轉過眼光來道：「不是我和你表妹，都是在五龍亭坐着，你們也去一起坐，咱們吃了飯，看看河燈再走。」田夢北的意思，却又是想往她們堆裏湊，見她說在五龍亭，便笑道：「姑母，改天罷。今天我們在濤瀾堂約着朋友，不得不去敷衍，或者我們那邊坐坐，再到五龍亭來看姑母也好，我們就在濤瀾堂要上岸了。」那黃姑母聽得一怔，黃梅麗也把頭轉過來，兩眼望望他們，却又脈脈一笑道：「就依着田大哥說的罷，把他們送到濤瀾堂，而後我們回到五龍亭等着他們，這不結了麼？」那黃姑母那裏肯放田夢北走，更不聽黃梅麗的話，祇懇切着問田夢北道：「夢北，你在濤瀾堂約着甚麼高親貴友，非要這時趕去？我們這樣親近的親戚，難得在這裏碰頭，盤桓一下，是不應當的麼？」田夢北見他母女意見兩歧，也自好笑，祇得笑道：「我們那裏坐不上一個鐘頭就來了，決不致不辭而別，有勞姑母久候，請姑母放心罷。」說着，手底下緊搖兩搖，那船就靠近了濤瀾堂的碼頭，他放下槳，就站起身來，黃姑母一瞧這情形，留是留不住，也祇好依他。說道：「那麼你們就去罷，我們可是在那邊等着，你不要失信。」田夢北連聲答應，說不失信，那黃姑母始才笑了。又攙着連玉環起來，說道：「連小姐，遲遲也要到五龍亭去，我們小姐和你一見投緣，彼此要親近親近。」連玉環曉得田夢北要到濤瀾堂，乃是爲了把自己拉出這組織，免得使自己感受不安，自然樂意也。答應着，遲遲就去。黃太太不要客氣，那黃梅麗也幫着攙扶，連玉環說着改日再見，送她先上了岸。田夢北也隨着棄舟上岸，站在碼頭上，看黃氏母女把船搖出遠遠，這才轉身回來，和連玉環穿入茶座。這邊的茶座擠

坐得滿滿的，難得尋出半個空閑，茶房夥計呼來喝去，端茶打手巾把，東奔西馳的，忙得正在要命，連玉環低頭疾趨的，衝出茶座重圍，到了那長廊西首，海沿的一條潔靜小窄路上，才把脚步放遲一些。那田夢北落後很遠，好容易追到她身旁，笑道：「你跑甚麼？我們找個地方坐坐好不好？不要盡走路，苦了兩條腿。」連玉環把兩隻手插在衣袋內，兩隻脚一踢一踢的，用鞋尖踢着地上的灰土，碴嘴裏輕聲悄語，祇說得聲：「田大爺，你不明白麼？走快了，省得又遇見熟人，我要回去了。」田夢北見她突然要回去，却不由吃驚，便笑道：「你這是怎麼說？我們的船是划了，河燈却沒有看得，如何可以說回去？」連玉環走到一棵大槐樹下，忽然就站住了，兩眼左右一看，這裏人來的極少，就正眼看着田夢北，笑了一聲道：「我一定回去了，我怕你再碰見熟人，這地方人多口雜，不來，是想着來了，倒又諸多不便，你一個人可以逛的，我回去，你找那黃太太黃小姐，不是還可以玩麼？」這話即使不說，田夢北也知道她的心意何在，因笑道：「我早瞧出來，若不是瞧出來，我幹甚麼又划着船，白無平故，想到漪瀾堂來？我早瞧出那黃小姐一問你的學校，你就不很不自在，其實一個人的好壞，何在乎受的教育多少？空受過大學教育，而去爲非做歹，不齒於人類的，社會上所在多有，更是難數。我勸你不要在這個上留意，還是注重實際的好。」連玉環給他說破了，臉上又是一紅，那兩滴眼淚，在眼皮裏，打着轉，光亮亮，濕陰陰，差不多就要奪眶而出，越發不肯聽他的，祇搖着頭道：「我不，我不，我一定回去了。我個人雖是不相干，可是平心而論，終是給你田大爺不能增光，反而洩氣，我又何苦來勉強着巴結人，田大爺，謝謝你，你放我回去罷！」田夢北見她執意欲去，自己想了再想，不肯太強迫了，祇好也笑道：「如此，連大姑娘回去，我也回去了。我一個人玩着無味，況且同着你出來，不能不送着你回去，我送你到家，也回去休息了。」連玉環覺得他這一句話，誠非自己意料，因把愁容一放，微微笑了道：「你這話是怎麼說，難道沒有我，

你就不逛了？那黃太太黃小姐呢，你居然就丟下人家在五龍亭，爽了那一個約會麼？」田夢北見她板上敲釘的，祇願向自己挖四方洞，無奈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我來，不是陪了你來，走，自然也陪了你走，沒有你，我還不來這不過湊湊你的高興。她們是親戚，不相干的，祇讓她們在五龍亭去等，過日打電話向她們道一個歉，也就完了。」連玉環見他能這樣體貼自己，就是自己不快樂，也不由不泛出一臉的笑，說道：「你別說了，難道你沒有我，還永不出來了？還有那王老好呢，人家也說在瀟瀾堂等你，你能夠又失一個信麼？」田夢北聽說王老好，更不經心，笑道：「王老好不過一個船夫，他和你們是好朋友，與我也不過是一面的雇主罷了，那更不是不成問題。」連玉環把他掛問得週到了，始把頭一點，又似有所感的笑道：「我真沒有想到，這不成了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了麼？」說話間，腳下一動，走出幾步，看見那園門內石橋上下的游人，紛至沓來，真個是趨之若鶩，便又說道：「你瞧，這是正熱鬧上人的時候，我們倒走了。」田夢北看她似卽似離的，又自葦蕪不定，也故意笑道：「你看着熱鬧，我們再轉轉也可以。」連玉環却又搖頭至再，一聲不響了。田夢北默然無語，伴着她擠出園門，雇了兩輛洋車，重新跑回來。那連玉環到了家門，跳下車，還攔着田夢北不讓進去，笑道：「您不是還回去休息麼？我看您不必進來了，我這已經到家，推門就進去，您還不放心麼？」田夢北仗着是常來常往，有她這一攔，也就罷了，祇坐着那拉來的洋車，不必跳下去，笑道：「你進去罷，晚上我也不來驚動你們一家子，該着回去了。」說完，告訴洋車拉到太平倉平安里，那洋車夫却巧又不拉，他揩着一頭的汗，笑道：「先生，您下來罷，我是這邊的洋車廠，天晚了，不久該收車，您若是回北海還可以拉，太平倉太遠了，到時候怕是趕不回來。」田夢北祇好也跳下來，幸而拉連玉環的那輛車，趕着上前道：「先生，上我的車罷，我不怕遠，我拉您去。」田夢北這才開發那輛車錢，又坐上這輛，和連玉環一笑作別，一直的跑出乾麵胡同，這輛

洋車既非同那北海走的路途，就和來時不大一樣。來的是順筒子河北故宮博物院一條馬路往東，這回去的路程，却是不走故宮博物院的馬路，由沙灘東口一直往北，穿景山東街，繞出地安門來。田夢北一路正好看見那一輪明月，冰盤乍湧，漸漸從正東方面出現，天空照得那晚涼街頭如同水晶一般的皎潔透澈。洋車夫踏着滿街月色，出了地安門，往西一拐，便是皇城根，雖說不回北海，却是仍舊從北海走過，不過却是北海後門。這地方正和什刹海夏令臨時營業商場相對，而且也在踴躍上人，車馬麇集，非常熱鬧。田夢北看着這番盛況，不禁便把念頭轉了幾轉，暗思自己送回連玉環，這裏不露上一個面，真個如自己對連玉環所說，把那黃姑母黃梅麗都蹲在五龍亭，故意爽它一個約，可未免對她們不起；況且那漪瀾堂還坐着一個王老好，而退一步講，自己早早回到平安里，也無非吃飯睡覺，別無所事。田夢北想至此際，便毅然的叫洋車夫站住，拿錢去打發他，走道：「你去罷，我到這裏找一個人，不坐車了。」那洋車夫省了幾里路，而得到報酬，自是喜悅，放下車把，連連稱謝。田夢北二次擠上售票的小窗戶外，買了一張票，重又擠入北海，走不多遠，就於人聲喧嚷中，已看見那北海水上燈光萬點，放上無數的荷燈，漂漂盪盪，閃閃灼灼，隨波逐流，和天上的星月爭輝。再順着人羣，走到五龍亭來，那茶座更擠得滿滿。茶房呼喊：「三鮮湯麵，火腿炒飯，雞肉餛飩。」一端茶捧菜，打手巾把，七手八腳，亂做一團。田夢北繞到第三座亭子外，始見那黃姑母和黃梅麗夾雜坐在一叢茶座上，相對吃點心，急走過去，叫道：「您在這邊坐了半天罷？我來得遲了。」那黃姑母和黃梅麗看見他來了，兩人忙招呼茶房添座位。那黃姑母笑道：「你先坐下，我們這裏正爲你搗鬼，你表妹說你同着一個女的大約和你關係密切，不是外人，一定趁着中秋，在這裏過過團圓節，一去不會再來。我却以爲你不會年輕輕的失信，斷定你們必然回來，果然我贏了。」田夢北一聽，這才是萬幸，倘真不回來，豈不拆姑母一個爛污。又聽那黃

梅麗站在一邊，微微笑着道：「母親猜的雖對了，可是你又沒有猜到，人家走的時候是兩個人回來呢，却變成一個人了。」田夢北聽見這話，又不禁想起她說的過團圓節，臉皮上覺得一陣發燒，給她打趣得不好意思。幸是那茶房百忙中，扳來一隻籐椅，就勢的坐下了，笑道：「姑母不要說了，表妹也不要說了，我們坐一坐去划一划船，你們看是好不好，那邊的荷燈，放得多麼好看，這也是所謂良辰美景，不可多得呀。」那黃梅麗見他一搭渣，迴顧左右而言他，她把那筷箸敲着桌上的一隻碟子，祇向那黃姑母一笑。那碟內裝的是炒肉末，旁邊還有半碟小燒餅，這種肉末夾燒餅點心，據說是當年西太后御膳房的出品，從前北海祇有仿膳茶點社一家會做，現在五龍亭瀟瀾堂都有得賣了。那黃姑母把那筷箸揩乾淨，遞了過來，笑道：「是啦！我們不說了，你吃一吃點心，別嫌是我們剩下的。我們已經吃過了，你吃完了，我們再去划，你說好不好？」黃姑母特意仿着他的語意說，惹得那黃梅麗又笑了。田夢北在姑母面前，原本是不客氣的，管它甚麼，抓起筷箸，又夾又吃，把那碟肉末打掃了。那黃姑母又笑道：「你這樣狼吞虎嚥，光景是沒有吃飯，那位連小姐呢？她在那裏坐，請來我們湊湊，別讓她餓着肚皮呀。」田夢北吃完了點心，從茶房手裏接來一條毛巾，揩了揩手，笑道：「那位連小姐走了，她從瀟瀾堂出去，就一直回家，她叫我謝謝姑母，說是不回來了。」那黃姑母見他說連玉環不回來，她立刻失望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怎麼說的那裏有這種道理？她怎麼不回來？我約的是你們倆個，爲甚麼她走了，分明是你哄她走的。」田夢北見黃姑母偏和自己鬧着，硬說是哄了連玉環走的，倒弄成無可奈何，所謂有口難辯，還是那黃梅麗站起來，先走一步道：「得了！得了！別瞎吵了，人是已經走了，吵會子，又有何益。走哇！划船去呀，晚了就沒意思了。」田夢北見她來解圍，祇得也站起來了，笑道：「我們先划船玩玩罷，不必吵甚麼了，她去了，是她沒有我們的造化，不要管她。」黃姑母却坐得穩如泰山，一動不動的，笑了笑。

道：「你們二位先去，我再坐一坐，涼快一涼快。你們繞一個彎，再來找我不妨。」田夢北見黃姑母忽又不去划船，自己已不知如何，那黃梅麗却已走到五龍亭的石岸旁，解開搖小船的纜繩，一跳下去，回手招一招道：「你們快快的來呀，我們這就開船了。」田夢北急忙走上去，笑道：「你不要忙罷，姑母她願坐一坐，不和我們一起玩，我們兩個人有甚麼意思？」黃梅麗兩隻手把着槳，坐在船去，把鞋跟一連頓着船板，催道：「你快下來，她不來就不來，我們管她呢，先繞一個彎去再回來。」田夢北見她催着自己却之不恭，祇好推身上去，邁步上船，和她對面，坐在船尾。那黃梅麗又遞過一對槳來，說道：「來！你幫我去那荷燈最多的地方，撈它一兩隻來，擺在船上，照一個亮兒。」田夢北接過那兩隻槳，手上用力，就此四槳齊搖，浮浮蕩蕩的，離岸划到波心深處來。那時一輪明月當空，海上燈火齊明，蕩漾來去的幾十隻小划子，都是低語囁囁，嬌喘細細，一男一女的，佔居多數。另外還有兩三隻加大的花船，裏面燈光燦爛，照見翩翩的人影，有的三五成羣，猜拳行令，度他們的醉鄉生活。有的却是十來個人，聚雜在一處，忽而細樂吹奏，忽而歌聲靡靡，檀板紅牙，齊唱着：「儂把架梁扯破，棄了藏經，賣了木魚」的雅人深致的崑曲。田夢北手底下划着，眼裏的所見，足使神經麻醉，忘掉了世間的一切。划到海中心的一根燈葦旁，那黃梅麗忽把脚一踩他的鞋，笑道：「到了到了，你看看，到了甚麼地方咧？」田夢北始收轉心靈，一看到了一個荷燈叢集的水心，這一隻船的四圍，全給那一星半點燦爛發光的荷燈，團團的圍住，倒好像那論語上說的：「爲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衆星拱之。」一樣。不覺笑道：「這才有意思呢，你看看那四邊的燈，照着我們的一隻船，多麼好看呢？」黃梅麗不聽他說話，也不去賞鑒這海上妙趣，祇把槳拿了，伸手去船旁下，豁郎豁郎的攪着那水去撈那荷燈，那些荷燈雖說是環繞着這隻船，可是她手一下水，便隨了那水一蕩漾，荷燈就漂出多遠，一盞也摸不着。她撈了幾撈，兩手空空不禁着



起急來道：「田大哥，你給我撈一撈，我撈它不來，一伸手它就跑了。」田夢北見她急於撈荷燈，自己便把那槳一豎，遠遠撥過一盞，順手就撈上來了。笑道：「這不是撈着一盞給你拿着，我再撈，你不要忙呀。」黃梅麗看他手到搶來，撈上來一隻，滿心歡喜，接過去一看，却撇着嘴道：「我不要了，這隻荷燈怪討厭的是誰在上邊，亂七八糟，寫上那麼幾個字，真是該死。」田夢北見她說得離奇，不知那荷燈上又有甚麼典故，忙又拿回來，看看那荷燈，本是一種七月十五小孩們的玩意，蓮荷燈，不過底下加上一塊木板，可以在水上漂浮。在那中間蠟阡上，掛着一個小紙牌，上邊寫了兩句：「獲此燈者，可與同舟之異性愛人，接一甜吻。」田夢北看了，恍然大悟，哈哈的笑起來，說道：「這是誰幹的，真是和划船開玩笑，這一盞我們不要了，再撈一撈，撈出再看還有甚麼新花樣。」說畢，把這盞荷燈送下水去，重又撈上一盞來，看那黃梅麗攔他一聲：「你不要瞎撈了，那上邊還有得了好話，看了倒教人生氣。」但是已經來不及了，那田夢北撈上來一盞，又看了看，却不由笑道：「果然這一盞更拿人來開玩笑了，你看看上邊的話多麼教人生氣呢。」黃梅麗此刻一心的不想看了，但給田夢北一說，又不知上面究竟說甚麼，終於他一遞過來，自己接過來了。一看這上邊却寫着兩句：「恭祝汝等之婚禮，將於中秋節後吉日吉時舉行矣。」看罷，把它一丟，就丟在水裏。笑道：「胡說八道，誰來要它，讓它去當一晚上的河漂子去罷。」田夢北見她嬌羞滿面，竟和那荷燈認起真來，却也笑道：「這也只是一種遊戲餘興，故意拿游人開玩笑，我們再撈它一個上來，看看還有甚麼花樣。」這回他說的快，那黃梅麗的手更快，她抄起那兩隻槳，輕輕幾下，就盪開波心，躲開這荷燈叢集的地方，那邊星星點點的，祇有遠遠的幾盞，閃閃發光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她放下了槳，却又拍手打掌的笑起來道：「你撈呀，你撈呀，教你撈呢。」那田夢北給她把船划到這邊來，倒無可如何了，他也緩緩搖着兩隻槳，讓這船盪漾開去。笑道：「不撈了，不撈

了，我們划到漪瀾堂的西邊，再從白塔山前繞過來，兜一個大圈，你說好麼？」黃梅麗見他依從自己，她格格的更笑了。說道：「你一個人的力量單，我來幫你划。」說時，她抄起那兩隻槳來，田夢北却手把着槳，不讓她去動。笑道：「你不要管了，我一個慢慢的划，倒有意思。這晚上划船慢慢的漂盪，才顯得有趣。若是快了，倒無味了。」黃梅麗看他倒能領略妙趣，因把槳放下，隨他的意思。徐徐的划着，把兩隻手抱在胸前，無所事事的，祇去看玩空中的一輪秋月，和瀏覽四面的夜景。那五龍亭的電燈，和漪瀾堂的電燈，都倒映水面，隨着波浪，微微的盪動。仰望那白塔山上的亭台樹木，碧陰陰的一片，環繞着那危然聳立的小白塔，陪襯着天空明月，真好似畫裏風光，疑非人世。出了一會神，那座下忽然一動搖，她才驚悟了。問了一聲：「田大哥，怎麼樣了？」眼睛去一瞧，祇見那對面正漂來一隻船，船上坐的，正是一男一女。那船還是特作的，和北海其他的船不同，座位上皆有靠背，男的靠住了，手裏正彈着一隻西洋月琴。曼德琳叮叮咚咚的響，女的却和男的並肩而坐，她上半截身，都半靠半躺的，睡在男的懷裏，嘴裏唧唧啞啞的曼聲低唱着一曲清歌。兩人都陶醉在這大自然裏，似是忘掉一切的一切，那隻船漂泊自如的，去向無定。這時正衝這邊漂來，座上的動搖，正是田夢北用槳急搖，躲他們的去路，但是那船離得近了，那裏躲得開，田夢北饒是躲得快，那船還拍地一聲響，和這隻船撞上了。兩隻船都歪了一歪，算是未出危險，各人都吃了一驚，那隻船上的男女，才不唱不彈的，把身體離開一點，都將驚疑的眼光，看到這邊來。黃梅麗驚魂甫定，却抗聲嬌叱道：「喂！你們的眼睛那裏去了？這要撞翻了，呢！你們不要命，我們還要命咧！」田夢北把槳朝那船上一放，抬起手來，擦了擦額上的微汗，再取出一條手帕，擦擦手，笑道：「我躲了幾躲，還是躲不開，這總算萬幸，沒有出大危險，嚇得我出了一身汗。」那隻船上的女的，早伏着一個嬌軀，嗤嗤的嬌笑，男的却放下了曼德琳，取起一隻槳來，一邊往遠處搖動，一邊又連

說對不住。漸盪漸遠，至於不見了，黃梅麗這才心平氣和的，把脚底下一躁道：「這二位忘了死咧，你瞧那女的，太下賤了，她那裏是個正經東西？」田夢北也把槳抄起來再一搖笑道：「別嚷嚷了，你不看那船上多是一男一女，不知道有多少，他們都是來尋快樂，自然要放肆一些，我們不要少見多怪罷。」黃梅麗把外衣的扭扣解開，抖了一抖身上也似驚出的一身香汗，微覺燥熱，就將外衣向後一推，推到肩下去，露出兩彎玉臂來，笑道：「一男一女就應當這樣，那麼我們也是一男一女，又是姑表親，我們怎麼就不那樣討厭，教人看見罵缺德呢？」田夢北覺得這話難以置答，便付之一笑，搖着兩隻槳，繞到白塔山前面的橋邊來。那黃梅麗說了一句莫名其妙的呆話，她出口以後，似又覺得冒失了。扭過去轉頸，看那橋洞左右，東來西去的，閃閃的微光，盡是些秋螢，在那邊飛動，便搭訕笑道：「你瞧那邊的流螢，一閃一閃的，怪有意思，划過去，我們抄它幾個玩。」田夢北抬頭看看，就手下使勁，把一隻船划到橋洞旁，放下一隻槳，鬆下一隻手，祇去一抄，就抄住一隻流螢，笑道：「抄住了，這一點點小東西，要它沒用，放它一條命去罷。」說罷，把手又一張，那流螢在他手上爬來爬去，屁股上的光亮，一閃一閃，閃了幾閃，就飛到那水面，一漂一浮，擦着水面飛去。黃梅麗看了，她扭着身軀，不依道：「你不要放了，再給我捉一個，我要看着它好玩。」田夢北再去捉時，那流螢似乎學出乖來，不肯從容就範，祇在左近飛來飛去，捉它們一個不着，捉了半天，賭氣不捉了，提起槳來，去慢慢的搖。說道：「我們過了這橋，到那邊去再說，這裏的流螢都是機靈鬼，一個也捉不着，祇有一個傻蛋，給我們捉住，又湖心中放了。」說着，那船已划進橋洞，黃梅麗却仍不甘心，在橋洞裏，拿手去東抓一抓，西抓一抓，祇顧去尋流螢，田夢北也不管她，把船才盪出橋洞。那黃梅麗忽然如着蛇蝎的，叫了出來道：「壞了壞了，一個跑進我的袖口咧。」田夢北吃了一驚，忙不迭的放下槳來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，甚麼跑進你的袖口？」那黃梅麗早把外衣推下

肩去，露着兩彎玉臂，袖口短到臂根上，她正伸着左手，到右臂彎下去掏。一面驚慌着道：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一個流螢跑到我袖口裏去了，它在裏面一爬一聳，怪癢癢的。」田夢北見她爲一個流螢驚駭，自己無能爲力，祇得代她拿來身後的外衣，放在身旁，笑道：「一個流螢不要緊，捉它出來，還是穿上你這外衣，夜深露冷，不要凍着了。」那黃梅麗掏了又掏，也沒有掏出甚麼，急得把手一甩，解開那脖頸上的一排扭扣，將手伸進去，抓了半天，祇是抓它不着，沒奈何笑央道：「田大哥，你來罷，你伸一伸手，替我捉它出去，那流螢就在我襯裙裏，我自己低頭看不見，祇覺得癢癢。」說時，又將手一扯，那衣襟敞開一片，果然襯衫上的花旁，一亮一亮，正是那小虫作怪。田夢北笑道：「這個火虫，沒有多大亮，倒能讓人噁心，我捉它出來。」說罷，把手去一捏，原想從那花邊裏，捏它出來，却不料那流螢一下又鑽去花邊下，隔着一層襯裙，在裏面閃閃光亮。黃梅麗一連將身軀扭了幾扭，呢聲央道：「田大哥，快給我捉，癢得利害呢。」田夢北終於無此法的，伸進手去，祇覺她的皮膚滑而且軟，觸手欲融，那裏還忍心去捏，直到下面，觸着她的乳房，從乳頭上一層，才把那流螢層了出來，那流螢算是逃了一條活命，一閃即飛的，又擦着水皮去了。田夢北把手退出來，又替她掩起一片衣襟，代她扣上幾個鈕扣，取外衣爲她也披上了。笑了笑，道：「得一條小性命，放它逃了去罷，不要冒了涼。我們回去麼？」黃梅麗這時候，低垂粉頸，又自半晌無語。田夢北搖起槳來，她才低着聲道：「我們回去罷，黑天半夜，別儘自瞎闖了。」說着，不禁鼻孔一癢，已打出一個嚏噴來。田夢北慌不擇路的，很命搖着兩槳，那隻船疾駛似箭，直轉到漪瀾堂前，趨向五龍亭的歸路。又說道：「你大約是冒了風涼，回去坐一坐，也該走了，我們今天玩的太快樂了。」黃梅麗祇哼了一聲，半晌，又嘆喟的一笑，也不帮他，祇靠他一個人搖着槳，駛回了五龍亭。其時海上荷燈，多已臘殘火滅，黑黝黝的一片水色，映着星月微光，辰光已然不早了。不過荷叢葉底，尙藏不知多

少對願作鴛鴦不羨仙，寄身一葉扁舟的情侶，在那裏不忍即去，或密語低談，或曼聲度曲，或者吹着口琴，品着洞簫，斷續的口琴，嗚咽的洞簫，兀自入耳可聽。一聲一聲的傳來，黃姑母一個人坐在那零落無幾的茶座上，正在引頸遙望。他們的小船就在這一曲未終而人已多賦歸去的時候，款乃歸來。田夢北扶着黃梅麗跳上岸，那黃姑母就笑道：「你們回來了。撈了幾盞荷燈回來，去了一晚上。」黃梅麗聽了，到荷燈，但頭看看船上，一盞也沒有，禁不得吱溜一笑，說道：「您問田大哥罷，他都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怎麼了。」盞也沒有撈來。」田夢北隨後也上來，大家落下座，茶房先送上一壺新泡的茶，又問還要甚麼冷食不要。黃姑母看他們喜溢眉尖的，料是玩得痛快，便說了幾樣冰激凌，沙士水，檸檬汁，問他們要甚麼。田夢北說了一樣沙士水，那黃梅麗搖着頭說不要。那黃姑母替她要一杯冰激凌，說是要來兩人吃，她祇得一笑。大家吃着冷食，田夢北把水上風光都講給黃姑母聽，祇留着一段火螢沒有講。那黃姑母已然笑得厲害道：「那些人們真能拿人開玩笑，那有亂寫一氣的，這要是親兄妹捨着，人家豈不要尋着那放荷燈的人，不和他善罷甘休的呀！」黃梅麗聽那田夢北把那一段略去不談，她的一雙眼珠，在月光下轉了幾轉，却轉出一臉極自然的笑來。也搭了話道：「誰說呢？現在的親兄妹，差不多互相避諱，不肯一塊出來，就是爲了這類原因。這還算好的，碰上那冒失的朋友，說出不三不四的話，那才難聽呢。」黃姑母更笑了道：「那麼你們是表兄妹，當然不在此限，怕他們甚麼，撈它幾盞來，也沒有不可以。」黃梅麗聽得紅着臉，在月光下，眼光一閃一閃的，連連說道：「不要不要，我不要那些東西，我偏不要。」那黃姑母祇得一笑，揭過這層，不再說了。三人吃吃冷食，由黃姑母會帳，大家總算興盡，一同出離五龍亭，趁着晚涼，踏着月色，出了北海公園後門，坐上黃宅的汽車，先把田夢北送回太平倉，她們才一同回家。那黃梅麗在汽車裏揚揚手，還說得一句：「田大哥，改天見，我過不幾天，再來看你。」

那輛汽車就駛得沒影了。田夢北一步一步的，捱回寄宿舍，想想這半夜，似乎玩得才夠味，也可謂到北平來的第一遭。那黃梅麗的嬌癡嬌憨，着實可愛，以她來比較那連玉環，彷彿又別有……田夢北想到這別有二字，底下的兩個字一從腦筋中湧出來，立刻又縮回去了，不覺出了一身冷汗。直到開了宿舍的門，進去歇過一身的乏來，那顆心還在胸口上亂跳，不敢再去胡思亂想了。夜長夢多，次日起來天晚了，一早的功課都算犧牲。田夢北想到用飯前片刻時光，鈔一鈔筆記，提起一支鋼筆，沾上一下墨水，却又寫不下去。胡亂在稿紙上寫了半天，自己再看時，原來却是亂七八糟一篇。連玉環黃梅麗北海二閨。莫名其妙的名詞人名都攙在一起了。氣得自己一把抓起來，方要把那稿紙撕掉，却又忽然一想，從二閨想起那船家王老好，從王老好想起昨天北海的約會，猛可的又把那張紙丟下去，叫出一聲糟糕。自己素不對人失信，這一回却失信了，王老好是一個老實人，順口搭言，說是在漪瀾堂等待自己和連玉環，怎麼自己忘死了，從划船到出北海，一直就沒有想起來，以至於爽了那個約會。想得正在懊悔，忽然那房門外嬌聲嬌氣的，衝來了一聲：「這就是田先生的房間得了，我自己進去，你們不要管咧。」田夢北立刻又一驚，待要開門去看，那房門又是開了。却是那黃梅麗表妹穿了一件白洋紗的上衣，短短的下擺，緊緊箍住了臀部，上面又罩着一件土紅色的毛繩背心，敞着鈕扣，露出當胸隔着白洋紗的兩塊凸肉，分擺在左右微微鼓起。底下是一條短裙，黑哩噠製造，剛剛垂到膝蓋邊，又很顯明地露着那一雙裹着白麻紗長筒襪的小腿，和一對穿着白番布陳嘉庚公司的膠皮底鞋。這樣一身學生打扮，又襯她一張極其豐潤洗掉脂粉的臉兒，和燙起來的一頭蓬髮，更顯着與昨天判若二人。昨天的，是一位養尊處優的金小姐，今天的，却變成一位青春活躍的女學生了。田夢北料不到是她闖上門來，看見先自一呆。那黃梅麗卸肩下夾了幾本洋裝書，拍着兩隻手，笑了起來道：「田大哥，我

聽你的貴聽差說的，你上午也沒有上學呀，昨天玩的太痛快了。」說着，她的兩條腿一邁，不等讓，就走進來了。田夢北來了不速之客，少不得殷勤招待，把自己的呆容一放，也笑着湊趣道：「你這是從那裏來？我真是想不到，今天上午沒有上學麼？」那黃梅麗進了屋門，就把那夾的書拿下來一丟，幸是用書帶紮網着，沒有丟散，祇騰的一聲，掉在那桌上了。隨後她又一歪身，坐在那一隻椅子上，歪了一歪頭，伸直了一雙腳，兩隻手互相疊放着，擱在大腿上，仰面笑道：「誰說不是呢？誰說不是呢？我早上起晚了，又因為……」說到了又因為鼻孔一聳，猛的又打出一個噴嚏，她吸溜了半天，摸出條手帕擦了擦鼻孔，苦着一張臉道：「你瞧，我多麼倒霉，昨天玩了玩，也不致身體壞到這樣兒，居然就着了涼，不舒服了一夜。我因為身體不爽快，上午就缺席了。午後出來，是母親勸我，借着上學，散遊散遊。但是我一出來，忽而想起昨天還說到你這裏來，所以不得已的，走來走去，就走到這裏來了。祇走得我出了一身的微汗，大概快好了。你這裏我還是第一次來呢。」黃梅麗說着她把手拿着那手帕，又扇了半天風，瞧着田夢北房中的佈置，微微的又笑了。田夢北聽她着了涼，便搭訕着，又說了幾句：「昨夜你太大意了，你打的那噴嚏，我就知道是不好，頭痛腦熱的，吃兩片阿司匹靈，自然就好了。你這下午還上學麼？」黃梅麗把房中四面看了一遍，聽他問話，就扭回頭來，又笑微微的說道：「我怎麼沒有吃呢，一連吃了三片，發了一夜的汗，我現在轉鬆多了。這下午也沒准，說上學就上學，說不上學就不上學了。」田夢北見她貿然而來，諒必有事，她也不說自己也不便去問，自呼喊聽差，伺候他的茶水。那黃梅麗和他夾七夾八的，說了半天，昨宵的游趣，偶然又不經心的，提到了連玉環。田夢北便笑道：「她是一個平常姑娘罷了，我們是難得和她在一處，昨天她走了，我還忘記了瀟瀾堂的一個約會，祇顧和你撈荷燈，朋友都要得罪了。」田夢北言詞閃爍，本是要把她的注意點調開，焉知那黃梅麗一心秉正的，全在連玉環

身上見他亂以他語，且不搭那個渣，祇自問道：「田大哥，那位連小姐住在甚麼地方？她的家庭怎樣？人家願意同我們交朋友麼？我們找一找她去，不嫌冒昧麼？」田夢北給他連珠簫似的一問，弄得瞠目結舌，半晌才笑道：「你想和她打連戀，大可不必。她是一個苦人家的女兒，焉比得你，而且論應酬，也應酬不起你。你去巴結她，豈不是吃力不討好？」黃梅麗把眼皮一連眨了幾眨，又歪了一歪頭，表示很有興趣的問道：「那麼她到底是幹麼的？我打聽一打聽行不行呢？」田夢北尋思了一會，這話告訴她也沒有甚麼不可以的，自己一個唱二簧的女票友，相識有什麼背人，想着就毅然道：「我告訴你罷，她是一個唱戲的女票友，出身雖苦，也不低賤，他父親還當過財政部的科長呢！」黃梅麗聽這話來，得概要，仍不得明白，就繼續追索着底細，問道：「她是一個女票友麼？我真看她不出哇！她到底是誰的女兒？你說一說呀！」田夢北因把連玉環的家境，大致說了一說，祇隱藏着那和識的起因，和最近交誼的程度，不肯直言。末後，又慨然道：「我昨天本來一定拉她回去，不過她因為你是一個大小姐，談起話來，容易引她的傷心，所以他不肯多逗留，上了岸她就走了。」黃梅麗見他娓娓言來，聽着頗覺滿意，因為他是開誠以告了，不過他說甚麼傷心不傷心，倒不明白。于是就訝然問道：「她走了幹甚麼呢？有甚麼可傷心呢？」田夢北望望黃梅麗，見她不說是不明白的，於是笑着搖頭說道：「你當然不覺得她們沒有錢的苦惱，她之所以傷心，也就是因為她之沒有錢而已。這話就是昨天你們初次會面，她給你一問學校而引起來的。你想，跛者不忘履，盲者不忘視，她是一個有錢的出身，混到現在，已是萬般無奈，半途棄儒學俗，半賣買式的唱起戲來了，和你這樣的小姐一接談，勾起她從前，豈不煩惱？」黃梅麗聽了他說，似有所感的，緘默了一刹那，忽然又笑道：「別說了，難道世界上的窮人都不和有一點錢的交朋友了？這種人我不明白，我倒要交她一交，她既是票友，當然是出台唱戲了，我們聽聽她去。」



好麼？」田夢北對於這些個關節，向來是模模糊糊，不甚在意，見她說想與連玉環接近，也不懂甚麼叫做避諱。馬上爽快允諾，並不猶豫道：「你既有和她交朋友的心，我做一個介紹人，又是何樂而不爲？她在東安市場福興茶樓，每天下午清唱二簧，你幾時有興，同我到一趙東安市場，就見着她了。」黃梅麗問出地點來，就刻不容緩的站了起來，並齊着兩隻小腿，又着腰，把腳跟一抬一落，頓了幾頓，笑道：「何必說幾時呢？乾脆就是今天，你說好不好？這不是下午麼？我們就去東安市場，你說成不成呢？」田夢北見她急不如快，是一個火爆的脾氣，便笑道：「不要忙罷，你是第一次來，玩玩再走，她在下午四點鐘以後，有時直到六七點鐘才上場，忙的是甚麼呢？」黃梅麗見他不忙，果然就不走了。可是也不坐下，祇答應一聲，四面走走看看，笑道：「田大哥，你房子裏真乾淨，我們女學生住的屋子，都比不上你來。」說着，又連連笑着翻翻這個，動動那個的，活動起來。田夢北也因為平素難得和這位表妹來往的，不料昨日邂逅，今日她就來了，故爾也格外的欣快。看着她不少休停，便招待道：「坐下罷，我去看看那聽差們，一個一個都懶到那裏去了，怎麼不見來湖一湖茶。」說罷，他推開門，出去尋找那聽差們，黃梅麗見他如此小心，不禁暗笑。翻了半天手，也累了，坐在那田夢北的睡床上，看看他的被單雪白，枕邊丟着一本書，那被單不少皺皺紋，顯見得是起床後鋪平，又躺下看書的痕跡。就抄起那本書來一瞧，原來是一本戲考，翻了一翻，其中不少處都用墨筆修改，再看那書皮上，有三個字題名，赫然正是「連玉環」。登時恍然大悟，拿着這本戲考，再也不放下了。那田夢北提了一壺茶進來，斟一杯給她。她欲語無言，抿着嘴唇，祇是嘻嘻憨笑，笑得田夢北不知所措，坐不是，立不是的半天，黃梅麗才把手裏的戲考一指他，又笑出來道：「田大哥，來北平不多時，居然變做一個戲迷了。怪不得認識甚麼女票友，這本戲考，還是那位連小姐的呢。」田夢北看看那戲考，正是那連玉環的，自己借來練習梅龍鐘，不覺面皮

一陣發熱，紅得過了耳朵。笑道：「你別拿我當一個內行，我並不戲迷，不過看着消遣而已。誰還真要唱戲？真唱戲是要師父口傳心授，要這個也沒用。」黃梅麗看他的侷促情形，自己就索性把戲考一丟，笑道：「你就是會唱也沒有人煩你。一齣貴妃醉酒，我也是隨便問一問哪。」說罷，她屁股一動，站了起來。忽然又從田夢北書桌上拈起一張紙來道：「這是一張甚麼？誰寫的？連玉環、黃梅麗、北海、二閻？」黃梅麗念完了這幾句名詞，登時抬起兩隻驚奇的眼睛，望着田夢北的臉，呆呆的問道：「田大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把我也寫上了？你寫的麼？」田夢北見她拿的正是自己鈔筆記不成無心中寫的，這時一給她發見，搶是搶不得的，祇暗叫着苦面皮，越發像塗上一層胭脂，熱得發火。祇好紅頭漲臉的，笑道：「你撕了它罷，那是給人看不得的，我早起無事可作，偶爾寫出來的，一張廢紙罷了，沒有甚麼意思。」黃梅麗見他急窘神氣，真個是匪夷所思，自己且不聽言，反把那張筆記紙一摺收起來，掖在身邊，愁笑道：「你不用想要了，這東西給我罷。我帶起它來，留着再打噴嚏，好拿它來擦鼻涕。」說畢，又抄起那戲考來，一翻兩翻的，裝做不經意，顧盼左右而言他的，又笑說道：「這本戲考的詞句可甚麼？你這樣熱心閱覽，還怪人家叫你戲迷麼？」田夢北見她收起那張紙，又搭訕起來，說別的祇好也笑道：「你如何知道這本戲考之不可靠呢？」黃梅麗聽了拍書皮，又笑了一笑，端起一杯茶來，嘴唇抿着那茶盃邊，一邊呷着，一邊笑道：「這戲考若可靠，你們也不在上面，東塗西抹的，加些無謂的修改了。」說完了，忽然臉一紅，覺得那你們兩個字，加在他們頭上，有些不妥，深恐他不甘心，而還出甚麼話來。忙又站着把腳頓了兩頓，笑道：「我們該走了，天是不早，那東安市場裏轉轉，也是時候了，我還要買幾樣東西，順便帶一帶，走罷走罷。」田夢北却未十分留心，見她坐立不安，張羅着走，便不再往下坐，免得她再尋甚麼故典，笑道：「走就走罷，這裏多坐，也沒有意思。」說着，隨便扣上一頂呢帽，和她走出來，囑咐好聽，差兩

人出了太平倉，三四步便雇上洋車，到了東安市場，這裏秋貨早已上市，滿目琳琅，都是細毛線、羊毛絨，以及烤涮羊肉的陳設，田夢北問她買甚麼東西，黃梅麗却又不忙，祇笑道：「我買東西容易，一進去看好了價錢，把錢給他們，把貨給我們，不就行了麼？還是先到茶樓看看，我是沒有來過今天第一遭。」田夢北便又和她走到福興茶樓下，指着樓上笑道：「你要聽連姑娘的清唱，就在這裏那戲報上，有她的名字，看見了麼？」黃梅麗自然看見，不過這茶樓外觀的簡陋，又是出乎理想，而極欲一觀內容，便邁步走上樓梯道：「到了就到了，上來罷。」田夢北見她上樓，忙跟在後邊，笑道：「天早着呢，上邊是空的，你聽聽，連一點人聲都沒有，不用說唱了。」黃梅麗一口氣跑上樓去一瞧，可不是滿樓寂靜，空茶座上，祇有一個賣糖果的小販，和一個茶樓的茶博士，抽籤筒，贏糖豆大酸棗吃。那藤椅一大片都空着，木台上息鼓停鑼，更是一個人也沒有。看了不由一笑道：「這一說來早了，我們就坐下歇歇腿兒，也不要緊哪。」說完，她並不認坐，一歪屁股，坐在那人口處的一隻藤椅上，拿一條手絹，來回甩動着扇風，一面光着眼，不住東瞧西望，好像測驗甚麼風水一般。田夢北早知道是這樣，見她落坐，也就在她旁邊坐下，左右顧盼，孤零零的，倒也別有妙趣。笑道：「這幸爾沒有開鑼，否則我們坐在這裏，倒成了絕無僅有的知音了。」那茶博士丟下籤筒，打了一個呵欠，懶洋洋的過來，見田夢北是一個熟主顧，便招呼道：「大爺，您早，啖吃甚麼茶龍井香片？」田夢北說一聲龍井，茶博士把桌上扣的茶杯，掀起兩個來，又伸了一伸手指頭，笑道：「今天二位不是您哪？」田夢北又點了點頭，那茶博士慢慢走去了。黃梅麗坐了一坐，這樣空大的屋子，僅僅兩個人，又覺得無聊，便沒話找話，向着田夢北說道：「田大哥是這裏的一位老主顧哇，瞧瞧那茶房多麼熟，見了你，還會說早咧。」田夢北也自一笑，那抽籤筒的糖果小販也走攏來，他左手臂彎裏擦着一隻筐籃，裏面都是盛的花生仁、瓜子、梨、百合糖，以及上市不幾

天的北平特產糖葫蘆；右手舉着一隻籤筒，搖了幾搖，那一筒竹籤嘩唧直響。笑道：「先生小姐，您二位吃甚麼糖，抽一筒籤好不好？」田夢北搖了一搖頭，又轉面一看黃梅麗，笑道：「你吃甚麼糖麼？」黃梅麗正苦無工可作，聽了便笑道：「吃糖呀，來兩包口香糖，一包巧克力。」她這樣輕飄飄的說着，眼睛再一瞟，那小販却把筐籃放在茶桌上，把那陳皮糖百合糖梨膏推過一堆來。笑道：「小姐吃這個罷，陳皮糖是新鮮的，百合糖梨膏都是新做的。」黃梅麗却手一甩，幾乎都給他丟下茶桌去。扭着頭，滿面不悅的，發作道：「我不吃這東西，我要美國口香糖，巧克力。」那小販見不是路道，他又一堆一堆，把那糖收起來。笑道：「小姐想吃的東西，我們不敢預備，怕是沒人要，賣不動，價錢太貴了。」說畢，他提起那筐籃來，又縮到一旁茶桌上。黃梅麗把他趕跑了，扭回臉兒來，對田夢北笑道：「這地方怎麼這麼窮呀，連口香糖巧克力也沒有，太沒意思了。」田夢北正想說時，偏巧那茶博士又走來，他舉過一把空茶壺，又丟下一包茶葉道：「先生多等一會，火剛上來，水還沒有開咧。」田夢北聽了，就又向黃梅麗笑一笑道：「這你更不願意了罷，連開水一時都沒有，我說是先買東西，你一定要來，現在我們若再去繞繞，回來都不算晚。這樣瞎坐着，才叫沒意思呢。」黃梅麗見此情形，祇得站了起來，又頓了頓足道：「依着你罷，我們出去走走再來。」那茶博士見他們要走，便又把那茶杯扣上了，笑道：「您一會再來也好，這座兒我給您留着罷。」田夢北也站起來道：「留不留都可以，一會再說。」說着，和黃梅麗走了出來。那福興茶樓的對面，是一家台球社，裏面有幾個人打彈子。田夢北黃梅麗在這邊不經心的，才朝那邊一望，那裏面已有一個人笑了出來。說道：「田先生怎麼這樣早法來這邊打兩盤球兒罷。」田夢北一瞧那人，手舉一隻球桿，笑容滿面的，却是連玉環的師父孫鳳凰。忙點頭招呼道：「孫先生，您來了，我們去繞繞再來，今天連大姑娘戲碼定了麼？」田夢北這本是隨便一問，不料那孫鳳凰却把球

桿往地板上一豎道：「田先生您不知道，戲碼是定了，不過那連大姑娘有點不大合適，她今天病了。我早晨去她家吊嗓子，她還沒有起來，今天打算告一天病假。」這話一說，田夢北和黃梅麗又是一驚一恨。田夢北是吃驚，黃梅麗却是恨自己來得不巧，偏巧那連玉環又病了。她不容分說，就直接問道：「這位先生，連小姐昨天還和我們一起，今天她就病了麼？」那孫鳳鳳見她來搭言，以為是連玉環的朋友，趕緊答道：「是的，她的病就是昨天進北海，大概是冒了一點風涼，明天也就好了。」黃梅麗問出連玉環的病狀，也不知應該如何才好。田夢北就向孫鳳鳳說了回頭見和黃梅麗走下樓來。那黃梅麗到了樓下，仰頭看那金字的戲報，尚自不忍即去的，問田夢北道：「我們是回來，還是不回來呢？那連小姐今天告假，嘿，真巧哇！」田夢北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我們轉轉再說，你以為爲何麼？」黃梅麗聽了話，却又低頭默想，沒有聽見這句，遲了一遲，她忽仰面笑道：「我糊塗了，人家和我總算一面之交了，我們聽說人家病了，正應當去看看人家的病家，我們到她家裏去，她住家這不遠？」田夢北見黃梅麗一定要和連玉環表示好感，必想鬧到甚麼地方，兩個女的，也沒甚妨礙，就把連玉環的住處說與她聽。又笑道：「她家也是不遠，我們去坐坐，也沒甚麼不可以，你自己去的。」黃梅麗見他同意，就笑了道：「我不用酌量，現在說去就去。」言下也不再買甚麼東西，一直和田夢北到連玉環家裏來。他們在連宅門外剛下洋車，那連大奶奶恰巧從裏面走出，兩下來了一個碰頭，那連大奶奶就笑道：「喲！我的田大爺，您這是從那兒來呀？這位是誰呢？」田夢北即向黃梅麗介紹道：「這位是連姑娘的母親。」黃梅麗笑盈盈的躬了躬身，連大奶奶便福一福禮，田夢北又介紹道：「這位是我的表妹黃小姐。」連大奶奶便又啾啾一聲道：「貴客臨門，貴客臨門，快快進來坐，別笑話我們的破爛，我們環兒昨天還提您了呢，划船讓您花錢，她今天不大舒服，我剛要去藥鋪給她問一樣丸藥吃，這倒巧了！」田夢北和黃

梅麗跨進門來，笑道：「我們也是福興茶樓來，聽說連姑娘病了，特來探視，這位黃小姐更是關心，她逼着我來的。」連大奶奶自是連連稱謝，說是好了許多頭疼腦熱，不要緊，小病，這倒有勞了，讓他們進了北房外間，請他們坐下了，然後她跑進那單間，把田夢北二人丟在外邊，祇聽着她在裏邊叫道：「環兒！環兒！你也起來走走，沒有聽見我們說話麼？」田老爺陪着那位黃小姐兩位都來看你，你起來出去。」隱隱聽見連玉環應了幾聲話，牀欄杆響了幾響，料着坐起來了。黃梅麗是一個爽快人，她先不耐了，起來笑道：「連太太，你別叫她出來，我們進去坐罷。」話言未了，她一掀那單間的門帘，人是已經走進去了。那連玉環知道是他們來了，自己扳着衣服，已忙穿着穿脚上的絲襪，看見她跑進來，慌忙赤着一隻腳，就要尋鞋下地，一面皺着眉毛笑道：「這如何使得，我沒有甚麼病，勞得黃小姐也來了，真乃對不起，這屋裏沒有下脚處，慫別見笑。」黃梅麗貿然闖門而進，看那連玉環一張不施脂粉的清水臉兒，微透着一層紅暈，兩個太陽上，各貼着一張四方方的黑太陽膏，一抬頭又看見她脖頸下，皮膚透出四五道扯出來的暈紅的痕跡。這在一班男人目之爲嫵媚可愛，但在黃梅麗看，却又不禁吃驚，忙去攔住她下牀，端詳着她的臉道：「連小姐，天時真是不正，這幾天病人忒多了，我看你的身上，必是作着燒，你貼着太陽膏，諒是頭痛，你的脖子，不是也扯出紅印來了麼？」連玉環小時候雖是嬌生慣養，經過一番小姐生活，但在近來委實沒有一個年紀相等的女人，到面前來體貼慰藉，因之便跨坐在一牀沿，看了她，掙扎着笑道：「我不是別的，不過偶然的着涼，頭痛，貼上太陽膏，嗓子痛，揪一揪，也就好了。你們不來，我也就起來了。」說着，眼看門帘一掀，那田夢北在外探頭，便嘻了一聲道：「田老爺，你進來坐。」說是她的兩隻脚一縮，都縮進被底去了，又把衣襟虛掩起來，遮住上半截身體。那田夢北應聲進來，站在床前，也笑道：「連大姑娘，黃小姐說的真對，時令不正，病人忒多，黃小姐今天也是着涼才好。」

呢。」連玉環聽說，也自吃驚，她掩着衣襟，坐在床頭，望着黃梅麗道：「黃小姐是剛剛好了麼？我還不知道，這倒巧了。」那黃梅麗憑着一己的天真，說話那管顧慮，她祇嘻嘻笑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我昨天在北海，和田大哥划船，划到夜深，才興盡回家，夜裏不大舒服，吃了些阿司匹靈，今天好多了。我那也是着涼，不過沒有你的重，看看你這紅頭漲臉的，必是還燒着呢。」說着，她的手上去摸一摸連玉環的頭，一連又說了兩個可不是麼，這麼滾熱的燙手，那連玉環却不甚經意，祇是聽着她的說話，似乎露出馬腳來了。因而暗暗點頭把眼皮一撩，田夢北笑了一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們昨兒晚上，在北海划船人多着啦，罷！你們撈了幾盞荷燈玩，真好呀！」田夢北見黃梅麗出之無心的，業已洩露出昨晚的事，便怔了一怔，覺得此事固無避諱之必要，不過在自己告訴以前，很不願意別人宣洩，尤其是那連玉環的說話，輕飄飄的，足使自己聞之不安。就爽性坦然的答道：「對了，我們荷燈雖未撈得幾個，却整整玩了一晚上，不然，黃小姐還不致拍了風涼。我昨天送你回家，洋車從北海後門過，我買了一張票，就二次又進去了。」連玉環見他直認不諱，却又非意料，默然的又是一刻，才出了一口氣，爽然道：「又恨我未能玩得天黑就走了，那北海的夜景，一定夠好看的。」黃梅麗不大留神，他們，她由昨夜划船，就想起那撈荷燈的有趣，還是嘻嘻笑着，半伏着身，微紅着臉道：「連小姐，你真不知道哇，那荷燈有意思透了，放的人才缺德，他們還在上邊加上不少花樣，看了教人急不得，惱不得。」說罷，又很耐心，把那荷燈上加的笑話，都告訴給連玉環聽，一邊又笑個不了。那連玉環也隨他笑着，可是那笑聲不大自然，並且連連偷眼看着田夢北，那意思就夠人尋味了。田夢北旁觀者清，正自不好搭言，忽然那連大奶奶笑哈哈的，捧進一隻茶盤來，說道：「我也又是老糊塗了，傷風着涼，還用得着藥鋪打聽藥。這裏一碗黑糖水，七棵草棍，喝下去，蓋上被蒙出一身汗來，病就好了。現現成成的偏方，不是人來說，就把它忘死咧。」說着她把

那茶盤放下，裏面除去兩杯茶是送給田夢北，黃梅麗兩人的，另外一中碗黑糖水，上面漂浮着七根喂牛馬的乾草棍，就是那所謂偏方了。田夢北看她進來，這才站起來，搭訕道：「連太太這碗黑糖水加上七棵草棍，就可以治感冒傷寒，那太好了，快請姑娘喝下去，早早的好了要緊。」連玉環坐在床上，見母親弄來糖水，田夢北也督促自己，她懶洋洋的一笑道：「算了罷，我明天就好了，今天若知道田大爺他們要來，我也早起來了。」那黃梅麗是一個小姐脾氣，而且又有些新頭腦，見她們婆婆媽媽的，要喝甚麼糖水草棍，就嗤的笑了出來。說道：「那如何吃得？焉有那麼治病的，要吃發汗藥，還是阿司匹靈，這糖水草棍，濟甚麼事？」說時候，就從身旁掏出一只玻璃管，拔去軟皮塞，扣出小個小藥餅，放在手心上，笑道：「連小姐，你還是吃一吃這藥餅，我就是這藥治好了的，你吃了發一發汗，包你痊愈，可別再信那媽媽經咧。」連玉環看他們令自己喝糖水，一個又取出阿司匹靈，教自己去吃，也不知何所適從了。祇笑道：「這倒難了，教我吃甚麼呢，我吃了這阿司匹靈麼？」那連大奶奶見他們要吃那洋藥，祇好把那糖水草棍放下。說道：「我不知道哇，偏方能夠治大病，這是一句俗語，我不管你吃不吃，給你預備了，你愛吃那洋藥，就吃洋藥，女大不由娘，我也管不了哇。」連玉環向那田夢北，黃梅麗又一笑，她接過去那藥餅，放在口內，一皺眉嚥下去了，然後又躺下去，抬手蓋蓋被。笑道：「我還是先吃阿司匹靈，那糖水等晚上再喝，咱們來一個雙料的治法，看看效果如何。」田夢北和黃梅麗也笑了，連大奶奶招待之下，非常注意那黃梅麗，問了這個，又問那個，和她一兜一搭的說起話了。黃梅麗因為沒有聽着連玉環的唱，很覺得不滿意，說道：「我今天的耳福不佳，從東安市場趕到府上來，偏巧連小姐又病了，這要幾時才能聽見呢？」連大奶奶笑道：「這不是吃了黃小姐的藥了麼？明天也就好了，請您明天再到福興茶樓，自然就聽見了。」黃梅麗坐了這會，看見連玉環服下藥去，正宜靜養，便想離坐告辭。因抬手



一招田夢北道：「田大哥，你來外邊，我向你說句話。」田夢北向連氏母女告便走出來，兩人來到外間，那黃梅麗却低聲笑道：「田大哥，坐了半天了，我們好走了麼？」田夢北見她招出自己，祇爲了一個走字，也只好笑。就唯唯道：「天色不早，該着走了。」黃梅麗又笑道：「我們來了一趟，坐了這大的功夫，照規矩說，應當花多少錢，如數由我給她們就是。」田夢北聽這話奇突，越發好笑了。忙問道：「怎麼還給她們錢？你聽誰講的規矩，我還不曉得呢。」黃梅麗手已然伸進衣袋裏，要掏，見他說不曉得，又把手伸出來，低笑道：「我好像聽過人家說，到女唱戲的家裏去，不能帶禪士就出來。她又是一個女戲子，我們多少不給點錢，她們願意麼？」黃梅麗這話說得田夢北忍不住哈哈大笑出了聲道：「你別假內行了，咱們走罷。」說完，推着黃梅麗又進到內間去，笑道：「今天攪擾你們了，我們回去了，明天見哪。」那連玉環躺着拾起上半截身軀，連連笑說謝，不送。連大奶奶直送她們出來，一面笑道：「田大爺，這可是多禮，你在我們這裏走得慣了，也不常說攪擾。今天怎麼倒客氣起來咧？」黃梅麗湊着答道：「連太太不知道哇，他是替我說呢，他說了，我就不說了。」連大奶奶見她如此有趣，也笑着道：「黃小姐有功夫也來呀，您多捧捧我們姑娘。」黃梅麗也笑着答應，和田夢北走出來，連大奶奶還要替他們喊洋車，田夢北推辭開了。連大奶奶就站在門首，直看到他們拐彎才回去。關門這裏，黃梅麗不言不語的，走了幾步，忽然笑道：「我祇以爲捧角聽戲都是男人的事，女人是沒有份兒的，不想我也居然要幹上了。我從明天起，就要天天去茶樓，捧捧這位連小姐。」田夢北笑道：「你去捧捧她也好，她母親不是說來你每天下課去市場，五六點鐘正是時候。」黃梅麗笑應道：「就是罷，她這樣和氣唱的料也不壞，我頂愛北平人的和氣勁兒。你瞧他們家，各處雖不講究，也倒乾淨利落，我有功夫也常常的要來跑跑咧。」田夢北看她連玉環這等投緣，也祇微微笑着，答說對對。那黃梅麗走到胡同口外，忽又拍一拍

兩隻手，笑道：「我想起來了，我們還要回太平倉，我的幾本書，都掉在你的太平倉了。」田夢北祇得陪她又坐上電車，趕到太平倉。黃梅麗借了取書之便，又在田夢北房中，說笑到天晚，才一個人笑嘻嘻的去了。田夢北送她回來，晚上一燈獨對，不禁想着這位表妹嬌癡好玩，自己一天本來不知幹些甚麼事，又平空攙上一個她，這以後的生活，怕是更要熱鬧了，想得暗暗搖頭。次日早起到東陽大學時，連吉慶首先報告道：「謝謝田大爺，昨天天迎玉環的病不要緊了，您二位給的藥，吃下去好了許多，她一會就來學校道謝，您上完課，她也就來了。」田夢北聽連玉環要來，自己却覺得不好說甚麼，祇笑着說：「她好了就好了罷，何必還來道謝？我們晚半天不是還見得着，不要多此一舉罷。」連吉慶也笑了一笑，就走了。田夢北上完課，那連玉環却是沒有來，這又出人意外。那連吉慶看了田夢北，反不好說了，祇笑道：「怎麼這孩子沒有來，倒彷彿我撒謊似的，她原說得好好的，不想又變卦了。」田夢北隨便說幾句：「沒關係，我一會去茶樓，還見不着麼？」連吉慶祇得罷了。下午田夢北想到東安市場，但是不知如何一陣心血來潮，又不去了。一個人坐電車到北海後門，買一張門票，又在裏面繞了一個彎。傍晚時分出來，回太平倉業已萬家燈火，八點半了。聽差的回報道：「田先生，今天有兩位女士都來了，一位姓連，一位姓黃，她們以前都來過。黃小姐坐一會才走，那連小姐說一會還來。」田夢北聽了，又不禁失笑。這兩位小姐一步也不放鬆，全是這樣的急法。祇好隨口答應，進去休息。那連玉環果然不到片刻，第二次又跑來。聽差帶她進得房間，她見了田夢北，也不多說話，祇問道：「田大爺，你有功夫沒有，和我出去一趟，逛逛大街？」田夢北見她不說別的，自己也不遑他講，就笑道：「有功夫，有功夫，我們出去，到什刹海邊上，溜搭溜搭也好。」連玉環點頭笑了，連玉環就和他走出房間，一同順皇城根走下來，那時候正是天街夜色涼如水，兩人穿的衣服，又不甚厚，迎風爽快，夜景頗為幽靜。望北什刹海，臨時營業

場剛剛收市，黑樹蔭裏，透出幾絲燈光，映着一片蘆葦殘荷，裏面陣陣蛙鳴，聲聲蟬噪，這情況畫也畫不出來。田夢北和連玉環平常見面，有說有笑，雙方無何顧忌。這次不曉緣何，一直走出多遠，雙方全感覺無話可說。捱了多時，還是田夢北笑道：「你的病聽說今早好了，我一見了你，越知這話是對的，早起還不知道呢。」連玉環給他一提頭，也有了話說。揚一揚臉，拂着一縷鬢髮，望他笑道：「噢，你聽誰說的。我還以為你知道我今天好不了，所以你沒有到茶樓去，這一說是你故意沒有去呀。」田夢北走着笑道：「你不能不知道連先生今早見我說的，還說你要到學校去，但是你不曾去，因之我也沒有到市場，我也可以說是怕你不好，沒有聽你的唱。」連玉環把話頭提起來，就滔滔不絕了，說道：「那裏的事呀，都是因為師父今早來了，提出一個培新小學校籌款義務戲，約我唱一齣女起解的事情，把你那裏忘了，我並不是不去，現在不是來了麼？」那田夢北一聽，也笑了，說道：「你原來要唱義務戲，不知道幾時出台？」連玉環給他常正事情一問，自己更好笑，低頭走得也慢了，說道：「時間倒沒有多久，這個星期日，不過我一向祇會唱身段等等，因女起解沒有說過，非從頭至尾學習一番不可，所以我早起一聽這信，就和師父說起來，沒有到您那邊去。」田夢北見她說的很有意思，走着又看看她，忽然笑道：「這也是一件難得的事，我日常祇盼望你出台，現在快出台了，我聽着也十分歡喜，這似乎才不枉巴結你，果然不負我的苦心。」連玉環聽着她說，祇有微微含笑，不作一言。遲了一會，忽又笑道：「田大爺，我再告訴你一件事，那位黃小姐今天也到福興茶樓去了。」田夢北聽這話雖然突兀，但一想昨天黃梅麗說的，却不甚驚異，淡然處之，笑道：「她去了，那是對的，她聽了你的唱，非常贊許，立志要捧捧你，女客捧女角，不但沒有甚麼，還特別顯着大方，你說是不是？」連玉環見田夢北並不爲動，稍稍的一遲，又笑道：「她去時很晚，我都唱到半齣，後來她趕到後臺，說是從太平倉來的。」田夢北也

點頭笑道：「不錯，我聽說了，今天找我的，除你之外，還有一位黃小姐，她並且登堂入室，等了我半天。」連玉環把自己心裏要說的，都和她證實了。才又微笑道：「告訴你罷，她散了場，等我一回出來的，並且和我一起，在森隆吃的飯，那飯是我沒有吃過的西餐，使刀子叉子當筷箸，我們一邊吃一邊談，談的還很對勁。」田夢北見他說的有意思，就笑道：「那位黃小姐是很愛交朋友的，聽說她以後還要天天的捧你的，他與你也可以說是一見投緣啦。」連玉環才咬着下嘴唇，從鼻孔裏一笑道：「可是她這樣的和我要好，我也不避諱的，都告訴你了，你是嘴裏頭贊成，還是心裏頭贊成呢？」田夢北見這話不可理解，便笑道：「我那裏有甚麼意見，你們交朋友，與我有何干，我贊成，就算贊成，不贊成，又有甚麼關係，你們何用問我？」連玉環驕然一笑，抬了抬頭，看一看他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她是你的表妹，我和她親近太厲害了，怕你在中間吃醋呀。」田夢北聽了，也笑得哈哈的，說道：「這真是沒有的道理，休說你們女的同女的交朋友，我不要吃醋，就是換一個男的，我也管不了。」這話說得連玉環臉上彷彿一紅，映着月亮光，就低下頭去了。走了幾步，才笑了一聲道：「你也太看不起我了，我雖然不是甚麼富貴人家的女兒，可是還知道些舊禮教，你當我一唱了戲，就把做女兒的道理忘了麼？」田夢北見她掛起勁來，自己有口無心，把她打趣得急了，祇得笑道：「你是一個好人，心正不怕影兒斜，一句話也認真了麼？」連玉環低着頭兒，一步一步的走着，看不出她的面色，祇見她嘴角邊微微的一動一動，諒是忍不住的笑了。走了再有一會功夫，她抬起頭來，才驚訝道：「喲，這是到了甚麼地方？我們不知不覺，竟然走到後門來了。」田夢北也抬頭一望，果然眼前馬車喧騰，行人擁擠，正是到了北平的幾個熱鬧所在，出名的甚麼「東四，西單，鼓樓前」的幾個地方中之一，所謂鼓樓前的後門大街了。也笑道：「我們一路行來談談說說的，不覺的到了這裏，我聽說這邊近兩天晚上，還有熱鬧可看，不知道今天有沒有。」

連玉環聽說是熱鬧，小孩子的脾氣又犯上來。泥着田夢北道：「我們已經來到了，這裏有甚麼熱鬧，我們不妨去看看。」田夢北見她喜歡熱鬧，就告訴她，是看小報上知道的，這兩天是中秋節的前後，那後門大街幾家綢緞莊，爲招徠生意，特呈准地方當局，懸燈結彩，夜晚在門外放演幾天煙火。北平是製造花砲煙火出名的，倘若今天有，那麼趕得巧了，也可看上一看。連玉環一聽便喜道：「那煙火花砲不是年下燈節，才有得放麼？怎麼八月節就有了？」田夢北笑道：「這你還不明白，八月節一過，年下再有四個月就到了，他們製造花砲的，焉知不是利用商家宣傳，來廉價打掃剩貨呢？」連玉環點着頭兒，遠遠望着，見那街北一帶，萬頭攢動，人聲鼎沸如潮，熱鬧得甚麼似的，就笑道：「這邊兒的道兒，我可是不熟，你帶我去看哪？」田夢北見她的興致很高，自己不能不問她道：「這裏你貪着花砲煙火，回家若是晚了呢？」連玉環仰面看着他，嬌聲作癡笑道：「你是聰明人，難道活人還叫尿斃死了？晚了你不會送我回家？」田夢北見她高興，自己落了個義不容辭，祇得依命了。兩人往北走不多遠，先看見那人叢裏透出一片閃亮，火星亂竄，果然是燃着花砲烟火，連玉環喜歡極了。她是一個看熱鬧的慣家，知道走近了，倒不成功，便和田夢北在遠處一家倒閉店舖的高台階上，擠着站了。那火星亂竄着，不過是一筒太平花，片刻終了。換上幾件「砲打襄陽城，八角子」亂七八糟，有燈有花的放了一陣。人羣是越聚越多，那馬路中間電車，叮叮噹噹的，踏着腳鈴，從人叢裏慢慢的蠕動着，像一隻拙笨的爬虫。這樣看了好半歇，也不過如此，最後的一隻大盒，送上幾丈高的木架，懸空起來。這一層層的變了又變，比那普通的花砲好玩多了。末了的一層，是一架葡萄，每個葡萄珠，都發出閃爍光亮。後來枝葉也燃燒起來，就在那枝葉葡萄之間，滋滋亂竄的，射出無數火箭似的起花。那起花四面掃射，往上往下的都有，立刻火星亂冒，金蛇亂竄，真好似百十條火龍，紛紛四散。這一來，也有落在人身上，衣服遭殃，也有掉在房上，

有人去拾，也有射遠了，不知去向的。孩子哭大人喊的，越發亂成一片，毫無秩序之可言了。幸而這是最後一幕，完了就完了，街頭閒人紛紛的，也都走散了。田夢北和連玉環才走下台階，進後門雇車，直趨回家。那時候真不早了。鐘敲十二下。連家的小洋門敞開未關，連大奶奶一個人搬隻小凳，坐在門前地上，放一隻茶壺，一隻茶碗，她手裏還拿着一隻芭蕉小扇，原來已等候多時。連玉環跳下車來，就笑道：「田大爺，你瞧，我媽在這等着咧。」說完，過去叫了兩聲媽，月光下，却見那連大奶奶斜頭歪眼，眼睛也閉着，鼻孔微微發出鼾聲，原來她等的睡着了。連玉環不禁笑了道：「您再瞧瞧，我媽等我不回來，她坐在這裏睡覺，這一身單薄衣服，若是凍着了，可又怎麼辦？」說完，一連又喊了幾聲媽，那連大奶奶才忽然驚覺了。抬起剛睜開的眼睛，模模糊糊的，問了聲誰呀？連玉環跳着腳道：「媽是我回來了，是我回來了，您瞧，這是怎麼說的大，敞着門您就睡了。有溜門賊，丟了東西還算小事，萬一您着涼，鬧出病來了呢？」連大奶奶困眼朦朧的，看了連玉環站在眼前，一路責備，登時啊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你別說我啦。」說着眼睛一動，看見田夢北也來了，忙起來笑道：「喝，您也來了！我坐在這裏等着環兒，越坐越涼快，拿扇子轟着蚊子，居然就睡了，您請進來。」田夢北送到家裏，就不想再進去，即刻告辭道：「我是送姑娘回來的，深更半夜，是不進去了，我就坐了現成的洋車，也回去了。」連大奶奶却又不依道：「這可是沒有的話，天晚了，那裏不能住，夜是短的，閉閉眼天就亮了，您進來喝碗水再走。」說着她把手一路亂掏那衣兜，衣兜裏嘩啦啦有幾枚銅元，亂碰得山響，急着又問那車夫道：「你們二位多少錢拉來的，我給錢，你們走罷，不要拉田先生回去了。那兩個車夫却拖起車把來，笑道：「這位先生剛給錢，您別多禮咧。」說完，他兩個拉車走了。連大奶奶把手也又伸出來，却往裏讓着田夢北。一面又說着：「這還等我強讓麼？洋車打發走了。」田夢北見連大奶奶這樣相讓，自己素來臉皮

熱，可就真是無如之何。再看那連玉環，却趁着這裏說話，她跑到裏面不見了。越發踟躕無主，正這當兒，忽從遠處衝來一聲：「父女們打道東河下……可嘆我年邁蒼蒼，氣力不佳」的老生調，那連大奶奶就笑道：「這好了一家子都回來了。你瞧，這也不知是那兒喝了來的貓兒溺？一邊走着，一邊就唱上戲迷遊街了。」田夢北順聲去看，果然連吉慶大爺從胡同一頭搖搖晃晃的走了過來。他在月亮底下，搖着一顆新剃的光頭，手裏拈幾粒花生豆，一邊又唱着：「無奈何咬牙關忙往家奔，叫一聲桂英兒快來開門。」連大奶奶劈頭就喝道：「你又跑到那裏闖喪夠了，唱甚麼打魚殺家，天都甚麼時候了，吃得醉薰薰的回來，對得起這賣唱養活你的女兒不？」連吉慶給大奶奶一聲斷喝，酒似乎嚇醒得多了，打了一個機靈，眨了幾眨眼皮，笑說道：「大奶奶，我回來晚了，不過是在口裏口外沒到多們遠去呀。這南小街子的小茶館得茂軒，聽了幾段評書，那于公案說得真熱鬧，把我纏住，簡直的捨不得走聽入了迷。」連大奶奶見他吐沫橫飛，極口稱贊那茶館評書，就又斥道：「你快進去屋裏躺下罷，姑娘都回來多時，田大爺也在這裏，就等你一個人了。」連吉慶鬧到這時候，才看見田夢北在旁邊站着，急忙把醉眼一斜，垂手肅立道：「田大爺，您可別笑話，我今天又破戒的喝了酒囉。我是酒後無德，說了甚麼，全不記得，對不對的，您多担代。田夢北祇好含糊着，說聲不敢。連大奶奶一把就將連吉慶拖進門去，說道：「你快去睡覺，別獻你的現世寶了。」那連吉慶吃這一拖，就跌跌踉踉的，東倒西歪，撞進門裏去了。連大奶奶回頭又扯住田夢北的衣袖，往門裏就拉道：「田大爺，你這還客氣甚麼？跟我到院來罷。」田夢北嘴裏還說着：「你們回來的回來，睡覺的睡覺，我進來吵你們，那是何苦呢。」脚下却也不由自己，抬腿就跨了進門，那連大奶奶又一回頭，搬進那板凳和茶具，一下子就關上小洋門，推着田夢北，進到北房去，笑道：「是鬼的歸墳，是神的歸廟，我們各自找地方，閉眼睛忍一忍，天就亮了。環兒，你跑

進去，就不出來了麼？你看，誰進來了？」話言未了，那連玉環在裏間屋，隔着一層薄綢門帘，嚷着道：「媽媽！甚麼甜大爺苦大爺的，別往這裏嚷呀，人家換衣服呢。」連大奶奶才在外間摸着黑，拉一隻椅子，讓田夢北坐下了。笑道：「這孩子半夜回來，又換甚麼衣服，真是瞎胡來，您坐下，我瞧了她去。」田夢北這時候弄得進退失據，好像成了一隻木偶，任人玩弄，坐着不敢再響。連大奶奶冒猛子掀帘進去，那連玉環呀的一聲就叫出來，連大奶奶忙說是我，連玉環才又格格的笑了。她們母女在屋裏啾啾咕咕的，低語好久，那連大奶奶才端着一盞二號美孚煤油燈出來，這煤油燈一來，外間立刻大放光明。田夢北就坐不住了，站起身來，也不知說甚麼好，祇對連大奶奶一笑，連大奶奶放下煤油燈，在他對面坐下。笑道：「我們環兒這就出來，回頭讓她搬到我們老夫妻的房裏去，騰出這個裏間，就讓田大爺您來睡罷。好在是秋天，夜不算很長，閉閉眼，就過去了。」田夢北聽見這句話，才彷彿一塊石頭落了地，說不出的胸襟寬展，堆下一臉的笑道：「這就攪擾了，我真沒想到，送了姑娘回來，倒給你們府上惹了麻煩，不送呢，你們姑娘又是不依，下回我再和她出去，說甚麼也不弄到這麼晚回來。」連大奶奶聽着，方在微笑，那連玉環在內間就搭了言道：「你聽聽，人家又說甚麼攪擾了，這可顯着怪那個的，把人家的活人扣在這裏，還不養過拘留呀。」連大奶奶更是笑了。那連玉環說完了，過不多時，她一掀門帘出來，祇見她短短的袴，又瘦瘦的小內衣，罩了一件毛線短上衣，底下絲光緞緞的長襪子，掩過了膝蓋，跛着一雙拖鞋，兩手掩着懷，嘻嘻的笑了一笑。連大奶奶就起來出去道：「你們坐下，我去挖開爐子，拿小鐵吊，弄點開水，咱們沏點茶喝。」田夢北見連大奶奶走了，自己却祇好看連玉環，坐着不動。連玉環的臉上浮着一層新修飾過的脂粉，抵了一抿嘴唇，低低頭兒道：「您不來瞧瞧麼？我把屋裏給您收拾乾淨，就等着您去睡覺了。可就是一樣兒，不知您夜裏……」一說道這裏，連玉環微紅着脸。



用手遮着嘴唇，嗤嗤的嬌笑起來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田夢北覺得這話特別，剛剛的一癡呆，那連大奶奶又捧進兩杯茶來，笑道：「天晚了，先拿白天的茶，沖兩杯來，別新沏了，你們說幾句話，也該睡覺了。」田夢北猝然的，就是滿臉作燒，一聲不敢言語。那連玉環却言笑如常，捱到連大奶奶那邊去，伏在她的耳根，低低的笑說了幾句。連大奶奶哦了一聲，又對田夢北道：「我們姑娘想的真周到，她問您夜裏起夜不起夜？這屋裏都有，就缺少一把男人用的夜壺。」連大奶奶說完，也不由得笑起來了。田夢北方才恍然大悟，這起夜二字，乃是北平人說夜裏小便。忙應道：「不用不用，我不起夜。」連大奶奶這才笑着把茶放在桌上，眼睛把連玉環擦一擦，說道：「你聽見了麼？不必你操心，人家不用了。」說畢，她却又一扭身出去，屋子裏又剩田連兩位。連了好大半天，連玉環牙咬住下嘴唇，忍住了滿臉笑容，把油燈先移進去，再出來抬手拉一拉他道：「您來瞧瞧，那屋子裏都給您收拾好了。」田夢北給她拉起來，進到那裏間，但見床旁一盞油燈，照着那床頭，鋪的一床棉被，整整齊齊，摺成一個圓圓的被筒，非常淨潔，便在床上坐下，看看屋中陳設如舊，那椅背上搭着她換下來的衣裳，地上還放着兩隻高跟漆皮鞋。就笑道：「這個就太攪擾你們了，你的屋子，給我鵲巢鳩佔，實太不忍。我是一個旅居北平的人，無家無業，給你們母女如此款待，教我如何的報答你們？」田夢北說到這裏，哮喘伸了一伸，悠悠的似乎嘆了口氣。那連玉環讓他進來，自己又忙着替他拿進新倒來的茶，聽了便是一笑道：「你這話可是言重了。不是我說，倘不是你花的錢，我們那裏又有這樣的房子居住。這樣的器具擺設，這樣的衣服穿戴，這家應名是我的，那一件不是你拿錢置的，這又和你的家有甚麼分別？幹麼我的，掛在嘴頭子上，說這些閒話淡話？」田夢北聽她駁回來，祇得也笑了。仰頭看看她，微鼓着兩個腮幫，雙手叉着腰，雖笑猶怒的憨態，可掬，禁不住抬手一拉她，笑道：「你吹鬍子瞪眼睛，又生了氣麼？那話是我說錯了，這裏

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就在這裏，我的家，應當讓我住的。我天天住在這裏，誰敢攔一攔我？」連玉環給他一拉，便假假倚倚的，已然把個身軀半坐半靠，交代到他的大腿上了。聽他說笑話，扭扭頸頸看他一眼道：「這話可是你說的，別說是我自誇，別人要想住在這屋裏，我不怕老大耳光子，把他打出去。你不信，問問我爸爸，就是他這間屋裏都沒有進來過一步，祇不過打開帘兒，看過那麼一回罷了。」田夢北拉着她的手臂，又靠近她的身軀，隔着一層薄綢袴，又絲線長襪，覺得煖烘烘的。就抬手去摸摸她的臉蛋，笑道：「瞧你這臉上紅紅的身，上又滾燙的，是又着了涼，還是着了急了，人家也沒有說你甚麼不好聽的呀。」連玉環笑着把他的手一推，站起來，連說了兩聲：「你聽，你聽。」又側着耳朵聽了一聽，又笑道：「你聽，你聽，這風刮的多麼大，一會的功夫，起了大風。」田夢北一聽，刮風也起來，掀窗帘外望，但見外面陰雲如墨，已然遮滿天空，黑洞洞，風刮得樹枝落葉，以及電線刷刷嗚嗚的聲響，不覺吃驚道：「這麼大功夫，風刮起來，天陰得沉了，竟要下雨麼？」連玉環也湊到身旁，扶在他肩頭上，向外望着道：「可不是，屁大的功夫，要下雨了，我快快跑過去，下起來，院子裏有水，我就跑不過去了。」說時，她才想移動脚步，忽然刷的一亮，平空飛下一道閃電，一霎眼之間，照得滿院雪亮。連玉環便叫一聲：「媽呀，嚇死我了。」把頭朝田夢北肩下一鑽，田夢北也是一驚，忙要說話，尙未出口，那外邊就咕隆隆的響，下一聲驚天動地的大霹靂來，震得屋宇顛搖，人身的戰戰，接着嘩嘩的一片水聲，那雨點子如同金錢落地，一場大雨劈空灑下來了。田夢北定定心神，看看那連玉環仍在懷裏偎着，便喘了喘氣，叫道：「連大姑娘，你起來呀，外邊下雨了。」連玉環不言語，叫了幾聲，她才仰起頭來，睜眼四面一望，恍然道：「田大哥，我還在這屋裏麼？我嚇死了。」田夢北扶着，她，捱過床邊，又並肩和她坐下，笑道：「剛才打了一個霹靂，把你嚇得昏了，雨下來了，你大概是出不去了，我們坐着，說它一夜的話也好。」連玉環坐着，把心

神也安定了，聽聽外面粗風暴雨，鬧得正兇，院中彷彿已有積水，登時又端燈站起來道：「這不行呀，我們門外去看看，要能過去，還是過去的好。」田夢北也起來，跟她到外間門內，拿燈一照，滿地白亮亮的，都是水的返光，那連大奶奶屋裏，早已黑暗暗地也沒有燈光了。再要細看，忽地一陣狂風捲進一陣精濕冰涼的雨點，灑了一身，打了一個冷戰，那煤油燈就滅了。連玉環叫了一聲媽，幾乎把油燈扔在地上。田夢北忙代她闔上房門，又領她摸着黑，回到裏間，摸到床邊坐下。說道：「你也太死心了，在這屋裏坐一夜，有甚麼不可以呢？你媽屋中也滅了燈，也過不去，天也亮得快，閉閉眼就明了。」連玉環伸着兩手，去各處一摸，祇叫得苦道：「這怎麼辦，燈也滅了，這屋裏又沒取燈，我們祇好摸一夜黑麼？」田夢北身上偏巧也未帶火柴，沒有法子，便起身道：「你躺下睡罷，我去椅上坐一坐，天不久好亮，摸摸黑也沒有甚麼。」連玉環卻又不容他起來，把他推着仍教他坐下。說道：「你不用管我了，我摸幾件衣服蓋上，搭幾把椅子，也可躺下的，你睡你的，不必管我。」田夢北再欲相讓，聽得幾聲桌椅響，連玉環已去搭椅子了。祇得在床上伏一伏身，暫且歇下。那連玉環睡下去，半晌杳無聲息，祇有那外邊閃電，東一個西一個的發亮。屋中窗簾放下，看不甚清，隱隱的雷聲，聲兒也遠多了。田夢北躺在床上，輾轉反側，情緒如潮，祇想着今夜風光實非意想，嗅着那枕上被頭的溫馨氣味，不免稍涉遐思，不能安然入了夢。挨了不知多久，昏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，眼前忽然又一亮，猛見那玉環又朝自己懷中撲了過來。不禁哎呀，叫了一聲不好，欲知後事，請閱下回。



